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鉽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皐
男 馮張孫近濆
聶孫念詒
亢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文公下第九

經 乙巳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討前年逃厥貉會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郤缺冀缺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

此節連上傳讀凡連寫四麇字

漢高爲義帝發喪筆法似從此脫去此爲某事也之變文只換一虛字而句意挺挺異常作文第一要換筆洵矣

以三語敘三事賓主輕圓蕭淨纍纍如貫珠

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 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麇地 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錫穴麇地錫音羊或作錫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八年意諸來奔歸不

此篇乃類叙法也因叙新事直追叙舊事又倒挈後事重叙前事叙其人則用整齊法叙其事則用參差法而五人五事凡三點鄋瞞伐我伐宋伐齊一主二賓段落明整末以一句作收不過分提總結而聯絡映帶奇麗天成似此結搆固史漢諸公所寢食以之者已

類叙之有賓主固已而賓之中又有主焉如此篇伐宋一段句句與首段相配爲四賓之主下三節合成一段又以中節爲三賓之主若壓重無法則一屋散錢矣

首段名門命子兩事見奇中段則彫門句順對以命宜伯末段則埋首句倒應

書史失之 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鄋瞞侵齊 音修 音打 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鄋所求反說文作郊一音先牢反北方長狄國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 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 莊叔得臣 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 駟乘四人共車 駟乘理首 駟乘

替倣舊事而爲之名子亦倣名門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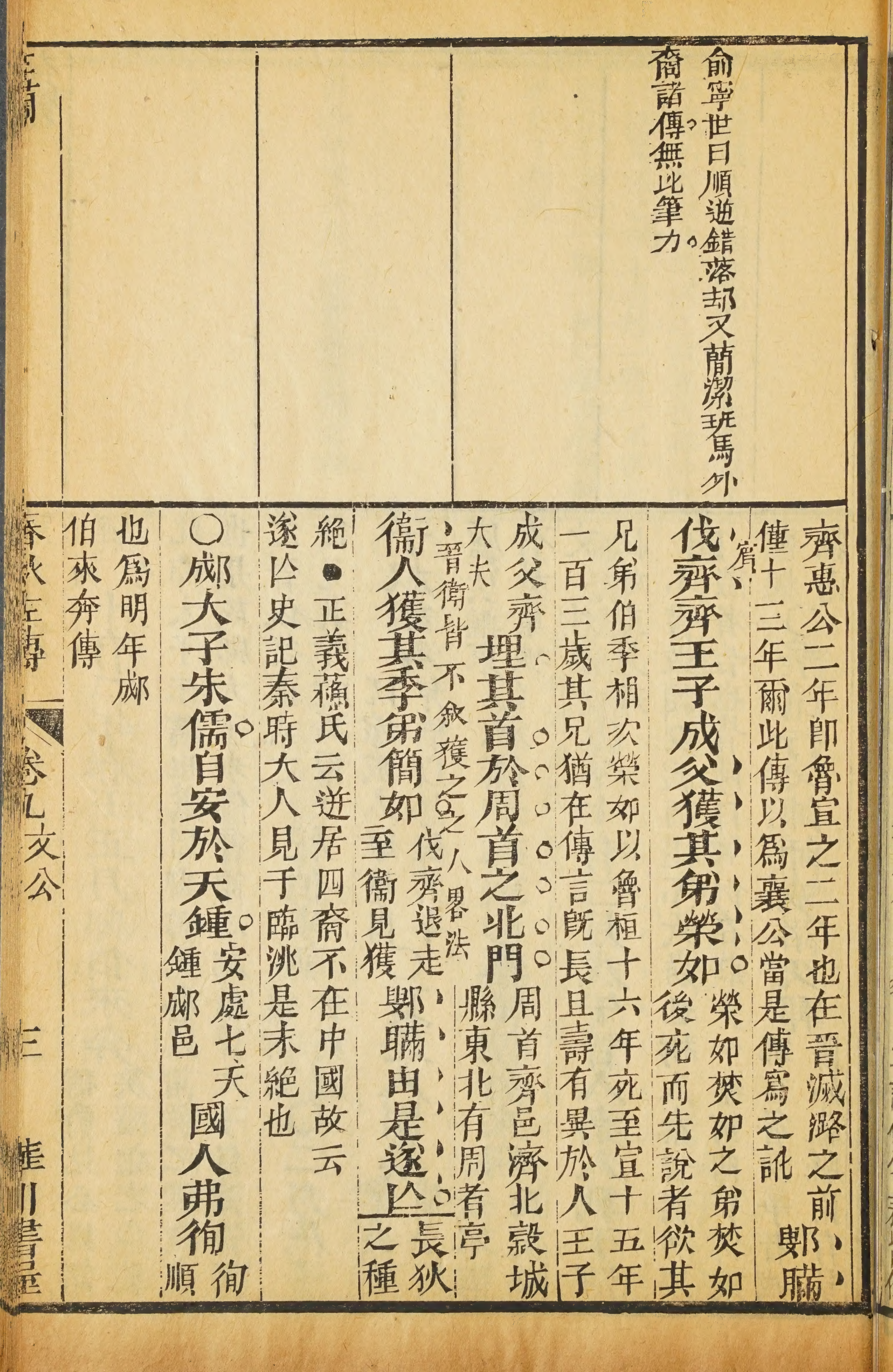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僑如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僑本又作喬 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 音 摏猶衝也○摏舒容反●以戈摏喉蓋如箭之及遠也必以考工記戈長六尺六寸疑之泥矣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 以命宜伯 得臣

本[illegible]子駒之門合之便是一頭兩脚章法而叙一事反用多筆叙三事反用少筆以參差爲整齊必如此章法乃匀也

中段既以詳叙配首段使下三事亦各用詳叙豈不喧客奪主妙于焚如用輕遞之筆與末句輕帶簡如相配便令榮如段無尾大不掉之病合看中段則一詳一略相間而寫単看末段又兩頭略中間詳前剪裁之妙神而明之矣

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正義曰襄三十年傳尚有虺豹二名盍三子不同年生或生訖待事或事後始生故此文只言宣伯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耏音而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莊子之二蟲筆法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三門映帶亦奇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三段各一換頭法首段爲主故下二人皆從僑如作聯絡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補正史記魯世家及齊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作



俞寧世曰順逆錯落却又簡潔班馬外裔諸傳無此筆力

齊惠公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鄋瞞僖十三年爾此傳以為襄公當是傳寫之訛
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晉衛皆不敘獲之之人畧法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正義蘇氏云迸居四裔不在中國故云遂亡史記秦時大人見于臨洮是未絕也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郕邑國人弗徇徇順也為明年郕伯來奔傳

〔經〕丙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述〕此郕太子朱儒也其曰郕伯見魯以諸侯之禮逆之也是故郕大子朱儒魯謂之郕伯晉大子州蒲晉謂之晉侯從而志之

○杞伯來朝　復稱伯舍夷禮〔述〕徒見其悖禮焉爾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旣嫁成人雖見出弃猶以恩錄其卒

○夏楚人圍巢　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術不稱氏史略文○〔述〕秦君臣並見經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縣南

此節連上節讀。兩寫天子。與兩寫諸侯呼應。不當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仲既以諸侯禮之故。不書地。一書一不書。兩諸侯只是用一順一倒之筆。而名實之矛盾了然矣。

許多情事只以一筆寫盡。簡潔之極。

亭員即鄆也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鄆音運員音云一音運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故 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郕邽亦邑○邽音圭 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 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上句先註○後點下句先○點後註 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 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以此句為主下、截分應此○三字也 不絕昏立其娣以為夫人不書大歸未歸而卒●正義曰傳言請無絕昏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故知其娣為夫人其娣亦字叔者周之法稱叔也釋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

此節亦前總後分前暗後明法

三有三様筆法簡而輕也

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書叔姬二人一出一卒皆杞桓公夫人・按此則啖叔佐以此傳當在成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也之下者非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 旣許其絶故不言杞 書叔姬言非女也 女未嫁而卒不書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 若敖曾孫子孔 羣舒叛楚 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正義曰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言屬以包之 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來聘而言將伐晉蓋以將伯諷魯也妙在賓主都不明言只把玉來做個話頭乃辭者力辭致者終到到末稱以君子而厚賄之亦仍不說破只囫圇了結讀者須于言外得其隱躍吞吐各各意會之妙是一首啞謎文字千古無人抉出也

神脈所注略筆反是重筆此文賓主對說而襄仲起襄仲結是以主爲重故中間特着主人三辭句爲提掇界畫與前辭玉後厚賄呼應作章法

賓主皆以先君爲言而前段從好說到器後段從器說到好只一倒換法

秦將伐晉魯不敢從亦不敢阻然而心竊畏之矣厚賄以賄結之曰君子曰無陋特託辭以爲之名耳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 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 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 腆厚也 腆他典反 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 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 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 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 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 藉薦也 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

韓友一曰兩國交好行人之選至重故言而有文敵國稱服宋世通好于遼不問其人何如但官至知誥即爲之此眉山所以爲憂也

此篇以待字爲骨以臾駢趙穿相對而寫以惡佐上軍句爲眼目以交綏句爲界限上是臾駢欲待而穿將獨出下是臾駢欲薄而穿又欲待期上是當待不待下是不當待而待卒令秦以羈馬始以人瑕終老師之謀以宣子主之而不足軍門之呼以胥甲輔之而有餘盡新出之屬不敵一卿之寵也如此可勝慨哉

註爲宣元年放胥甲傳愚謂詳寫趙穿恃寵好勇玩寇悞國獨不見放乃爲後弒靈公伏脈矣　下六卿相見緊接此

賄之 ○賄贈送也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 ○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 ○林父代先克 郤缺將上軍 ○代箕鄭 臾駢佐之 ○代林父 欒盾將下軍 ○欒枝子代先茂 胥甲佐之 ○胥臣子代先都 范無恤御戎 ○代步招 以從秦師于河曲 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正義曰案觀禮說爲壇深四尺鄭註云深高也是此深壘之義 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 ○晉士會七年奔秦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

篇則以士會爲主亦得咀華評所謂趙穿之狂臾駢之智俱受士會牢籠是也

起手提明從秦師于河曲則可待可薄收放在我一筆伏一篇之案下分兩扇讀乃皆出乃止對煞上是當待不待下是當薄不薄亦前摠後分之格然戰亥緩戰字即承欲戰所戰戰字落下而當薄不薄其病根即在當待不待中故趙穿之惡臾駢全于士會口中說透上詳下略蓋對局而有遥勢者

秦人欲戰駢欲待之本與下秦人夜戒駢欲薄之兩兩對寫却夾入士會語上

臾駢趙盾屬大趙有側室

側揷一聲

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 夫新出佐上軍

口極似輕晉爲秦郤是計忠于秦以爲歸晉地也

曰穿晉君之壻也 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 正義曰穿別爲邯鄲氏趙施趙勝邯鄲午

讀後辭壽餘請而知之矣

是其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 好勇而狂

後也

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肆暫往而退也

明知臾

宜出欲速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禱求勝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

[illegible]有[illegible]故意[illegible]之使不得深固且以觸趙穿之怒

軍趙穿追之不及 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

反怒曰裹糧坐甲 正義曰甲所以制禦非常臨敵則被之于身未戰且坐之于地● 按林氏以爲被甲不得臥坐而待敵亦通

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

待字作主中間一離

可

承臾駢下引趙穿最叙事牽搭變動入妙處亦全爲兩人相忤寫生若無此卽文字一直帳矣

中用戰交綏三字兩句作一大段落爲通篇樞紐章法絕奇　此文意不重戰故戰地卽于起處一筆揭過而正寫戰事亦只三字葢晉志待秦可擊秦雖志戰又畏其深固故不成戰也然穿之撓駢罪狀已具于此前怒後呼或各有說交綏而不力戰則何說耶

上段先寫臾駢後寫秦人下段先寫秦人後寫臾駢亦以一順一倒爲變換也

擊 首尾[illegible]寫　不在軍事猶言不在行也處處寫出

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 ○次新出

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爲卿不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 應上獨出以其屬出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散悉但反　兩出字若連下戰字不成調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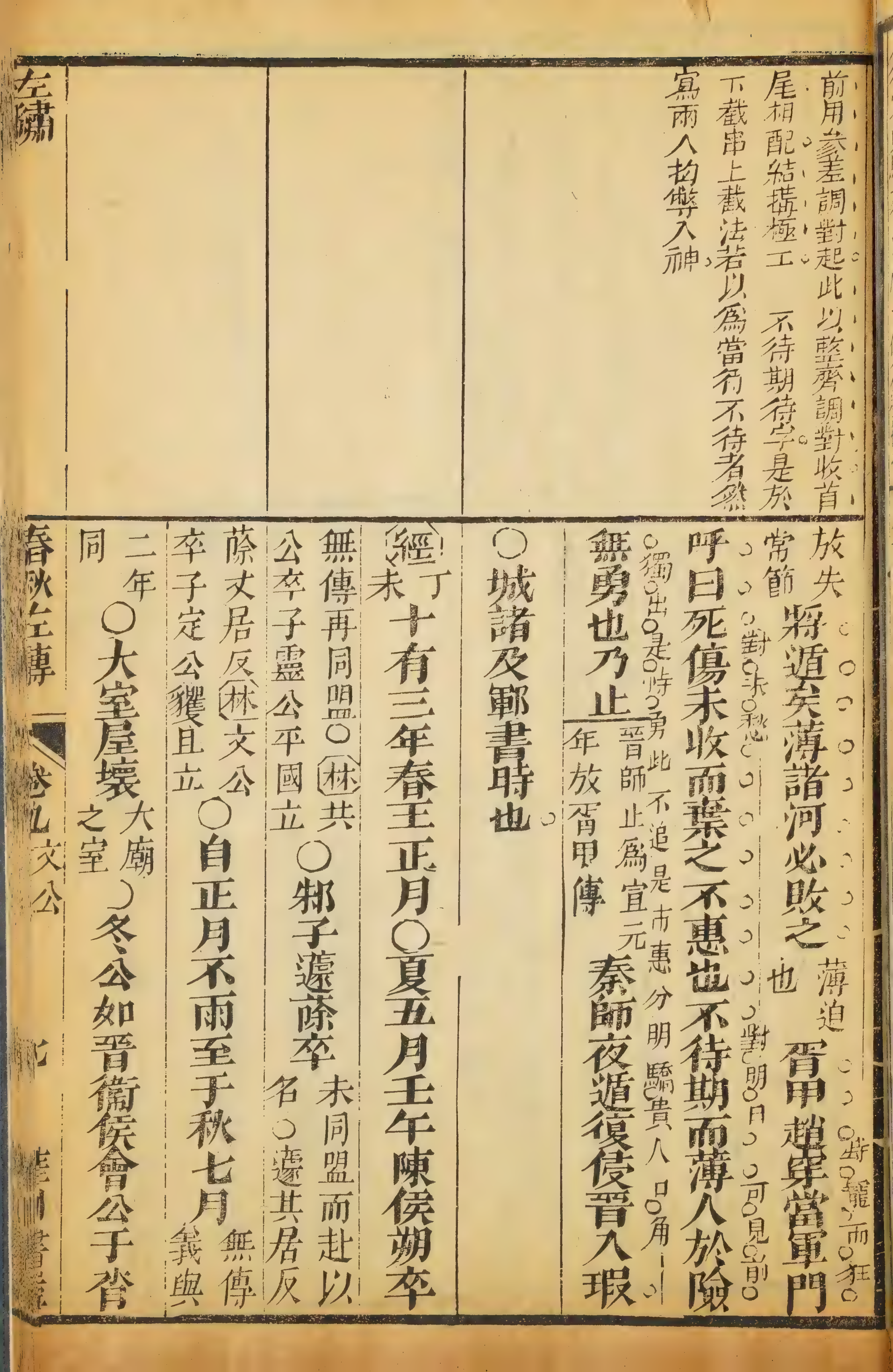
濾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夫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正義綏訓爲安兵務進取耻言其退安行卽爲大罪故以綏爲名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

憖缺也○憖魚覲反又魚轄反●正義曰憖者缺之貌今人猶謂缺爲憖也下云死傷未收葢未至大崩未甚喪敗耳 與老我相映

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目動心不安言肆聲



前用參差調對起此以整齊調對收首尾相配結搆極工　不待期待字是於下截串上截法若以爲當行不待者然寫兩人均妙入神

放失常節　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也　薄迫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晉師止爲宣元年放胥甲傳　獨出是時勇此不追是市惠分明驕貴人口角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　丁未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無傳再同盟○林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邾子蘧蒢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蘧其居反蒢丈居反　林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無傳義與二年同　○大室屋壞　大廟之室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沓地闕○沓徒答反○狄侵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棐芳味非尾二反）林楚次厥貉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會公公還自晉鄭伯會公諸夏之懼甚矣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帥悉代反●正義曰塞在南河之南乃從秦適周之路備秦者因西乞術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故守此以斷其來往也）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

叙此爲患士會作緣起

總提○六○卿○後○只○此○二人此詳略法

此篇只極寫一誘士會歸晉事其未歸也則六卿相見而憂之其既濟也則魏人譟還而喜之中間壽餘士會兩心暗照粧腔做勢處色色寫絕而秦伯則當局者迷繞朝則旁觀者清又恰與上半桓子成子一賓一主相配前日六卿相見後日無謂秦無人前日忠秦之用後日吾謀適不用前日執其帑後日歸其

郤都是兩兩激射章法句密粗心讀之未易領茲奇妙耳

提筆陡然神氣直振全局咀華云兩句若倒轉便無雲氣今劈空說個患秦用士會然後轉到六卿相見便似晉人懼用士會無日不念誦也者且為妙解

壽餘語妙若不知有士會其人也者又若非士會別無其人也者士會語更妙若忘其為已之本晉人也者又若深惡而痛絕此晉人也者一妙于不說破一妙于直說破摹画至此吹毫欲活矣

○陪一句含○文字有襯○托

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能外事●正義曰賈季狐突之孫狐偃之子本是狄人能知狄情得以豫備也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動對上○能●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

動字是倒句若連下句讀便都不成句法
正郤氏曰能字句絕能言才也
正義屬下文以為能處賤非

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牧得像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帑市音奴踢目○妙○士○會○點○頭○會躡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士

不曰悔之無及而曰不可悔也猶言我
去是去只是你不要懊悔元詞所謂語
言雖是強腳步見蚤先行也絕倒
繞朝韻人韻事韻語秦得此差強人意
鍾伯敬謂臨行贈策秦伯明知故縱
之意不自言而其臣代言之無數體恤
神情在此一段亦佳

會足欲
意知其久有歸志矣
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
使行
東
好術置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
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
此不是呆正見秦用士會處言必
無去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歸其心
妻子明白如河
映履足
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撾臨別授之馬撾並示已所策以畏情繞
朝秦大夫○撾張瓜反
映六卿
映用
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服虔以為策書
字
示已覺其情●補正傅氏曰蓋
映應字
也繞朝曾言于秦伯請留之也
既濟魏人譟而還

前以魯長嘉處瑕作引後以處者爲劉作結兩處字關情相照道無一筆落空矣

前言民利即是君利後言民利即是命長益深知君以民爲命也語語朋決無一毫體哭故末亦只以知命兩字斷之筆法正與通體相稱

喜得士會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帑執其帑 ○弃處處字〕士會堯後劉累之胤諜音報反別族復累之姓 ○累列彼反

○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脂伏命字〕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明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利字 ○收小字〕

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徙之 ● 正義曰晉遷新田十世之利衛遷帝丘十三百年是傳

左繡

史曰邾子曰左右曰邾子曰兩番往復語對而意遞末以君子曰斷之章法明整極矣

大室屋壞似屋自壞者然書不共則固有壞之者矣

此篇純用敘而不議前兩寫會公請平而不言其所以然後兩寫賦詩答拜亦不言其所以然中夾點季文子語隱隱躍躍亦復不甚明白通篇只似做啞謎閱目相似比左氏章法之別出一奇者也　林註諸夏之懼甚矣不說破更妙

以衛陪鄭後起單收若將宴棐賦詩作正敘則衛側鄭餽章法不得勻稱則

世遂遷于繹 二句連頭須知不遷亦未始不死也落得做好人耳 ●正義曰邾既遷都于此竟內別有繹邑宜十年歸父取繹是也不是取邾國都●補正謂文公雖遷後復其故都未確　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共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 【補】尋八年衛雍之盟 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

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 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雁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 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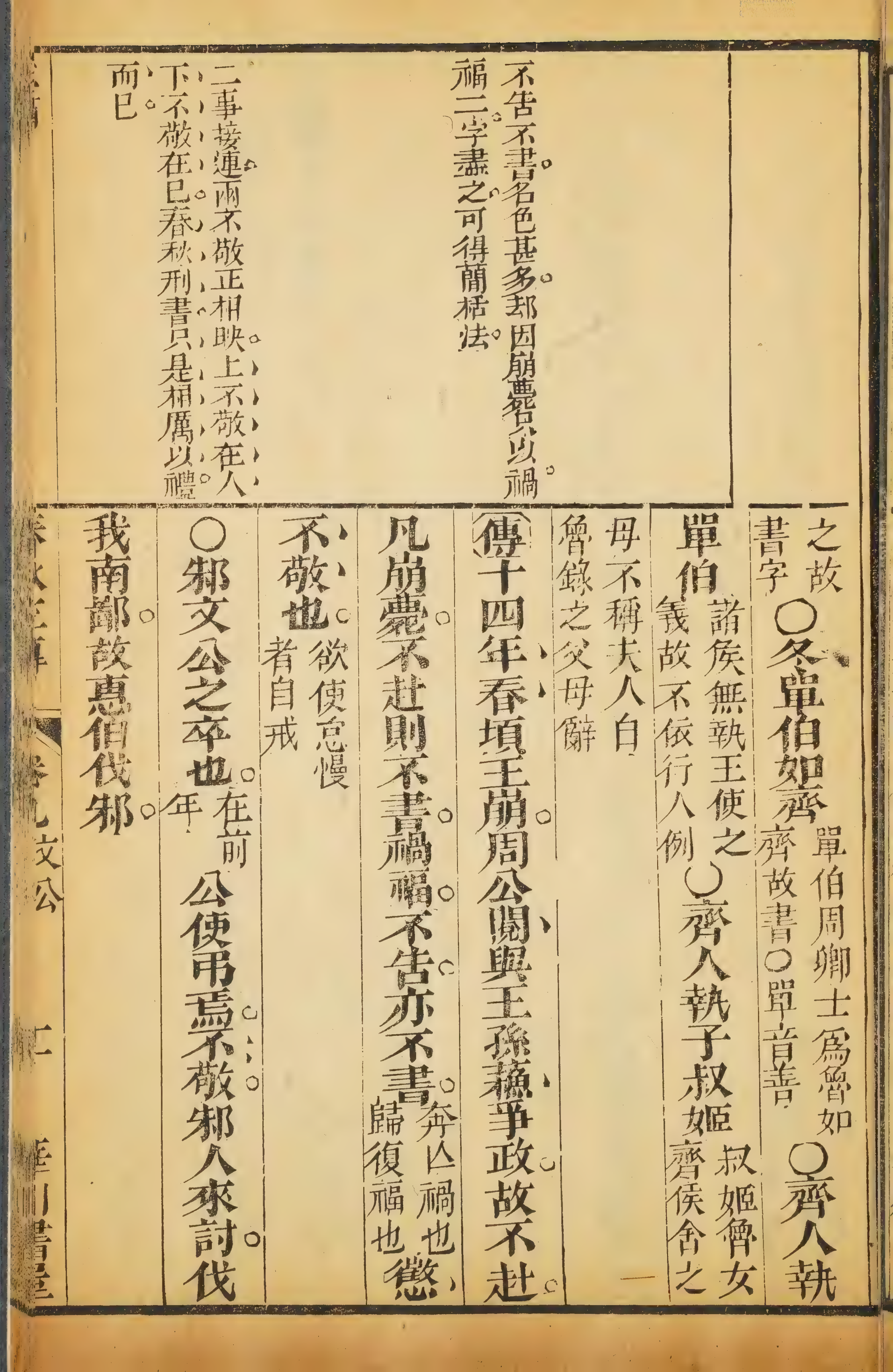
將公皆成之平平結過下另挿出補敘而結處亦作對寫之筆以配之合來恰妙中間散兩頭整無一毫畸輕畸重也何等停當細至此　尤妙在雙敘偏用單句煞單敘偏用複句煞用法之巧化不可爲　極淡之文有極精之法在左傳皆一字苟且讀得耶

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一點晴語爲一篇之主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補正曰傳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討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意耳）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正義以三爲使伐戰不必）鄭伯拜（○謝公爲行）公答拜○

〔經〕戊申十有四年（〔㷰〕是年周頃王崩子匡王立春秋皆不書崩葬）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告於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以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杜〕

昭公卒子舍立○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孛音佩稍康音渤○公至自會無傳○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于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弒君例在宣四年○弒商人弒舍自立是為懿公舍未踰年稱君者正商人之罪也○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氏貴



不告不書名色甚多却因崩薨以禍福二字盡之可得簡括法

二事接連兩不敬正相映上不敬在人下不敬在巳春秋刑書只是相厲以禮而巳

之故

書字 ○冬單伯如齊 單伯周卿士為魯如齊故書○單音善 ○齊人執單伯 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 ○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 奔亡禍也歸復福也 懲不敬也 欲使怠慢者自戒

○邾文公之卒也 在前年 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左繡

因母無寵故子無威起手應從子叔姬敘入若說齊昭公娶子叔姬生舍云云則下語少力矣 下條明叙元妃二妃云云便從邾文公說起一倒一順都有故在對看自得其筆法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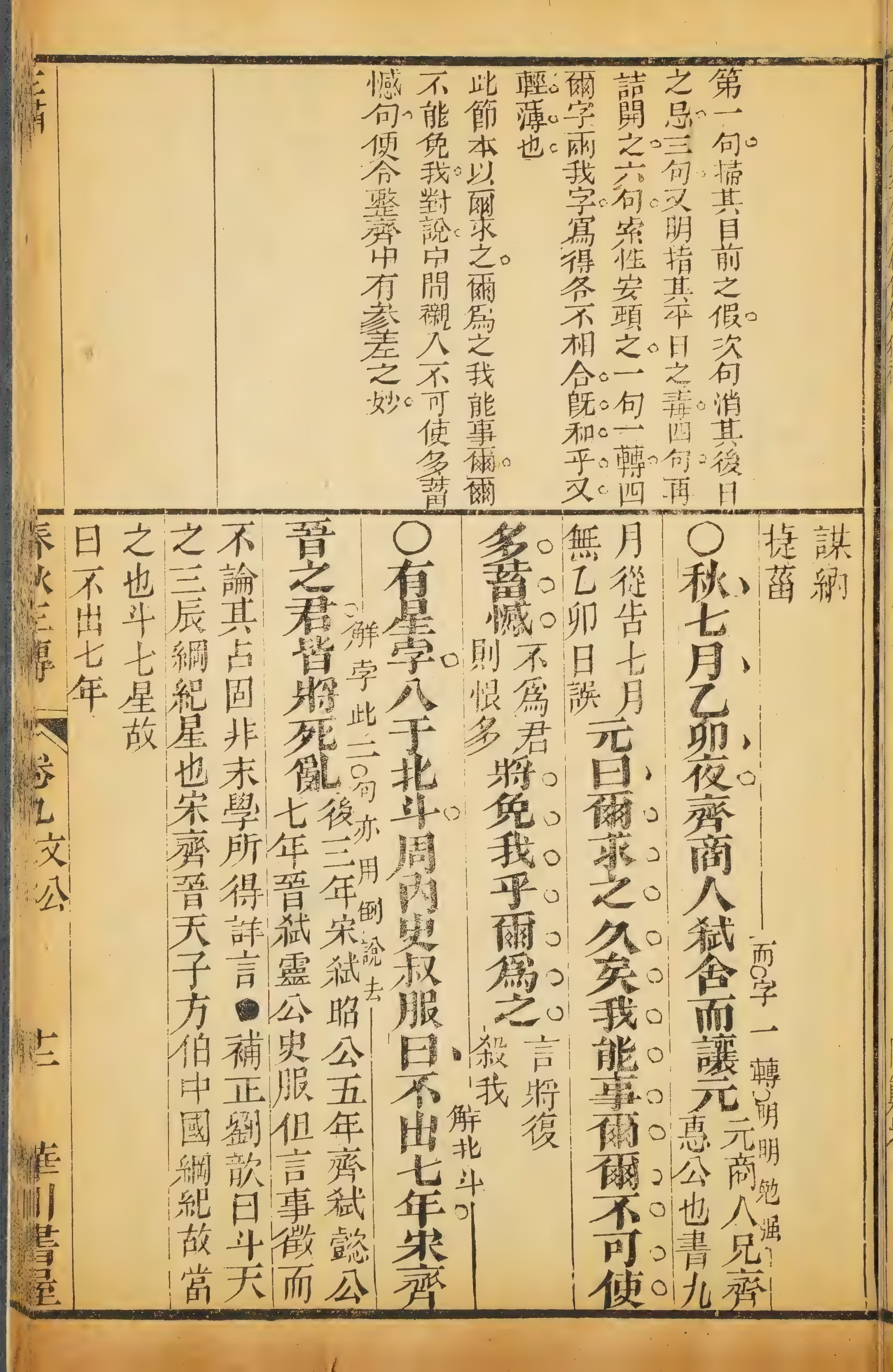
叙得名分秩然後辟晉時只消五字而了了矣

會晉趙盾本爲謀邾郤將舊事先應在前便一不與公奔篇偷住句犯複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驟數也商人桓公子 ○妃音配本亦作配 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 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補正曰僖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經不書葬無可考正而傳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先儒無致疑者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菑側其反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 陳鄭宋 且謀邾也 逕應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句



第一句揣其目前之假次句消其後日之忌三句又明揣其平日之毒四句再詰問之六句索性安頭之一句一轉四爾字兩我字寫得各不相合既和平又輕薄也

此節本以爾求之爾爲之我能事爾爾不能免我對說中間襯入不可使多蓄憾句便令鑿齊中有參差之妙

諜納
提蓄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而字一轉明明勉强）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

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則恨多）不爲君將免我乎爾爲之（言將復殺我）

○有星孛入于北斗（解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解孛此二句亦用倒說去）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補正劉歆曰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故當之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左繡

自反而縮氣盛辭慤絕無周旋委曲以五字當八百乘之師左氏筆力亦極有之異事　明告之曰齊出絕不藏頭露尾他處以曲見妙此獨以直見妙筆妙無不妙也

以叛目王所謂君不君也乎字結叛使一層復字結將訟一層此亦用倒承法

只敘兩人作亂而或分或合極有章法上截正敘下截原敘中間誅亂總計之則三分三合錯計之則一分一合一合一分又一分一合前則合與合接後則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寫得聲勢）（八百乘六萬人）

（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且定公○貜俱縛反又居碧反）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臣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啟周大夫）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使復和親）

○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

分與分接首尾則分起而合收作亂則
合與而合結敘得又整齊又變化不知
左氏當日爲有意爲無意其殆匠心而
出不期然而然乎

此節宜合飾棺堂阜爲一篇作者于孟
氏兄弟之際三致意焉穆襄之兄弟其
參商也如彼而文伯則以立後讓其弟
惠叔則以毀請葬其親獻子與二子又

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 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廬今襄陽中廬縣戢黎廬大夫叔麇其佐鬬克子儀也 初鬬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 秦有殽之敗。在僖三十三年 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

一筆緣前起後爲通身之線索

○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 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 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

伏後二子來事

伏勿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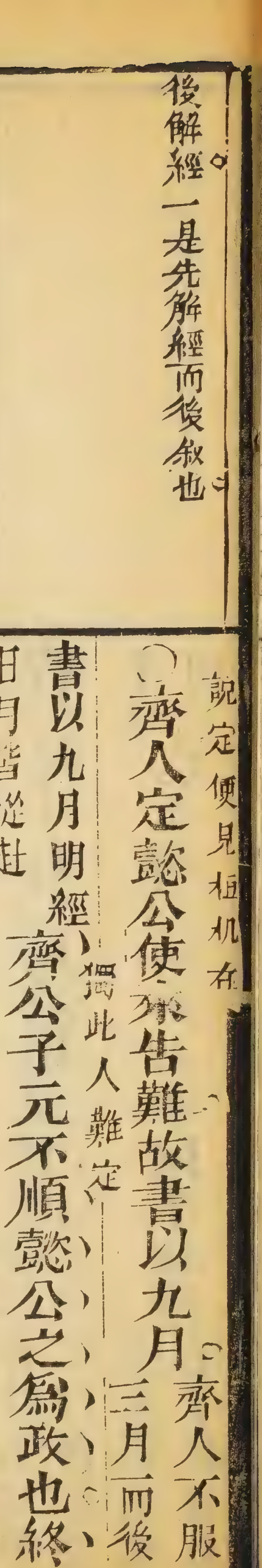
左繡

兄以愛閒弟以禮死其孝友也如此穆伯非齊人愍覬之謀則終于不歸襄仲非惠伯普終之勸則終于不哭安能復完兄弟之初乎文本了結已氏一案而詳叙文獻父子以見孟氏之所以世其家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至于莒出二子始叙其生終叙其死亦隱隱見穆伯從已氏之非如衛宣之壽伋雖賢而不卒也而垂戒深矣　篇中兩親字三愛字兩兄弟字皆當着眼　只就本節而論兩求復兩爲請一使無朝一許一弗許自成片段也

一日不義宋公一曰不順懿公兩事連叙對看亦用一順一倒法一是先叙而

復而不出 所謂穀也食子 不得使與聽政事終寢於家故出入不書 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 伏獻子 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 子孟獻子 年尚少 請立難也 難穀弟 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 伏歸喪 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伏喪葬 請以卿禮葬 請歸葬也後許殯而葬仍視共仲可知矣 出封人而卿不詳所以驟陟之故只用以爲二字簡略之至曰不義也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 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爲卿 不義宋公而出 出而待放從放 遂來奔 所來故曰遂 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速也



後解經一是先解經而後敘也

請姬語太露圭角分明刺其所忌宜見執而不歸也然寫在單伯分中便合單伯有不善詞令之訛與後貴之也不合文妙于用前明後暗詳一略二之法安放襄仲口中單伯只輕輕一點最圓手下子爭先處細味乃得之耳

說定便見極机在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 獨此人難定

曰公曰夫巳氏 ○猶言某甲○夫音扶巳音紀●正義劉云甲巳俱是名故云猶言某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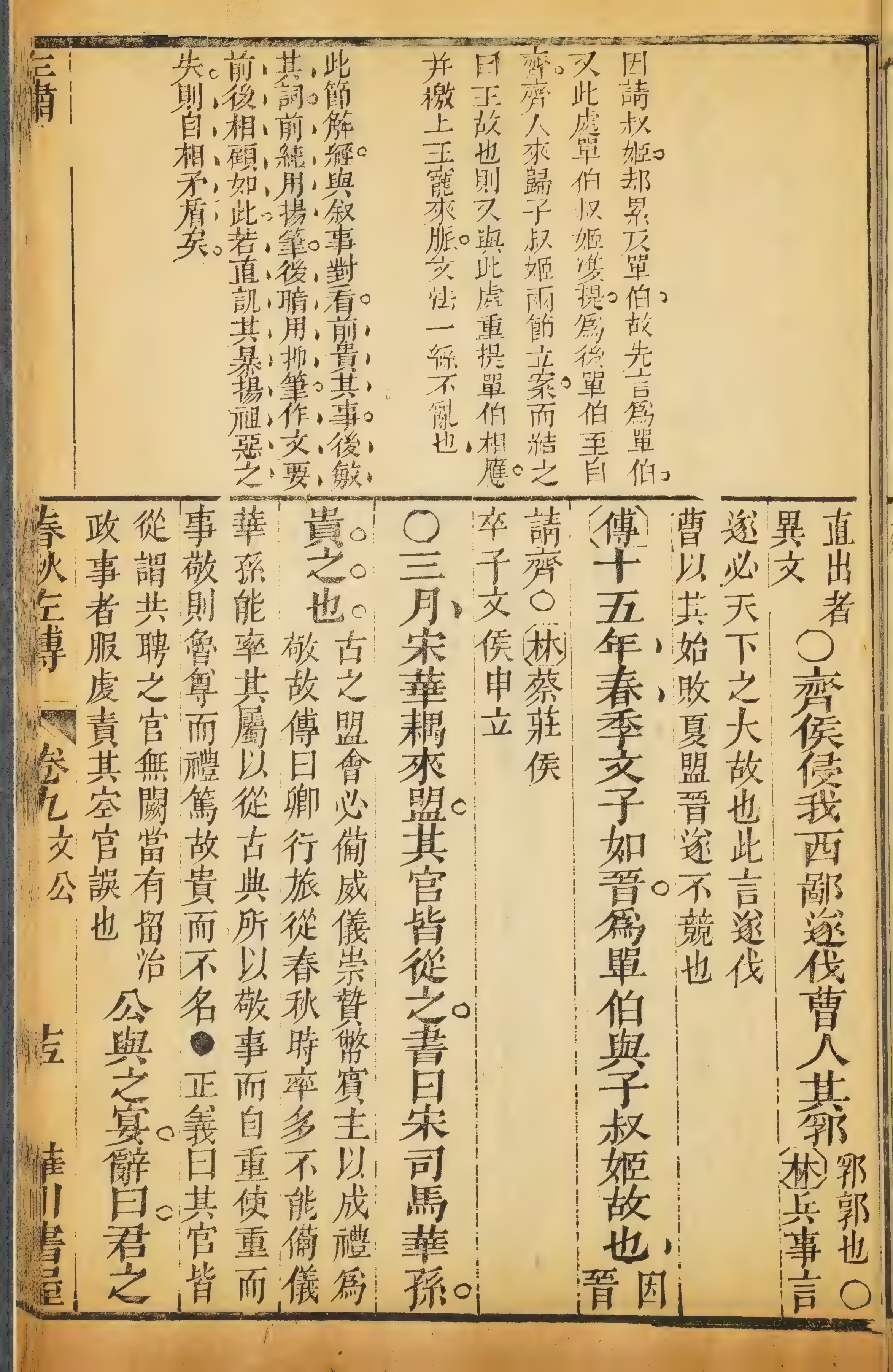
補正曰猶言彼巳之子耳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 ○昭姬子叔姬

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 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 又執子叔姬 ○欲以恥辱魯

經 巳酉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

孫來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〇夏曹伯來朝〇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〇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例曰非禮也〇單伯至自齊〇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獲大城曰入●(林)入國書大夫于是始是故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由是凡役書大夫〇秋齊人侵我西鄙〇季孫行父如晉〇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足序列〇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姬故與



因請叔姬郤累及單伯故先言爲單伯又此處單伯叔姬復提爲後單伯至自齊齊人來歸子叔姬兩節立案而結之曰王故也則又與此處重提單伯相應并繳上王寵來賑文法一絲不亂也

此節解經與敘事對看前貴其事後敘其詞前純用揚筆後殆用抑筆作文要前後相顧如此若直訕其暴揚祖惡之失則自相矛盾矣

直出者異文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也○林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言遂伐曹以其始敗夏盟晉遂不競也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因晉請齊○林蔡莊侯卒子文侯申立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禮爲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會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正義曰其官皆從謂共聘之官無闕當有留治政事者服虔責其室官誤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

並旅不必定指上大夫只謙言衆有司耳亦與上其官皆從相映有情

王命古制語語鄭重爲討于有禮伏案

合前篇求復作一篇讀前兩求復一使無削一許之作一段叙其生還事將來卒齊及葬襯共仲作一段叙其死歸事將已不以至歸兄弟以哭之了兄弟相

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揭華督曾孫也督弑殤公在桓二年揭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魯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也魯人以爲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爲冬齊侯伐曹張本

○齊人或爲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正義曰故慶父子慶父與莊公異母雖强同于嫡自稱爲仲以其實是長庶故時人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

惡及和之如初事末段了二子事正了巳氏事也餘論見前

取而殯之葬視共仲二句本傳中間夾人解經乃以斷插叙法

勿哭并禁兄弟使弗哭也故着一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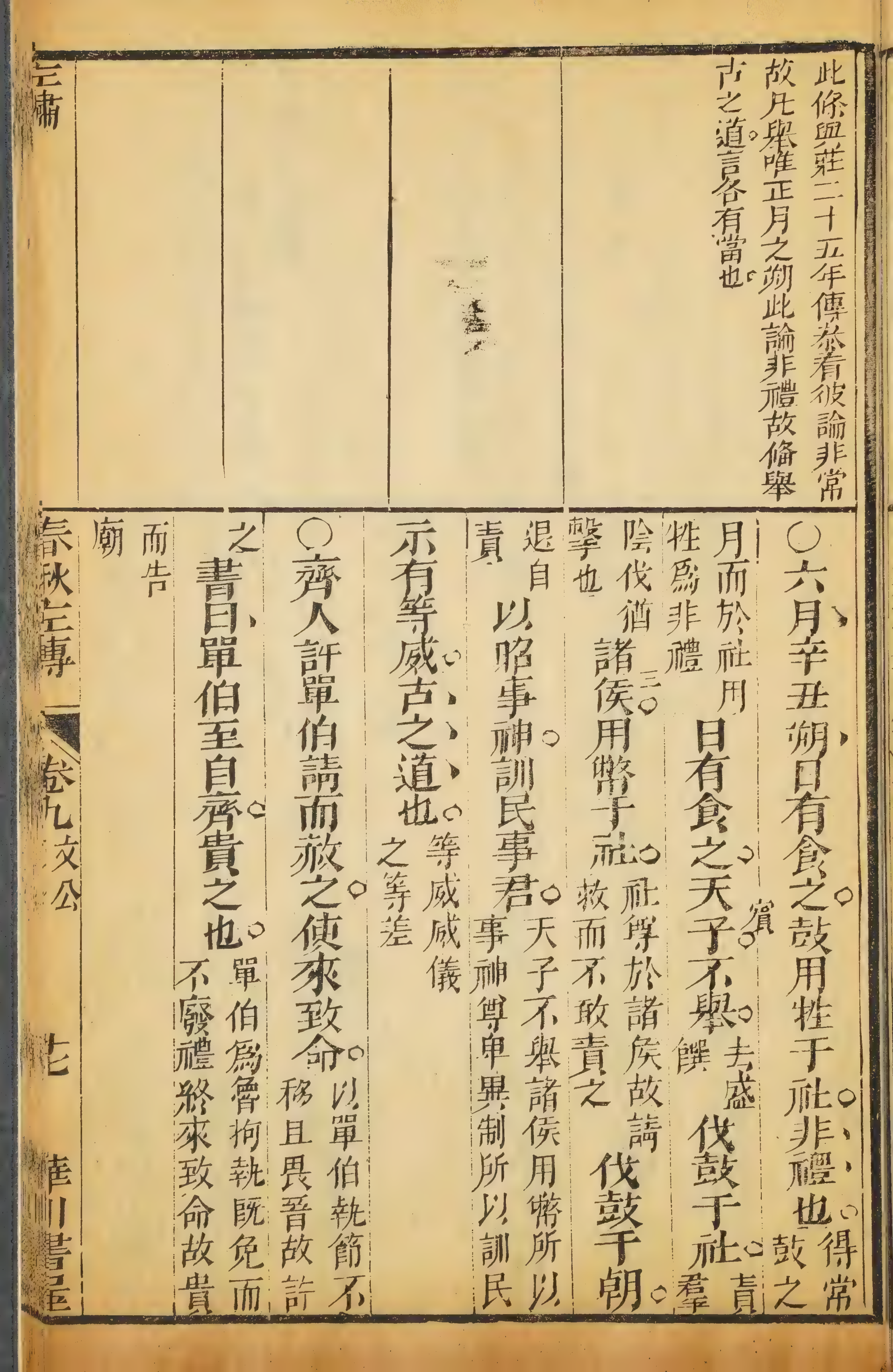
飾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卞人魯卞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爲請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巳毀過喪禮所謂難也哭○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于孟氏之寢應循毀結齊人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終叔服之言應魯親且國故也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應前從巳氏此○爲襄仲勿哭作引耳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巳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聲巳不視帷堂而哭帷堂●正義檀弓云小斂而徹帷至大斂之飾又帷堂以至于殯雜記云朝夕哭則不帷今聲巳恨穆伯故朝夕哭仍帷堂也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彭生雖不

移襄兄弟唯惠伯實始終之數語情真理至直作春分詩疏讀之淒然增手足之重也 不但爲此篇中權并遥應和之如初一篇作結束見作者文字血脈貫通處

從親字生出愛字此文只就本節而論又以三親字兩兄弟字兩愛字首尾相映爲片段也

巳氏不見結局結二子即所以結巳氏也巳

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此二字只與救乏對說不必另作一頭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其襄仲歟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鼆莫幸反(並)致死以明其無欲殺獻子之心



此係與莊二十五年傳叅看彼論非常故凡舉唯正月之朔此論非禮故備舉古之道言各有當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爲非禮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伐鼓于社○責羣陰伐猶擊也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于朝○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之等差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爲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而告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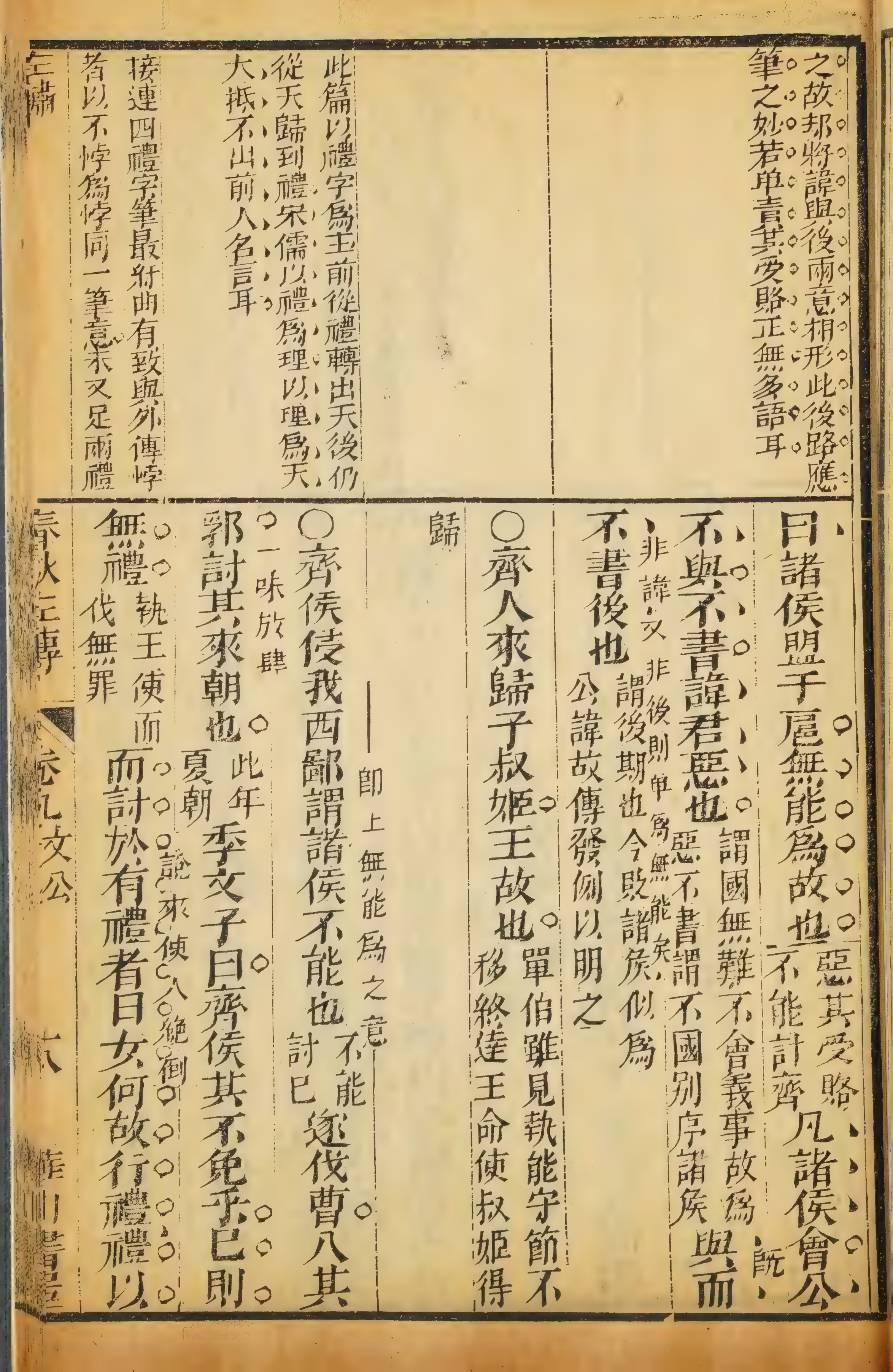
解經多着虛字傾活又此節似以三城字爲映帶襄十三年傳弗地曰入便見此處另一筆意矣

此篇只是前案後斷文字而手法絕佳本當以解經徑接不克而還却將公不會插入而于無能爲下另以兩不書解之用筆參差入化

文家莫活于反映如此篇要見不序諸侯許多無能爲之苦却故意詳列諸國于首此前路伏筆之妙文家莫醒于旁敲如此篇要明不序諸侯非関公不會

○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前云從于楚者服可見猶有未盡不會盟晉郤缺以上軍下在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也怠解新城之盟○恥何如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伏齊難○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蔡亦受盟儘可有爲矣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書



之故却將諱與後兩意相形此後路應
筆之妙若单責其受賂正無多語耳

此篇以禮字爲主前從禮轉出天後仍
從天歸到禮宋儒以禮爲理以理爲天
大抵不出前人名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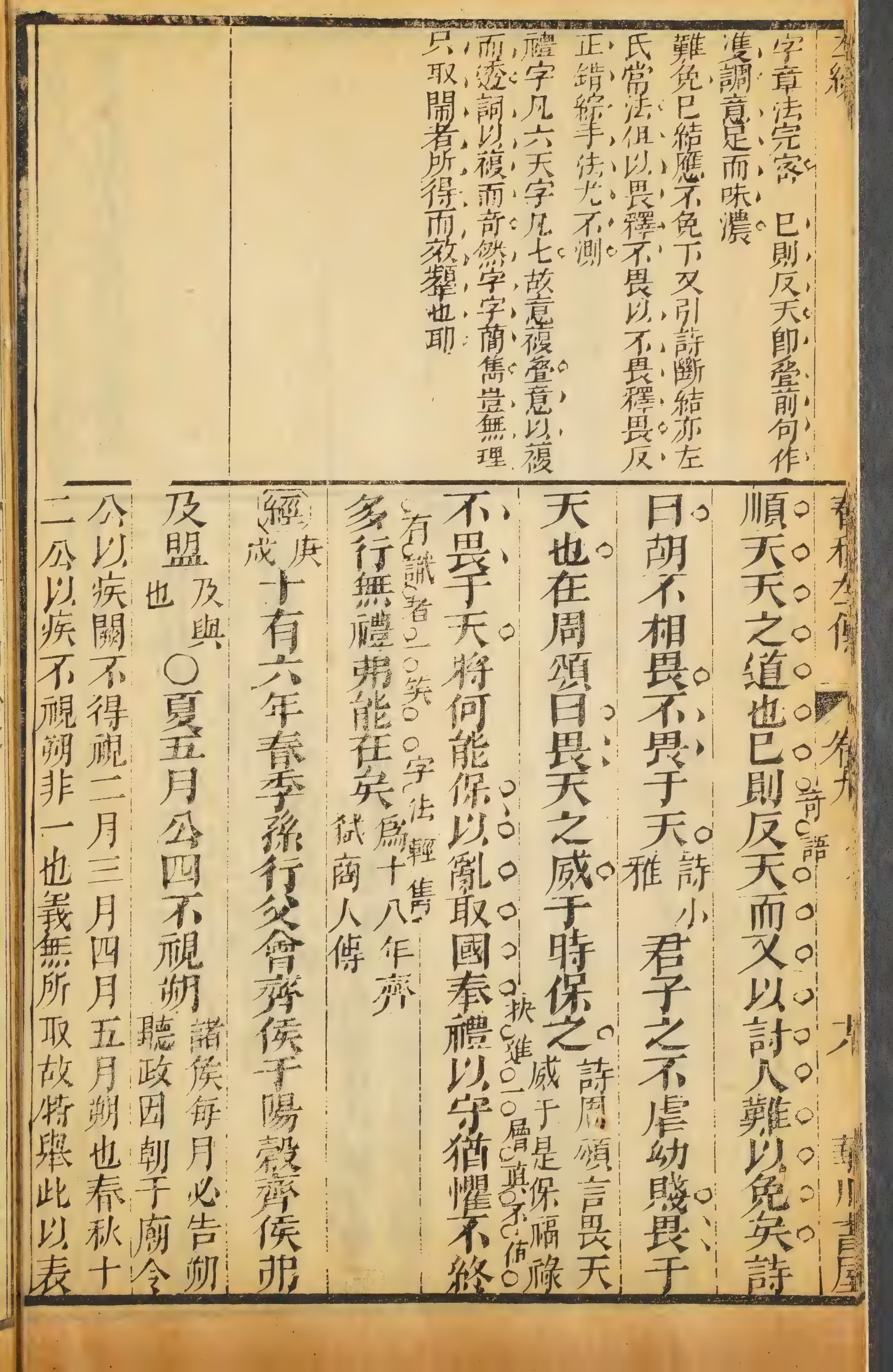
接連四禮字筆最紆曲有致與外傳悖
者以不悖爲悖同一筆意杀又足兩禮

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惡其受賂凡諸侯會公不能討齊既
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爲與而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
非諱文非後則单爲無能矣謂後期也今貶諸侯似爲
不書後也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

即上無能爲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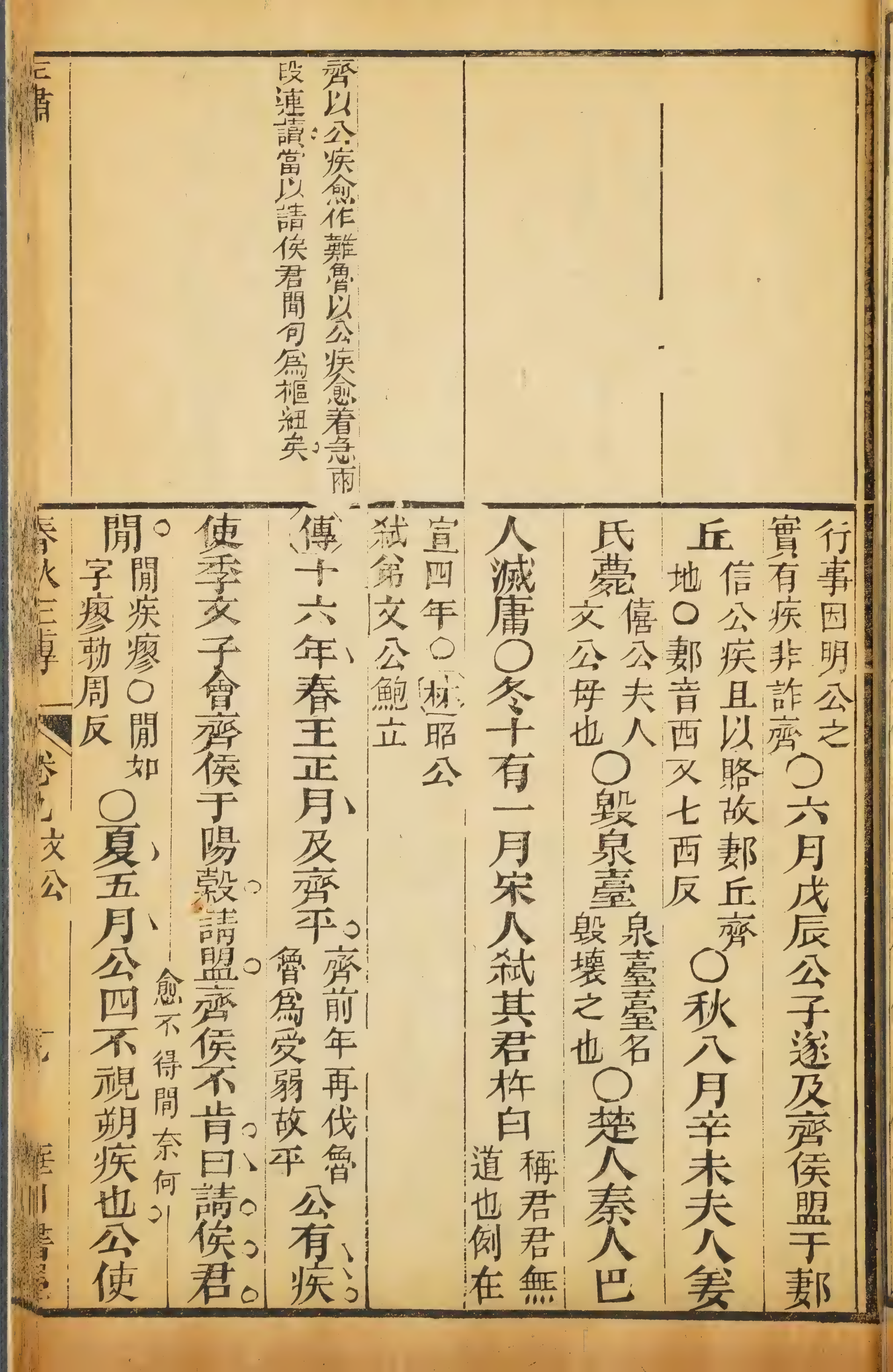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已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
一味放肆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
詭來使入絕倒
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



字章法完密　巳則反天卽疊前句作雋調意足而味濃難免巳結應不免下又引詩斷結亦左氏常法但以畏釋不畏以不畏釋畏反正錯綜手法尤不測禮字凡六天字凡七故意複疊意以複而透詞以複而奇然字字簡雋豈無理只取鬧者所得而效顰也耶

順天天之道也巳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奇語）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抉進一層眞不佞）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十八年齊弑商人傳）（有識者二矣　字法輕雋）

〔經〕庚戌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及與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



齊以公疾愈作難魯以公疾愈着急兩段連讀當以請侯君聞句爲樞紐矣

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信公疾且以賂故郪丘齊地○郪音西又七西反○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泉臺臺名毀壞之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杵昭公弑弟文公鮑立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爲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閒疾瘳○閒如字瘳勑周反愈不得閒奈何○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

蛇不言數但曰如先君先君亦不言數自是魯人囫圇彷彿之詞耳蛇也泉宮也出也入也國也如先君也字字一順一逆蓋無學無法者

蛇之未出國無死人耶臺之旣毀國人無死耶寫世俗好怪可笑

此篇以臧庸爲主首段平列三項戎是賓中賓百濮是正賓羣蠻是主中賓庸

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伯禽至僖公十七君○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費子厲公躍弟獻公具子順公濞弟武公敖子懿公獻弟孝公稱子惠公弗皇子隱公息姑弟桓公允子莊公同子閔公開兄僖公申十七君○按考一作者煬一作煬宰一作圉魏一作微費一作潰躍一作擢子獻公一作弟順一作愼獻一作戲

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正義曰臺在宮內毀臺并毀其宮

唐云只三字紙上便有哀鴻遍野羣盜滿山之象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

是正主正不知從何處着手而次段篤賓先安頓了正賓三段師叔又安頓了主中賓四段楚子會師分隊以全力取正主而了結之而主中賓亦無不結焉唯賓中賓則並置之以整齊起以參差止又一變格也

戎麇後無應筆秦巴前無伏筆皆以不照應爲照應正章法相配處

謀徙阪高蔿賈曰不可謀復大師師叔曰不可兩段相對末段乘馹分隊云云勢如破竹筆法緊與首段相配此章法照應之以神不以形者也後人于字句臨摹却從何處着手耶

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正義戎是山間之民夷爲四方總號故曰戎山夷也冬月。段段極寫洶湧。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音均選楚地百濮夷也○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着此句東上起下最有力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至言。暢。百世可知。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安放百濮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

左繡　讀起手敘行如遇一棘手題目幾無可措手及讀下文應手而解事奇而文亦妙矣

蔿賈師叔料敵制勝都于極困憊中寫得極精彩楚子一段尤所謂始如處女後如脫兎者不論文而論兵左氏亦屬智囊第一耳

孫執升曰前之出師不足而示以有餘虞詡之增竈也後之七北有餘而示以不足孫臏之增竈也謀臣如此天固不能為之災

振廩同食（顧大飢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楚西界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窻（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澨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尫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史記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與杜異）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曰北）

此段以羣蠻為眼目

映句有五月

又安放羣蠻

真庸人

○亦暗顧大飢、不用羣蠻也

此傳宋人弒君事以昭公無道為主而弒之者襄夫人率大夫國人以奉公子鮑也頭緒甚多從何處下手看他先從公子鮑禮于國人数于六卿乃助之施敘入便句句直射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爲無道作反照之筆而

使三邑人逐之 ○裨婢支反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 ○馹傳車也臨品地名○馹人實反●正義釋言舍人曰馹尊者之傳也郭璞曰傳車驛馬之名 分為二隊 隊部也兩道攻之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 子越鬬椒也石溪仞入庸道 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 蠻見楚強故 遂滅庸 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忽○用○對○句

○歇○申○息○不○啟○

伐○庸○滅○庸映叛楚伐楚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鮑昭公庶弟文公也 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林]言鮑之恤氏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 羞進也○[林]言鮑之養老●正義謂四時初出珍異之物加而進之也 無日不數於六

、○、○、○○摠○提○一○筆○下○分○兩○項○六○卿○三○句○亦○然○

○整○對以參○差○行○之○四○用○無○不○字○數○來○得○四○項○看

去都有無数熱鬧数說不盡尤景絲是妙○筆○

正叙昭公無道只須三次一點並不實寫何等無道竟將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提掇籠馭乃是于頭緒繁雜中用一線单行之法故夫人大夫國人處處周到而無一字饑積之迹似此圓淨何必夜來之針始託爲天衣無縫耶

因夫人下本是直走將使公由因大夫尚未點明故插叙六卿一段并爲意諸之死伏脈而昭公之無道卽借作一提使正旨不冷落眞無一浪筆

旣以無道爲主何故又不詳寫只于公孫口中虛提一筆又于自已口中虛寫一筆而前則詳公子鮑後則詳襄夫人分明寫出襄鮑通謀篡弑一重公案葢言在此而意在彼左氏錯經合異往往有此讀者得之筆墨之表可也

卿之門數不疏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有賢材者〔林〕言鮑尊賢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林〕言鮑親親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而不可以禮自防閑乃助之施一筆束上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一筆生下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元華督曾孫代公子成公孫友爲左師〔林〕友目夷子華耦爲司馬代公子卬鱗矔爲司徒〔林〕矔桓公孫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爲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已棄

曩評云爾今看此篇專寫文公以好施得國對面寫昭公無道只一意諸死節而鮑則大夫國人無不助之其所以助鮑而殺昭者則襄夫人也通篇以公子鮑爲經君夫人爲緯而大夫國人穿插其間凡作兩截讀既字以上敘平日既字以下敘臨時上截又分兩段上段敘好施見國人之感恩有由下段敘六卿見大夫之離心有素而中以國人奉鮑因夫人一句爲轉捩下截亦分兩段上段敘夫人之謀下段敘夫人之事以兩夫人使殺爲間架而中以不能其大夫以及國人句爲眼目直與前半篇國人奉公句相對起結則文公好施得國正文看其前半篇筆筆伏後半篇筆筆應經緯穿插非粗心所能驟得也　第一

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紓緩也）雖亡（下心于鮑故　以一字爲通篇轉捩奇絕）子猶不亡族（已在故也）既〔林〕卒（事也）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半篇遥接因夫人兩項公爲主故用筆有詳略）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行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大夫國人皆正丙　襄夫）人周

左繡

筆寫公子鮑第二筆便寫襄夫人因夫人下凡三寫夫人使田使去使帥通篇似夫人為主然收局仍結歸文公與起相應乃以王包賓之法讀者再為其所迷也　前二說主經後一說主傳前論文主散後論文主整未審于作者之意果孰當也唯好古知文之士為我正之

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帥○甸徒近反蕩意諸死之不書不告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于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文公卽中幅詳寫夫人至此仍結文公與起相應賓主分明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虺意諸之弟

〔經〕辛亥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閔僖已下終于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為北蓋經誤○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昭公雖以

討弑君而反立君只一猶字寫來使人絕倒

以平宋無功之晉而欲責鄭之貳楚自反不觭本不足以服鄭故執訊致書亦

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秋公至自穀無傳○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卿不書謂稱人○

林失其所討之罪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之例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請服○平○宋○無○

○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

左續

句句明目張膽言之絕不支離文飾其敘向之原未嘗貳楚也索性將別人好處儘歸自己說個盡情其敘今之不得不貳楚也亦索性將別人好處理應相就說個盡情文要含蓄此偏傾吐文要紆徐此偏顯突文要和平此偏武怒絕不顧那廂人置身無地而乎是以不見鄭伯嫌者竟以行成爲質終矣是一首極放肆極暢快文字

傾吐者其情顯突者其氣武怒者其色然其措辭命意一何安以詳也第一段敝邑有亡第二段悉索敝賦都是擬托停頓處第三段從于强令豈其罪也方將貳楚直認不復遮飾一路由寬而緊又極有步驟之文

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上（功已伏不德二字之案齊難故說見前盟扈篇）公不與會齊難故也　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

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爲書與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魯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朝晉）（事少則用長句事多則用短句相對處乃變而）十二年六月歸生（歸生子家名）佐寡君之嫡夷（夷大子名）

看來通篇以小國之事大國一段爲主今大國曰以前歷敘陳蔡及敝邑事所謂德則其人也文公以後又歷敘朝齊成楚事所謂不德則其鹿也篇法是常山蛇勢擊中而首尾皆至者也直起直收年月日零星敘述于左氏又別出一格矣

句也

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勑也勑成前好○蕆勑展反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

上陳蔡分敘此總束一筆攏

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

歸自己又即從上段抽出敝邑複說一遍圓轉處

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罪也

如珠走盤

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雖我

頓挫

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

兩引古語令語頭委婉有襯托否則理直而詞未免太迂矣鄭之工于爲命蓋不自東里始也

語語正喻夾寫是通體着精神處　妙于泛說而筆調亦極有風致

從朝齊說到成楚金聖嘆謂別逃楚國覓大以深託晉之一不知恤小國是然作

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　且作小歇

又曰鹿死不擇音 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茠虛求反●補正曰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註曰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也當從服虔之說●按正義謂下云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是不能選擇寛靜茠蔭之處比說爲長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 雋甚 不德則其鹿也 以德加已則以人道相事 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茠于楚如鹿赴險○鋌他頂反　再作

命之罔極亦知亡矣 言晉命無極 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 小歇 鯈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 鄭文二年

者只是言從于强令鄭素來如此以見今之貳楚走險晉不得而罪之也是機鋒緊對語而筆法又與起處相應眞率中藏得細針密線在也

俞寧世曰以叙事爲議論以議論爲辭令歷歷落落極淡極古

于遂戌貪盃後又見此鹵酒之爲禍烈也

六月壬申會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方直破其貳楚之嫌唐只說得貳楚竟無纖毫不是妙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令號令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何前倨而後卑也寫來爲一哂見鄭伯一笑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趙穿卿也公壻池晉侯女壻

按穿與池皆晉壻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歜周大夫邥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爲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邥音審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

此爲商人見弒起本也前數語先爲戒期不及作引絶妙伏筆法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伏三期字）以臣觀之將不能（伏兩不及）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

〔經〕（壬子）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康公卒子共公稻立）○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林〕懿公弒兄惠公元立）○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夫

此節合上段讀。前是以理斷。此是以數斷。有疾者偏不以疾死。利人死者偏先必死。者而死。與前以語偷決死同一奇文也。　前重兩偷字。後重三期字。亦相配處。

此所謂嬉笑怒罵皆文章也。歇語妙在人字。職語妙在其字。一是不知奪妻者

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無傳　○莒弒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　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必以為死于疾矣將死。不自強而徒利人死是亦偷而已矣　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令先師期死　惠伯令龜告龜以十事　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一喜更好　君亦不驚言君先聞。更可惟　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先　齊侯終應一個于卜兆為惠伯死張本　二月丁丑。公薨。

此等舉動全不是驟施聚士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

為何如人一并不知見刖者為誰之父矣謔甚毒甚

兩人相謔相謀本無輕重而以扑抶職發難于歜起處平叙兩使字而用筆自有詳略于法最審細也

徐揚貢曰讀竹中句則知左右無一人讀舍爵句則知國中無一人齊侯孤立之況如繪

位乃掘而刖之 斷其尸足○斷丁管反 而使歜僕 僕御也 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 驂乘陪乘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 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 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 扑箠也抶擊也欲以相感激 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 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 言不以父刖為病恨 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 傳終申池之竹木是也 歸舍爵而行 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舍音赦置也 齊人立公子元 桓公子 惠公

兩人兩事其分任可知文只併叙揔要簡耳

此三節合爲一篇以襄仲殺適立庶爲主中節正叙其事首節是綠起分叙敬嬴宣公一段二長事遥而文對都歸併襄仲身上末節是斷案却不另起爐竈即于哀姜哭聲中點出首尾伏應二先其夾叙惠伯事乃附見法妙于起處亦先插一筆便不嫌贅章法安頓之細如此。

○却不知襄仲另

〇六月葬文公〇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有事在 賂夫人

〇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 叔仲惠伯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〇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惡大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 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 詐以子惡命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

此人頗有

以哀名姜一行中有多少椎胸頓足血淚涓枯神理在讀之疑有愁雲繞其筆端悲風起于紙上也
唐錫周曰質言之只一哭字可了看服在一市字便生出無数花色無数神情日過市則淚洒滂沱非一時日皆哭則淚零如雨非一人更妙在哀姜口中只十字便住宛然哽咽光景盍十字少一字不得亦更無第十一字可說也

應變之能 猶恨共勸舍巳氏耶 惠伯

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 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不絶其後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 將行 一動身便哭 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 唐日反寫市人是烘雲托月法 魯人謂之哀姜 所謂出姜不允于魯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 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 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

此是左氏議論文字中第一首條暢平實之作分兩半讀前半正荅去莒僕之意後半推言去莒僕之功而上截又分二層一層先大夫一層先君周公一層說到行父還觀莒僕下截亦分三層一層舉十六族一層去四凶一層說到行父二十之一都由賓入主雖詳略不同間架未始不相配也看其前用排後用對以變調起以单調收其氣疏其力厚其格整其詞贍誠乃搨腹之官廚分其餘瀝即足傲彼五侯鯖也已

故意拘礬以動公問耳

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 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賓 主 從禮引入則 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 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 字 煞吉德 德以處事 處猶制也 事以度功 度量 功以食民 食養 照 作誓命曰毀則為賊 則字為主 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 掩賊為藏 凶德 掩匿 竊賄為盜 賄財 盜器為姦 器國用也 主藏之名

通篇對說居多只是善用賓主有禮無禮吉德凶德濟美濟凶直說到大功二十二之二字字比較真如天宮寶樹花花相對葉葉相當者矣

此段筆陣最生動排而不板也

極言莒僕之當去只數語可了爲要誇張行父便遠引舜去四凶而又以舉十六族作陪極平淡事說得極希奇極濃

以掩賊（掩賊）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服虔以爲正刑一議刑八郎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未確）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反覆之（描寫法）（先透凶字上下）（添出作對）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疊意）（單句則字）（展開法此下是造五鳳樓手也）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正義曰

至推此法也。賦海欲得萬言。固易易耳。得訣在使史克若行文自對。安得有佞多文字後入手難措餘處往往托之他人之口。其源蓋本諸此也。是以去之已結過公問其故若如此便住亦得但文氣似局而不暢故下文重又引古證今極其鋪排行文原有數術之法。然未免開廊落一派。昌黎序詩之謂大抵專指此種。而亘古不能爲古人諱矣。

恐作一束。于本節爲兩頭。分中間合也。

先儒舊說及譙周考史皆以顓頊帝嚳爲帝之身號高陽高辛皆國氏土地之號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即皐陶字○隤音頹敳五才五回二反檮音稠又音桃戭音演又以震反尨音厖降音杭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嚳苦毒反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illegible] 以至於堯堯

元愷四凶等名目極宜覆得可尋

跌法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内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敦徒本反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

此處略變便不振

邪也服行也蒐隱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慝惡也盛德賢人也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方以宜公比堯行以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字書縉赤繒也服虔云夏官為縉雲氏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

詠虞徑洪與會淋漓長文最貴收斂完密似此一氣盤旋如大海迴風生紫瀾也　起結寫得生動中幅板處都借此文字相救之法

一數字領起許多數目舜擧主得左氏之一體矣

財也○周禮鄭註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非帝者子孫故別以比三凶　謂之饕餮　貪財爲饕貪食爲餮○饕他刀反餮他結反○正義曰尚書無三苗罪狀既勦去三凶自然饕餮是三苗矣　舜臣堯　爲堯臣　賓于四門　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　前元愷分此四凶合　流四凶族　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魑魅之災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螭敕知切山神獸形魅亡備反說文作鬽老精物也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　結束一筆　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結舉八愷　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　徽美

唐錫周曰入落墨法東西京文往往祖此

鍾伯敬曰此行父托莒僕以劫持宣公也三家擠擢法始于此

俞寧世曰鍾論其精顧其不自對而使太史克者一以見考証之有據一以見晉法不隱之有人也

左氏叙法大抵不出一順一逆如此文凡寫三遍先從武氏說到司城須次從須說到武氏又從武族說到司城因暗一司寇而以靖國人結焉平叙文字無一平筆如此

也典常也此結八元此八八元之功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　檃之功結吉四凶　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流四凶　舜有大功再總凡舉六遍只要映出去一凶收二十而為天子　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到上截　唐曰鍼鍼鼓鼻得妙　史克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盡事宜也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　文公弒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　戴族華樂

以作亂以靖國人首尾照應亦自明整

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于武氏故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爲宜三年宋師圍曹傳

春秋左傳卷九終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布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㬎皋

男 馮張孫近濆
翼孫念詒
允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宣公上第十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在位十八年

經 癸丑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無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卿爲君逆例在文四年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

自齊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公會齊侯於平州平出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秋邾子來朝無傳○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林侵蔡遂伐楚以見齊霸侵陳遂侵宋以見楚霸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於棐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其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于兵會非好會也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棐林鄉○林此趙盾也大夫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其曰會晉師則不與大夫會諸侯之辭

凡著解最妙于同而異處分剖得清又不費辭也。

復讀呂僕篇其不爲之啞然而笑乎

此俚語冷火爆熱栗者。想見趙穿碍手。不得已而爲之矣

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林）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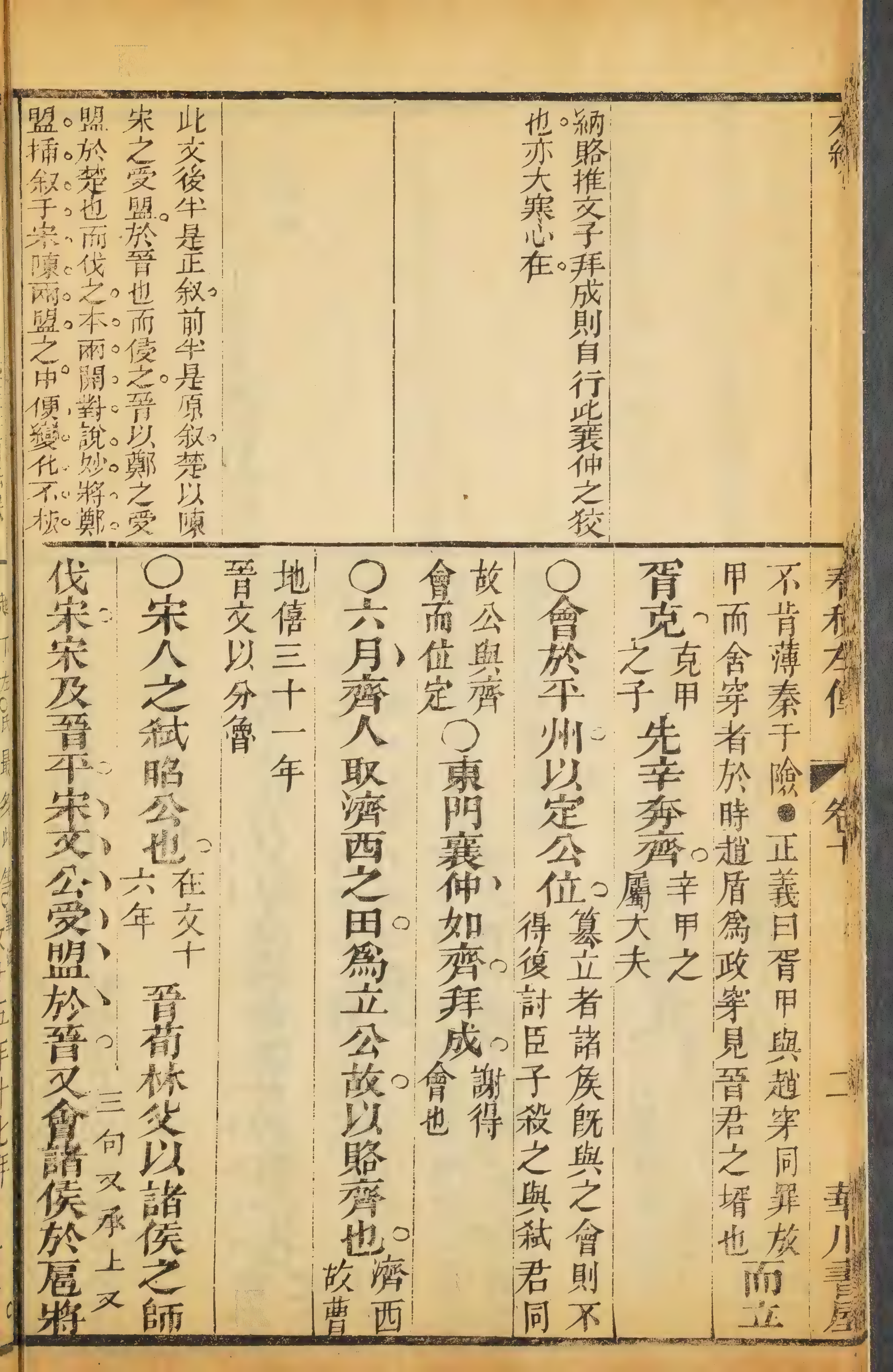
○晉人宋人伐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于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貶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于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於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



納賂推文子拜成則自行此襄仲之狡
也亦大寒心在

此文後半是正叙前半是原叙楚以陳
宋之受盟於晉也而侵之晉以鄭之受
盟於楚也而伐之本兩闘對說妙將鄭
盟挿叙于宋陳兩盟之中便變化不板

不肯薄秦于險●正義曰胥甲與趙穿同罪放而立甲而舍穿者於時趙盾爲政穿見晉君之壻也

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

○會於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宋人之弒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三句又承上又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

而侵陳順接伐宋倒應筆筆有法矣三項皆補叙舊案極零星事串來極整齊熟玩自得其剪裁烹鍊之妙一侵一伐兩救適足相當囚解揚乃還則晉獨弱矣文于盟晉用輕筆盟楚獨用重筆晉不足與一篇眼目益爲不競于楚起本也

讀至伐晉圍焦穿真所謂弄巧成拙者此見宣子縱穿漸漸出手做事爲桃園之履霜矣

起下左氏最多此等筆法

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三年陳靈公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於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與晉師相遇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楚王不悅我將見秦主耶〇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一作宗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林秦知其

註為明年鄭伐宋張本愚謂直為弒君篇伏脈

計故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囚解揚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為明年鄭伐宋張本

(經)甲寅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畱襄邑縣南○

(林)大夫主戰于是始于是凡戰書大夫○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

此篇叙法極整而變可作兩截讀亦可作三段讀又可作一串讀也兩截讀則上半寫華元戰敗事下半寫華元逃歸事上半又分兩扇狂狡倒戟而獲羊斟與入而敗一則失禮違命一則敗國殄民皆以君子作斷下半亦分兩扇入門不怨叔牂延功不怒城者一則寬釋在前一則含容在後皆以韻語成文而甲車俘馘兵車文馬兩兩相對極其整齊三段讀則一串亦在其中首段正叙戰敗事次段將戰追叙前事末段宋城附叙後事而實以中段爲主羊斟以私憾憤

其君夷皐 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〇〔林〕靈公弒成公黑臀立 〇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無傳〇〔林〕匡王崩弟定王立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 受楚命也 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〇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 〇輅〇解作迎〇此以〇死〇字作活、字用法不必作迓〇字〇讀〇 狂狡宋大夫輅迎 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 也〇輅五嫁反 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

左繡　國此華元所以見囚非狂佼失禮違命之比雖役人不爲解嘲于華元固無傷也此一篇之大旨妙在中段又分兩層上層將戰及戰承上狂佼作對下層逃歸既合起下城者作引分明以中段作上下交轉樞章法極變而前以狂佼宜禽陪羊斟非人後即以非馬其人陪曰衆我寡此即公羊所云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者直爲起手一四字下註解益通篇摠要出脫華元作宋及楚平張本也經營匠心雋妙層出在作者又見一番游戲筆墨矣

叙狂佼本反陪華元其事却正配羊斟叙羊斟本正陪華元其語又反映役夫都是一脈兩用之筆圓轉直如環無端

以聽之之謂禮　聽謂常存于耳著于心想聞其政令　倒丁老反●按宜音到言倒持其戟而援之出井遂爲所殺也●補正曰聽僧聽政之聽不必作常存于耳解　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　易　易反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　疇昔猶前日也　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　斟之今反　以其私憾敗國殄民　憾恨也　殄盡也　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　畫馬爲文四百匹●正義曰若朱其

當以其　姓羊故　何不曰今日之子羊爲政　刑對戮　詩對禮

嘲其目嘲其腹又嘲其鬚語語絶倒。三叚都用韻語乃尤妙絶晋人嘲謔頗得此種風致盍有其一體皆足以名于時矣　三棄甲收上戰敗兩復字收上

尾鬛之類○補正丘光庭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曰盍馬之毛色有文采者以贖

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有經○告宋城門而後人言不有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牂子郎反　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按鄭衆以子之馬然也爲叔牂誣華元非馬也其人也爲華元責羊斟語意與下叚寛而容既合而來奔畢遂奔叔牂言衆不類存之以見杜註之精

魯合猶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植直吏反答也○正義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　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棄甲謂亡　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思師○睅戸板反皤音婆

逃歸末句收拾通篇無一筆滲漏妙甚
俞寧世曰元帥被獲賤之之詞任侯違
命威不立也𦍑斟報怨德不孚也獲而
逃告而入辱矣故未借謳詞以刺元論
者反美元爲大度非也　此評與鄙見
各别兩存以待平心而論者

多鬚之貌○思如字又西才反賈逵云白　使其驂乘
頭貌○來力知反又如字○來叶釐爲是
皮○那猶何
謂之曰牛則有皮叶婆犀兕尚多棄甲則那也○那
乃多反○（林）縱使有皮
言何傷也　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可以爲甲何
如丹而漆之使益堅固勿弃之若何○按從隨○徐○　華元
也言隨你新皮作用其如無丹漆何以直捷
云○如此○收○住○便不○窮○若再爲酬答則意盡矣
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
衆○林註以夫爲句言此役
夫按夫其猶彼
其只作一句讀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　遂圍焦○焦晉河外邑　夏晉
不得于秦仍欲得之十是挹是也
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

分明自已不競。却以別人之競爲將斃此諺所謂憂人發積自怕窮者也

此篇亦錯經以合異也經書趙盾弒君傳則敘不弒君而書弒君之故以太史語爲斷案以夫子語爲論定通篇只作三段讀首段猶不改以上詳靈公之不君爲趙穿之弒伏線中三段詳宣子之生平預爲不弒君伏脈末段乃正寫其不弒君而不免于弒君之名也前案後斷而斷之中又有斷焉以散敘起以整

彌文吾

以東至陸渾

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 競强也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爲令尹 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爲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寫得精客

分明以逸待勞

假手脫

○頌三項。○晉靈公不君 失君道也以明于例應稱國以弒 厚斂以彫牆 彫畫也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彈徒丹反 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畚以草索爲之筥屬○胹音而畚音本○字書過熟曰胹說文畚蒲器○按正義云過朝以示人令衆懼也撿國語當是不欲人見故使婦人

左繡

斷收叙則層波疊浪斷則峭壁懸崖文章之鉅觀也

寫不君只三筆寫拒諫只四筆而無不盡無不活簡甚奇甚

載奋出之耳 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 因此入諫故三事由畧而詳 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溜力救反屋霤也 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此是反証 詩大雅 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 極口將順晉侯能無失 也矣 此是借証 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詩大雅也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袞者有闕則仲山甫能補之 兩君能 君能補過

猶不改三字束上宣子驟諫四字轉下字字筋節

大抵文字主詳賓畧此正法也有時畧主而反詳賓者主即于賓中見也此文中三段詳寫鉏麑三入而宣子之賢自見故并諫亦詳寫在士季甲裏所以成詳賓畧主片段而又預為書弒君留地步也若前半驟諫寫得詳盡懇到則後書弒君便未免有觸背之病作文須照顧通局古今大作手亦何以易此哉

左氏慣用牽上搭下法如宣子驟諫本應上將諫却起下公患攻之本對上賊之而彌明殺之又對下靈輒免之以遂自亡也作總結之筆解此伸縮叙置方

袞不廢矣常服袞也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段鉏麑晉力士○鉏仕俱反麑音迷一五兮反徐云六層意十二字寫○晝此從鉏麑一眼看出不可多著語多則失神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盛音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氏庭樹●補正曰麑既退則非趙氏庭樹明矣理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이又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插入一事獒猛犬也○嗾素口反服本作㗻說文使犬也爾雅狗四

右總
變而活
末段以亡不越三承上未出山而復反
不討賊起下使趙穿逆公子尢牽上搭
下之至妙者用筆眞如環也

只爲獒書傳云大犬說 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 ○已頗不君一筆 ○公責
文大知人心可使者
不養士而更 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
以犬爲己用
舍於翳桑 ○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 見靈輒
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翳于計反
○一本云此等皆補傳法
餓問其病 靈輒 晉人 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
宦三年矣 宦學也 ● 正義曲禮云宦學事師則二者
皆是學也但宦者學仕宦學者學經藝 ○當孫云
以此爲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 近去家 請以遺之使盡
异耳 ○此段連用之字句法
之而爲之簞食與肉 簞笥也 笥思嗣反 ● 曲 寘諸
禮鄭玄注曰簞方日笥 ○合到上段 靈輒爲
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 公甲士 倒戟以禦公徒而

宣子弑而不弑之故暗敘于前不弑而
弑之故明斷於後夫子語以董趙並提
賓主相形抑揚互用收束緊嚴非此不
足以作長篇之結局

大史語以反不討賊為主一不越竟乃
陪襯語也宣子一懷字僅可以解不越
竟不可以解不討賊夫子越竟乃免亦
見此事猶有可解若反不討賊則萬無
可解此一篇之歸宿妙在渾敘未出山
而復于前而特點宣子使趙穿于後讀
者自啄啄于未出山而竹者自了了于
使趙穿也真神斤鬼斧之文

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言趙宣子亡）

言字結上遁下註屬靈輒誤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 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弑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語塞）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勉强）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

俞寧世曰篇首不君三事特年少狂放者所為忠臣左右匡之未必不悟然盾正不欲其悟也靈公之立非盾本心彼將援立庶孽需擅其國方欲甚靈公之惡而成之觀其玩君命于掌握結死士為黨援嫁惡于穿市德于巳實司馬昭蕭道成一流非凡弑君比左史據事直陳而罪狀昭然運筆比于然犀矣

受屈

惜也越竟乃免 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 黑臀晉文公子●周語言成公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成公母周女也

越竟七日猶不討也此結趙盾弑成八須知

壬申朝於武宮 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較音角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 詛盟誓●正義曰為奚齊卓子以庶簒適晉國劇其為亂不用復畜公子故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若如服虔驪姬身為此詛姬死便應復常何有文襄之霸踵之至今乎自此之後雖立公族而顯者亦少惟有悼公之弟揚干悼公之子慭見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之外更無其人良由逼於六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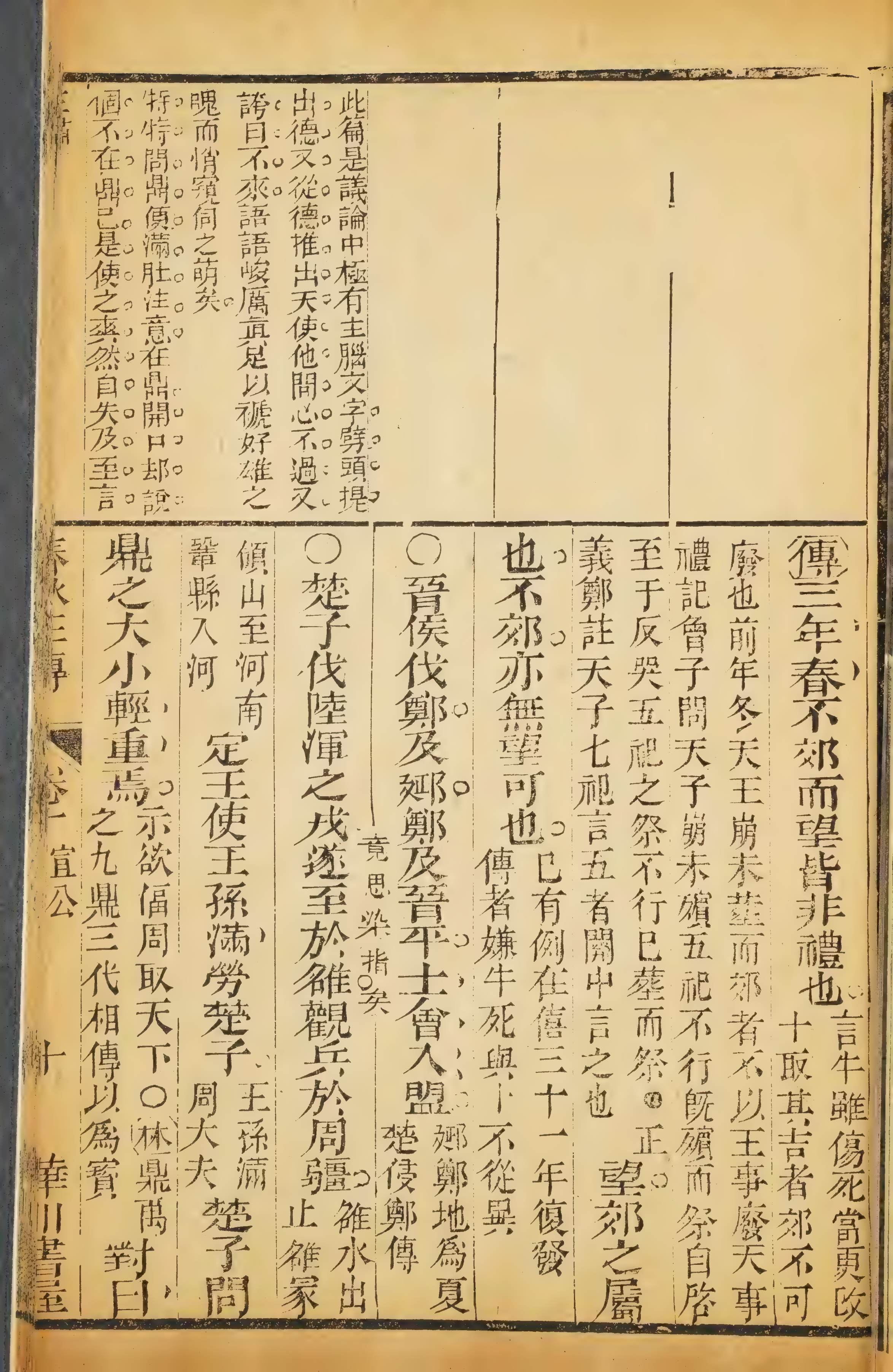
三項以公族爲主看其用筆詳略輕重之法

不被任用故耳●按二五耦傳曰羣公子在鄙戕韓傳曰穆姬屬惠公盡納羣公子則服說自確文襄或除其禁後復爲六卿所錮未可知也 自是晉無公族之官●掌敎公之子弟 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宦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 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 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 其庶子爲公行 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 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皆官名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 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 曰君姬氏之愛子也 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 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 盾狄外孫也姬氏遜之以爲適事見僖二十四年

從無公族說來凡三寫公族而結之以爲公族大夫章法與下拜篇相似

冬趙盾爲旄車之族　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　○旄一本作軞　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爲衰之適　●正義原同長而使趙括者沈氏云君姬氏之愛子故

經　乙卯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牛不稱牲未十日　○葬匡王　無傳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　無傳　○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再與文同盟○林　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無傳



此篇是議論中極有主腦文字劈頭提出德又從德推出天使他問心不過又誇曰不求語語峻厲眞足以褫奸雄之魄而悄窺伺之萌矣特特問鼎便滿肚注意在鼎開口却說個不在鼎已是使之爽然自失及至言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正義鄭註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也 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

○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郔鄭地爲夏楚侵鄭傳

竟思染指矣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 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王孫滿周大夫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示欲偪周取天下○林鼎禹之九鼎三代相傳以爲寶 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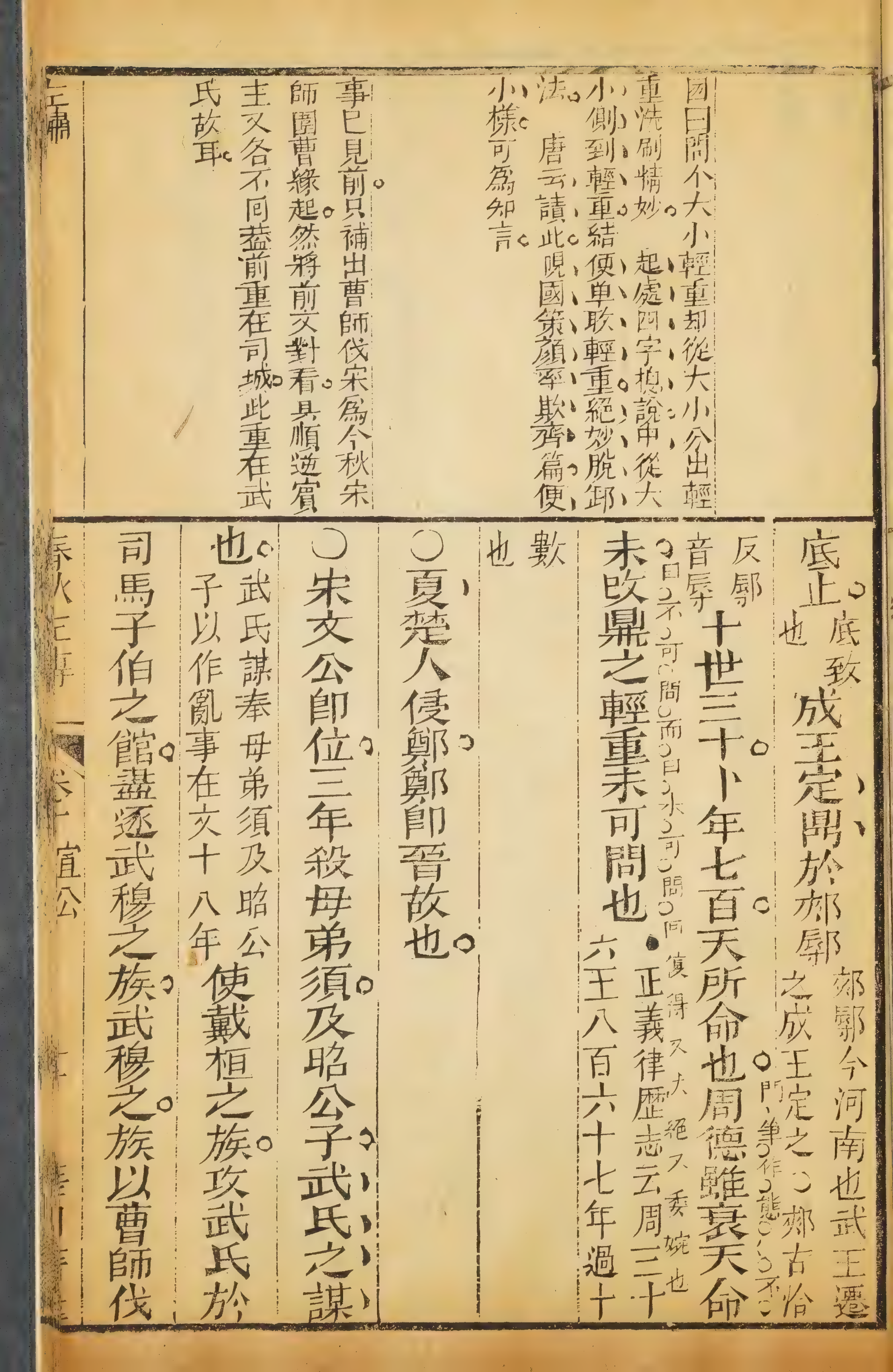
左編

德言天而歸于鼎之未可問却又未嘗不在鼎也眞縱横如意之文

單從本朝說起若無襯托若平叙三代又不見問架文從鑄鼎說到定鼎定周是主鑄鼎亦賓中主都用詳筆中間兩寫遷鼎而于商只著載祀六百四字獨用略筆轉遞圓緊既有襯托又有間架尤妙在將德字輕重大小字横豎獨發爲一篇之警策恰與起結三處相配作章法似此結構誠哉巧奪天工

唱三、日、耳韓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世可見有德而後有鼎禹之遠方圖物山川圖畫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于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亦一順一倒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逢遇也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先透天字一筆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爾雅云商曰祀唐虞曰載周曰年夏曰歲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四句束上轉下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身節節言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移天祚明德有所



國日問个大小輕重却從大小分出輕重洗刷精妙。起處四字揔說中從大小劍到輕重結便单耿輕重絕妙脫郤法。唐云讀此覌國策顏率欺齊篇便小樣可爲知言。

事已見前。只補出曹師伐宋爲今秋宋師圍曹緣起。然將前文對看具順逆賓主又各不同。蓋前重在司城。此重在武氏故耳。

底止。底致也 成王定鼎於郟鄏 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郟古洽反鄏音辱 十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正義律歷志云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過卜數也

○曰不可問而曰未可問同復得又大絕又委婉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 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

記鄭穆公卒極尋常事却從也生之所以然直叙到死之所以然筆筆從蘭字生情夢門御蘭徵蘭名蘭刈蘭連寫數蘭字事奇而文妙左氏慣于極纖悉事寫得極風致有色澤如此文眞清麗之作也

巾間詳叙不立彼而立此之故都暗對上賤妾二字著筆看他多許人多許事

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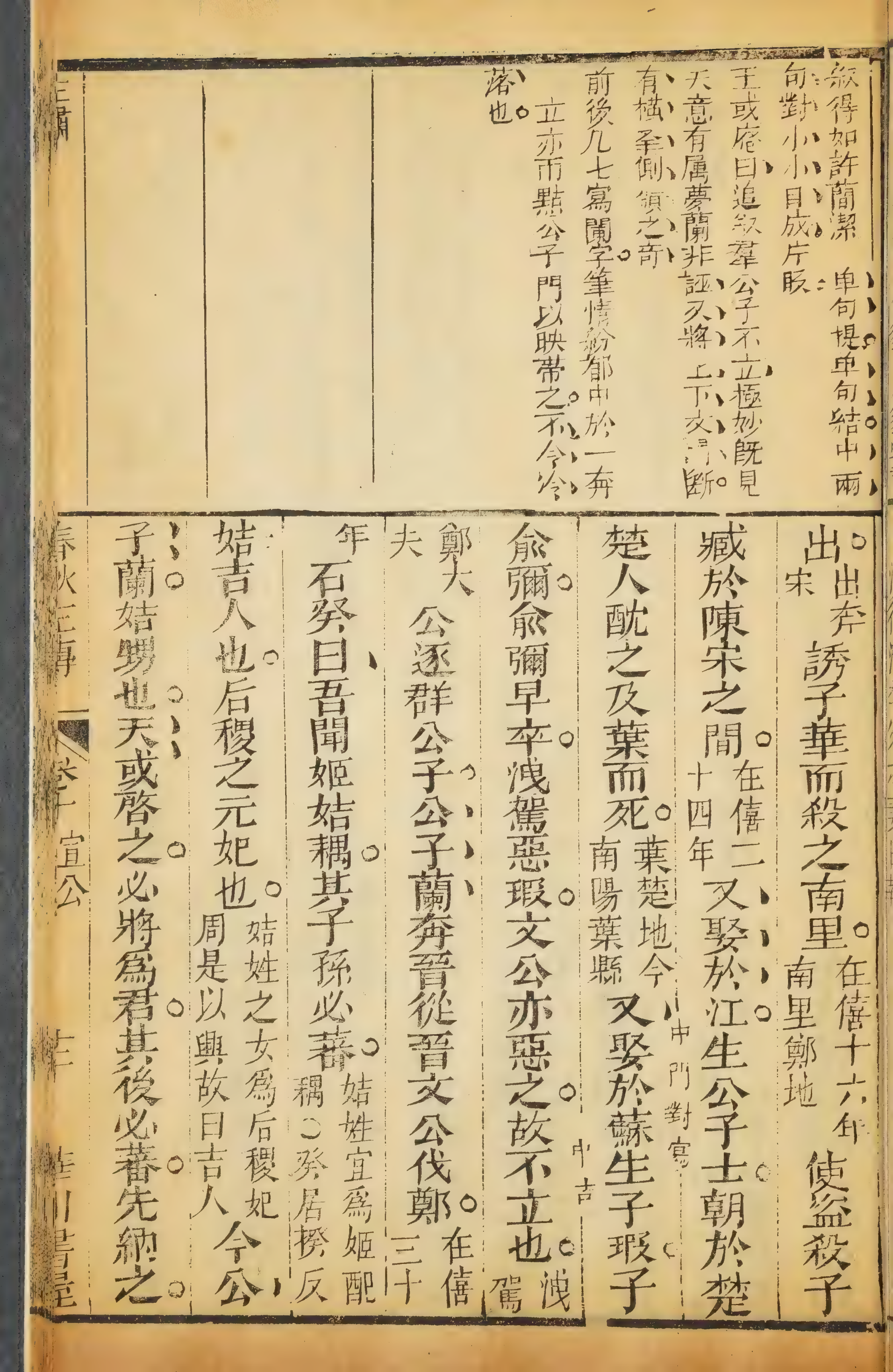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己蘭（蘭香草）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爲而子（以蘭爲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爲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

夢寫鬼神是鬼神

既曰天又曰祖一爲夢逞

媚亡冀反

單提



敘得如許簡潔單句提單句結中兩句斷小小自成片段王或庵曰追敘群公子不立極妙既見天意有屬夢蘭非誣又將上下文脈斷有擒拏倒頓之奇前後凡七寫蘭字筆情紛郁中於一奔立亦而點公子門以映帶之不令冷落也。

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於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又娶於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公逐群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為姬配耦。癸居揆反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姓之女為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

敘到立之以與晉平便接入有疾作收局作史最要辣手割愛否則語不可了矣

起處鄭穆公卒不過點經語耳讀至結句不謂于極平常點題中弄出極絢爛文字眞文無定格隨手可造所謂春而有五色酒來花旋成也那得不推爲化工 即于自已口中作首尾呼應結搆又別一格

孫執升曰此記卒也顧言其始生奇矣忽入夢門事其奇源源本本說到后稷吉人更可刈門而卒大奇明是鄭穆公一篇外傳

可以亢寵亢極也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於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與于鄭天所啓也

經 丙辰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郯音談承之甑反一作烝又音拯○秦伯稻卒無傳未同盟○[illegible]共公卒桓公立○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弒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秝靈公弒弟襄公堅立○赤狄侵齊無傳○秋公如

齊公至自齊 無傳告於廟例在桓二年 ○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 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 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 穆公大子夷也 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宋子公也 子家歸生 子公之食指動 第二指也 ● 正義曰五指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啑鹽指也 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

平國以禮不以亂一句提明下六句三轉順承亂字倒煞禮字平字居中作關紐只因添出治字伴說便覺筆端紛紜其實胍縷一絲不亂也

趙盾以不討賊書弒君今子家懼譖而從則直與於亂矣曰權不足曰仁而不武只說成一膽小無決斷人相似要之只是讀者胸中都有孰訊一篇妙文故稍寬之耳其實是李代桃僵匪朝伊夕觀其敘將見則曰子公與子家謀先則曰子公與子家食指動則以示子家公問之則子家以告乃至入見解黿直描一

不終

句曰相視而笑寫得子公子家竟是一個人反譖懼從固其所也篇中步步摹寫真入神之筆

悍殺則固可殺矣比君于畜直助之磨厲以須耳歸獄首惡亦何說之辭

唐錫周曰禍胎于子公然子家寔蒙首惡篇中極似詳叙子公却是陪筆極似略叙子家却是正筆史家立言固自有體

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必是食指動怒皆以飲食動殺机此聖人需訟相次之旨）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六畜 畜許又反一許六反）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譖子家于公）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遂于仁道而陷弒君之罪）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

後半詳寫子良讓國存宗句句知明處當特描一仁而武樣子爲權不足者作反䏝之筆也否則前後文意不屬矣胸中若存得則亦皆亡四個字便仁且武而權亦足矣何至利害惶惑卒爲亂賊之歸乎

弑君何等樣事看他猶也而况也乎也說得交搧搧令子良讓國存宗斬斬却用四則字何等决斷對寫妙絶

此篇傳滅若敖氏却以子文爲主蒸越椒之滅子文料之于前克黃之復子文遺之于後也看其處處提掇子文聯絡入妙通篇都以奇語結撰而成起處野

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弑之義釋例論之備

鄭人立子良 穆公庶子 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 去疾子良名矣 此兩節是對局 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襄公堅也 襄公將去穆氏 逐羣兄弟 而舍子良 以其讓己 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 何爲猶留 乃舍之皆爲大夫 此又太過何不別其賢否而去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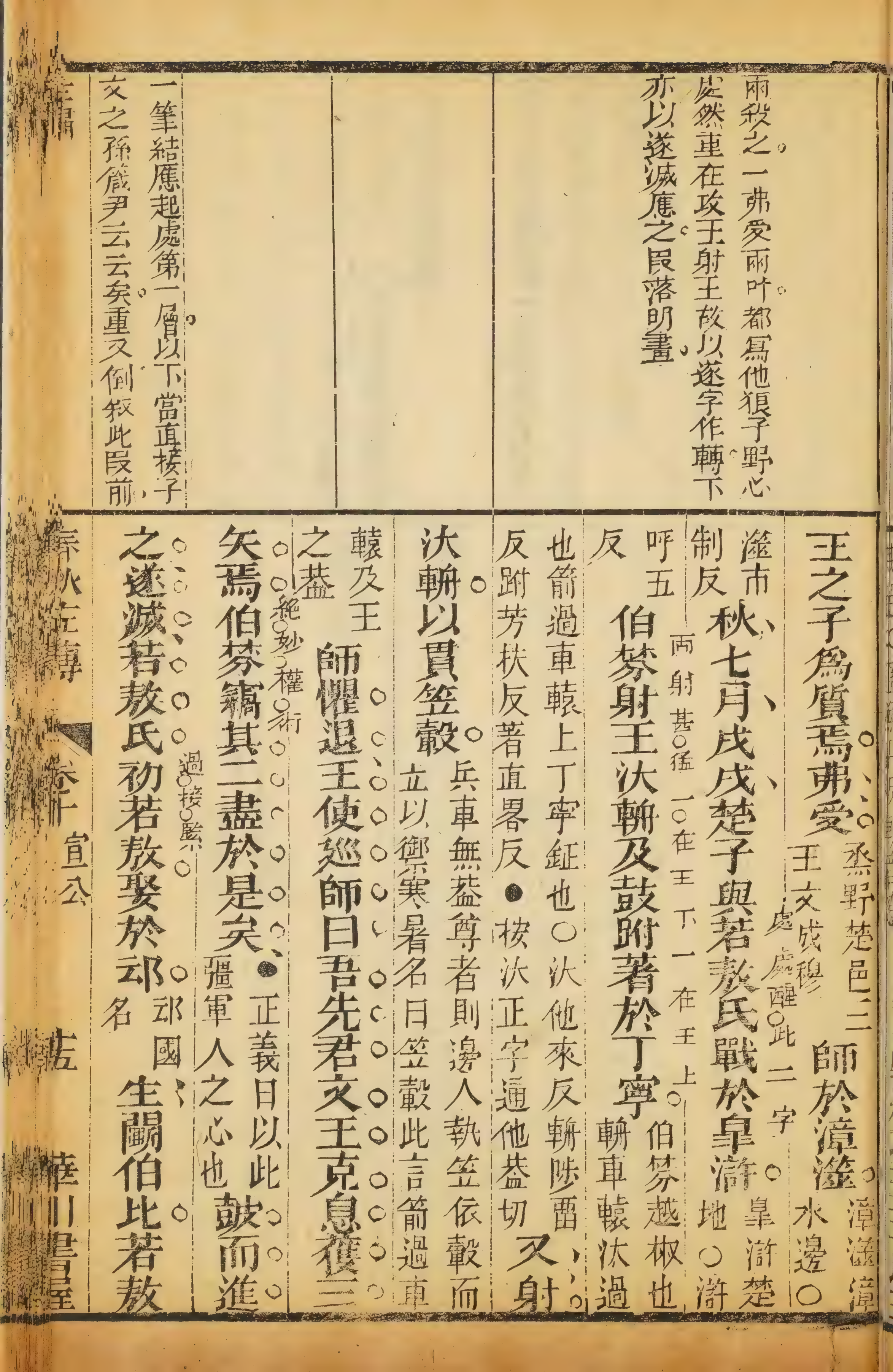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駭入語 子文曰必殺之 子文子良之兄 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左繡

心之謗鬼餒之泣中幅三矢藕二之論末段虎乳之目命名之改奇情絡繹應接不暇又換一番筆墨矣

起手一段便立一篇之局記越椒初生之象即爲前半滅若敖氏伏筆記子文將死之言即爲後半改命曰生伏筆妙在必殺之摠提下分兩層狀聲就外面說野心就裡面說大慼摠提下亦分兩層逆行向生者說餒而向死者說而各點若敖氏三字前三字爲遂滅若敖氏作倒唱後三字爲改命曰生作反唱參差歷落中仍自片段整齊脈縷精細是何等手法

謗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奇語）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林言知政無待其執政之時也）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摠以子文爲線索）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帶敘法此人○所謂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者）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賈爲椒譖子揚而已得椒處此時固當逞强○）子越又惡之（○惡賈）（○林惡蔿賈偪已）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圄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楚邑○圄魚呂反轑音遼）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



兩殺之一弗受兩吖都寫他狼子野心處然畢在攻王射王故以遂字作轉下亦以遂滅應之段落明畫

一筆結應起處第一層以下當直接子文之孫箴尹云云矣重又倒叙此段前

王之子爲質焉弗受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師於漳澨漳澨漳水邊○澨市制反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皐滸處處醒此二字○皐滸楚地○滸呼五反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兩射甚猛一在王下一在王上○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汏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汏他來反輈陟酉反跗芳扶反著直畧反●按汏正字通他蓋切又射汏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絕妙權術●正義曰以此皷而進彊軍人之心也過接○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䢵國名生鬬伯比若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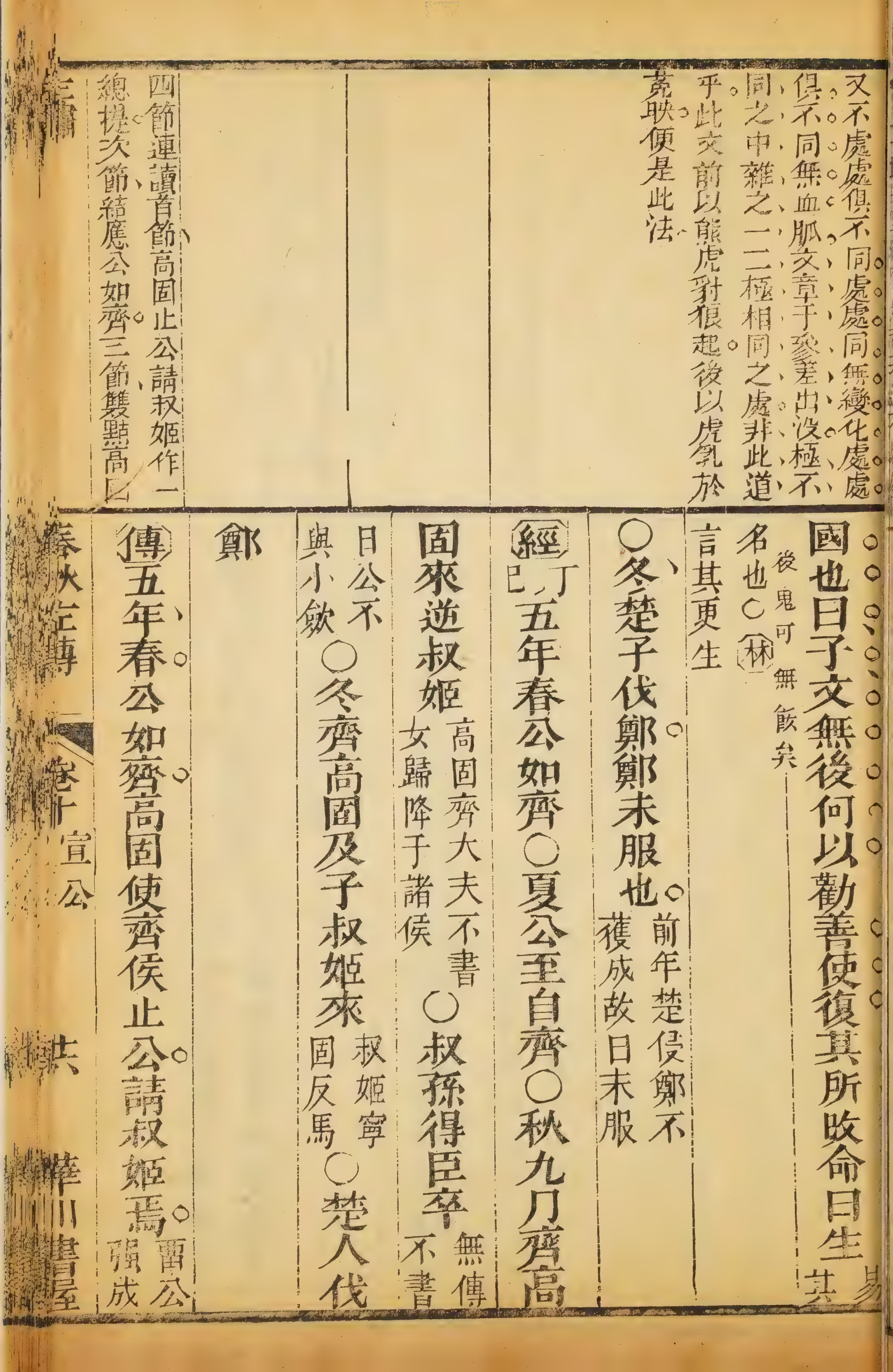
左繡

爲若敖氏作註腳後爲改命曰生作緣起也而開穀於菟特表所生之異與狼子野心相映成趣不虎乳者反以野心滅宗乳于虎者獨以勸善留後分明人面獸心獸面人心之別蓋天生奇事成此奇文者矣　左氏最是倒敘處見文法之變文情之濃

從子良生越椒點一生字後半忽叙到若敖生伯比又敘到伯比生子文層層爲著末一生字作引絕世文情

王或庵曰常觀畫師樹七同其二或且樹七耳何必同畫師曰天地生物無心有氣無心安得數武地而七株恰七樣也有氣又安得數武地而七株不同其一二也余笑曰自是我天眞不處處同

卒從其母畜於䢵 畜養 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 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　夢音蒙又亡貢反 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 告女私通所生 生初命名留於死後補叙想左氏胸中何等剪裁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 伯比所淫者 調度也 實爲令尹子文 文爲令尹 頓筆醒豁 鬬氏始自子轉 其孫箴尹克黃 黃子揚之子 箴尹官名克 合本文如水到渠成全不費力 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 果及于難



又不處處俱不同處處同無變化處處俱不同無血脈文章于參差出沒極不同之中雜之一二極相同之處非此道乎此文前以熊虎豺狼起後以虎乳於菟映便是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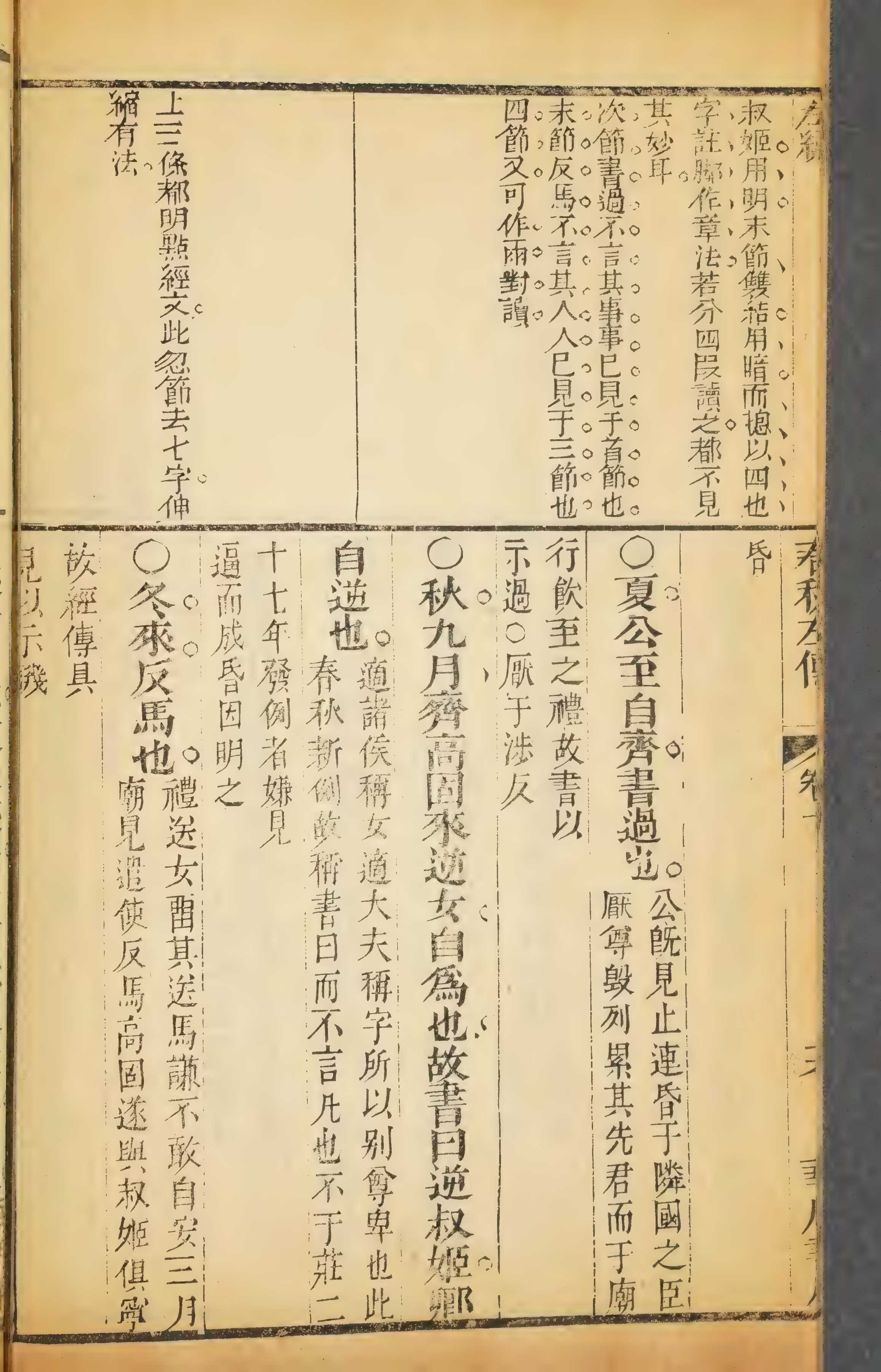
四節連讀首節高固止公請叔姬作一總提次節結應公如齊三節雙點高固

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易其名也○林 後鬼可無餒矣 言其更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 丁巳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于諸侯 ○叔孫得臣卒 無傳不書日公不與小斂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叔姬寧固反馬 ○楚人伐鄭

傳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留公強成



左繡

叔姬用明末節雙結用暗而揔以四也昏字註腳作章法若分四段讀之都不見其妙耳

次節書過不言其事事已見于首節也

末節反馬不言其人人已見于三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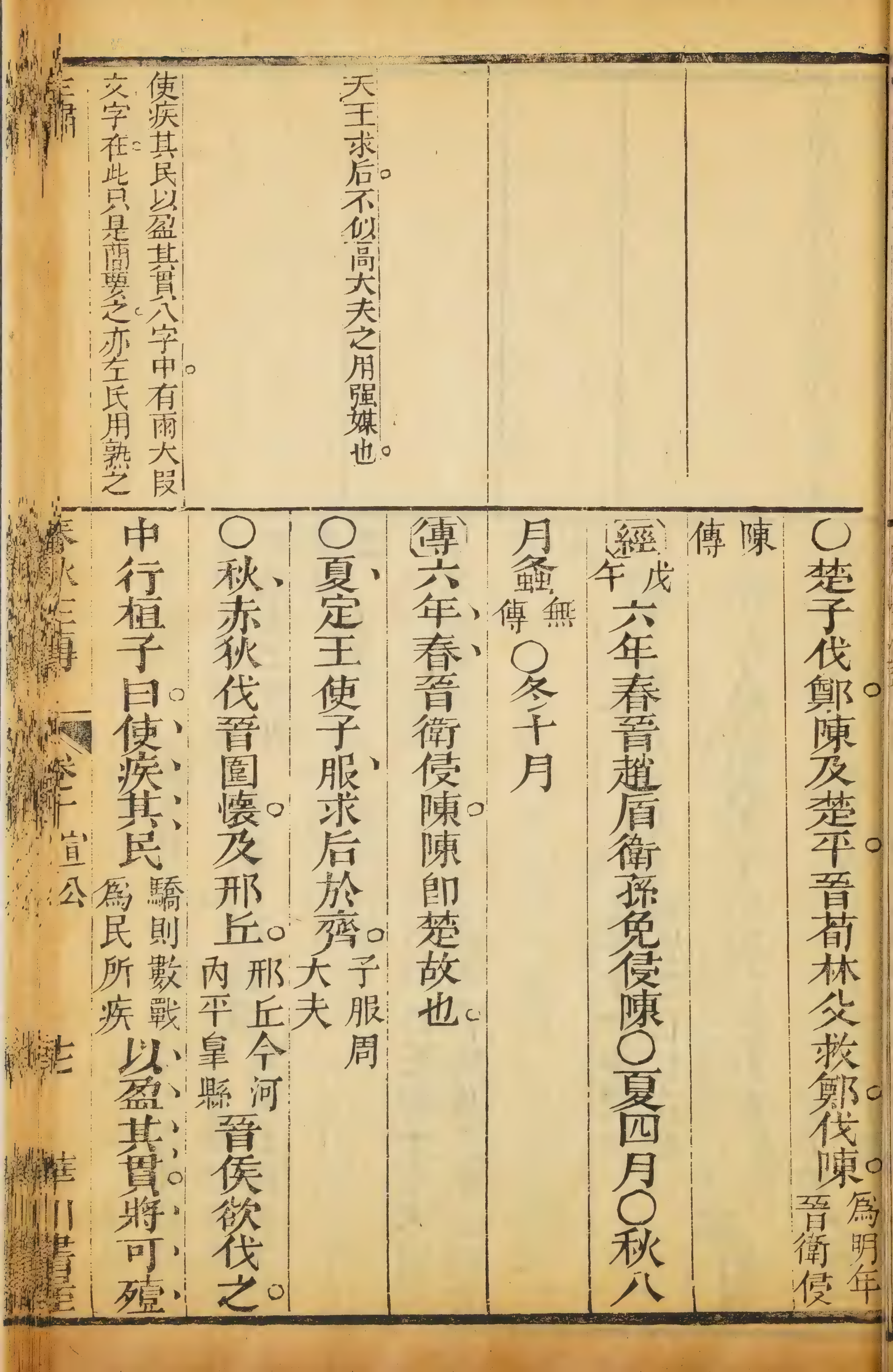
四節又可作兩對讀

上三條都明點經文此忽節去七字伸縮有法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旣見止連昏于隣國之臣厭尊毁列累其先君而于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厭于涉反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于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逼而成昏因明之

○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



天王求后不似高大夫之用强媒也

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八字中有兩大段文字在此只是爾要之亦左氏用熟之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為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戊午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無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於齊子服周大夫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今河內平皐縣晉侯欲伐之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為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

筆法也　諺所謂惡貫滿盈者當累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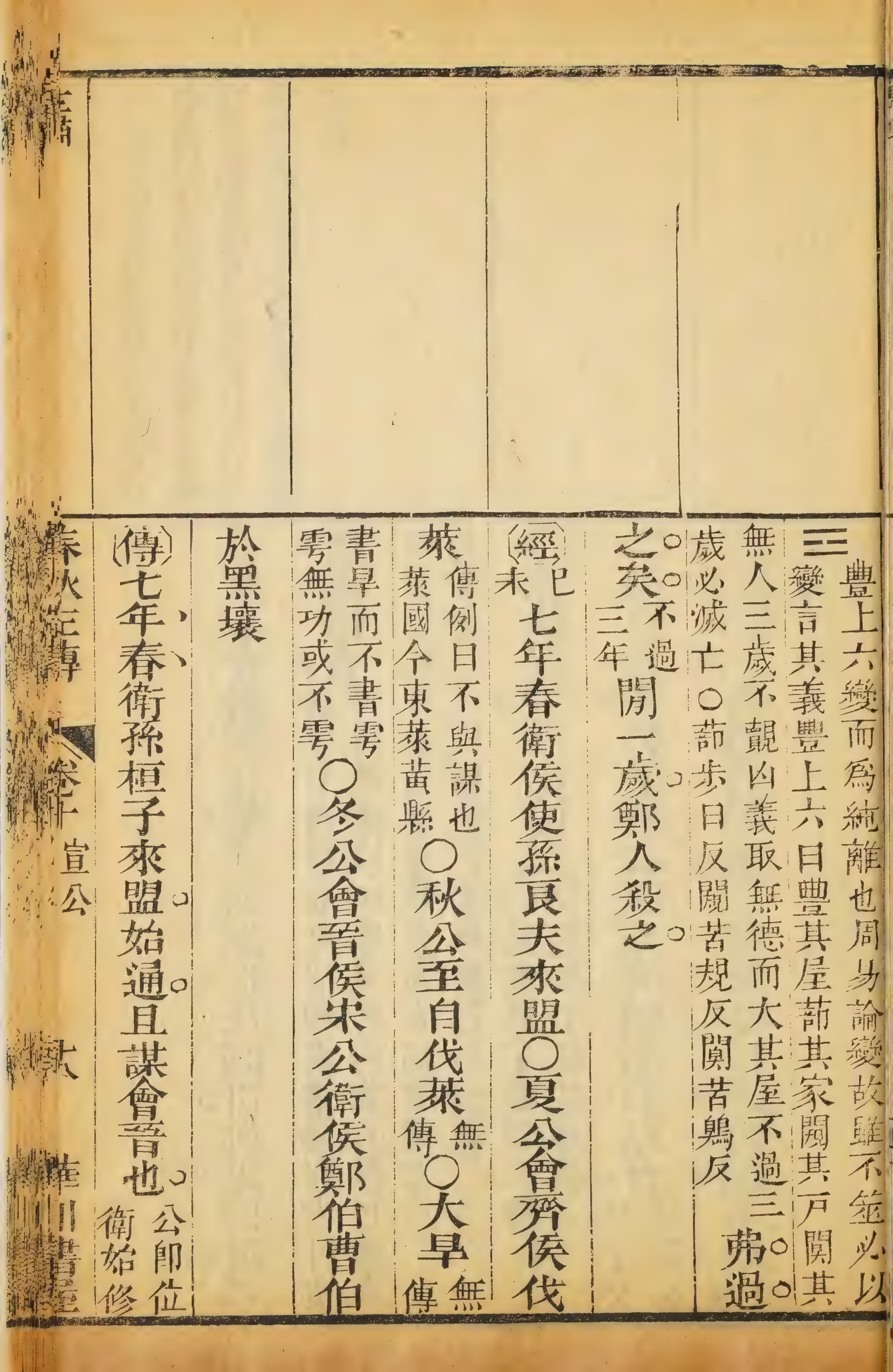
此等便爲便詞濫觴似此用經最輕而

也。蘊盡也貫猶習也 ○蘊于計反 ○正義曰盈其貫者盈滿其心使貫習來伐劉炫據尚書商罪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非 周書曰蘊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 此類之謂也。爲十五年晉滅狄傳

○冬召桓公逆王后於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爲成二年王錫舅張本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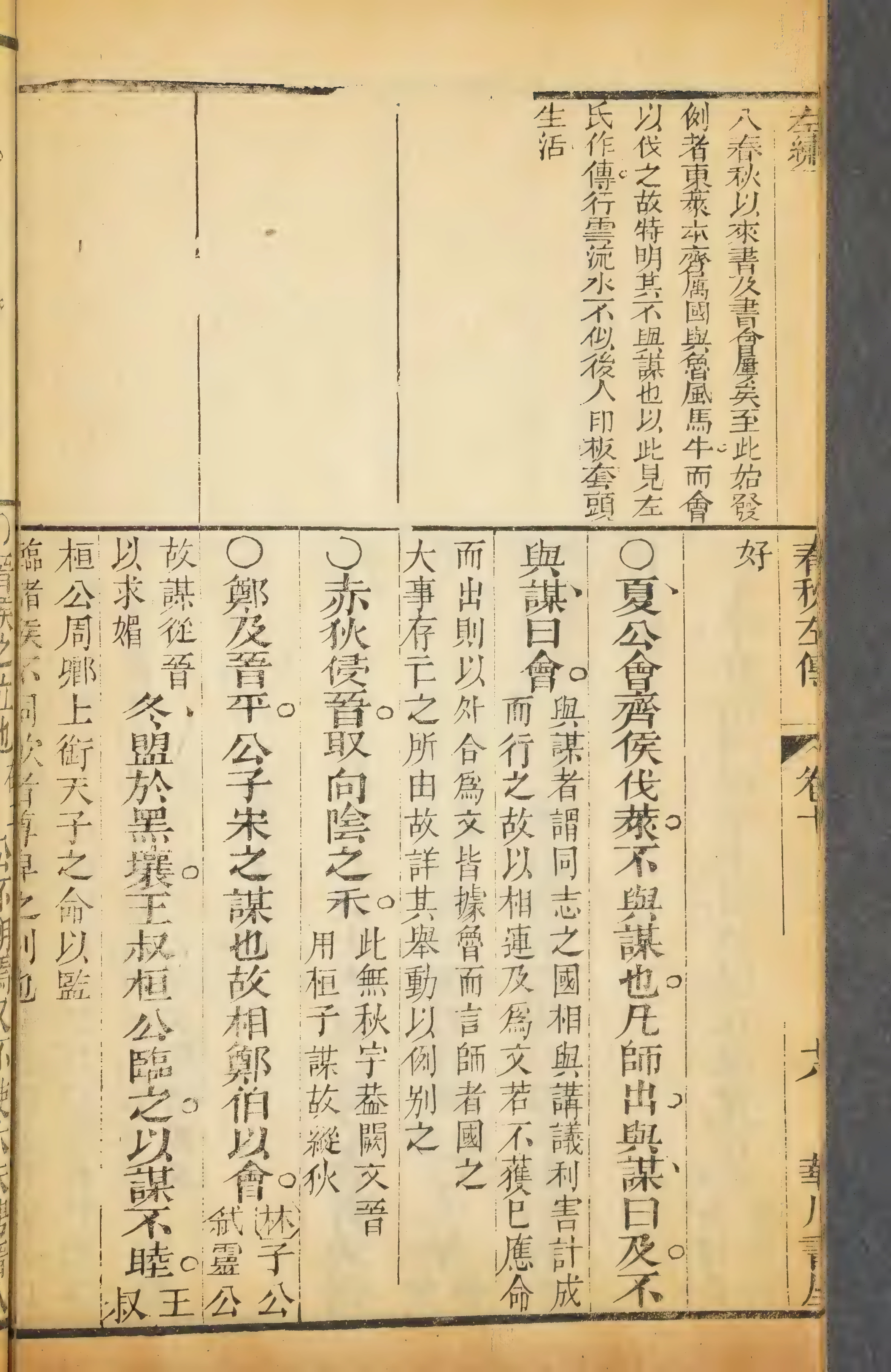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二子鄭大夫 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上豐之離䷝



豐上六變而爲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三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弗過之矣。。不過三年閒一歲。鄭人殺之。歲必滅亡○蔀步口反闚苦規反闃苦鶪反

〈經〉己未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秋公至自伐萊無傳○大旱無傳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於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修



入春秋以來書及書會屢矣至此始發例者東萊本齊屬國與魯風馬牛而會以伐之故特明其不與謀也以此見左氏作傳行雲流水一不似後人印板套頭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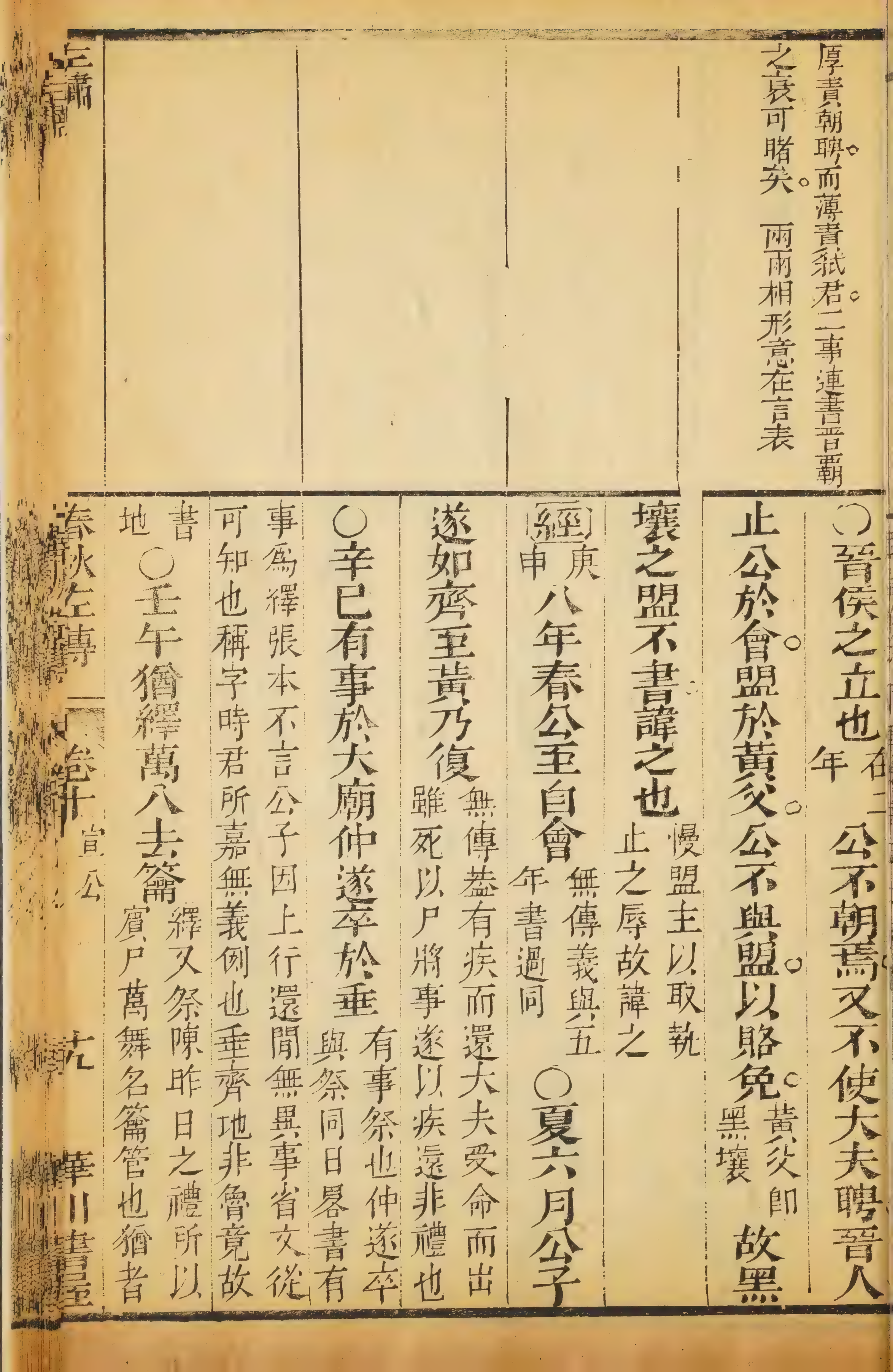
好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林子公弒靈公故謀從晉以求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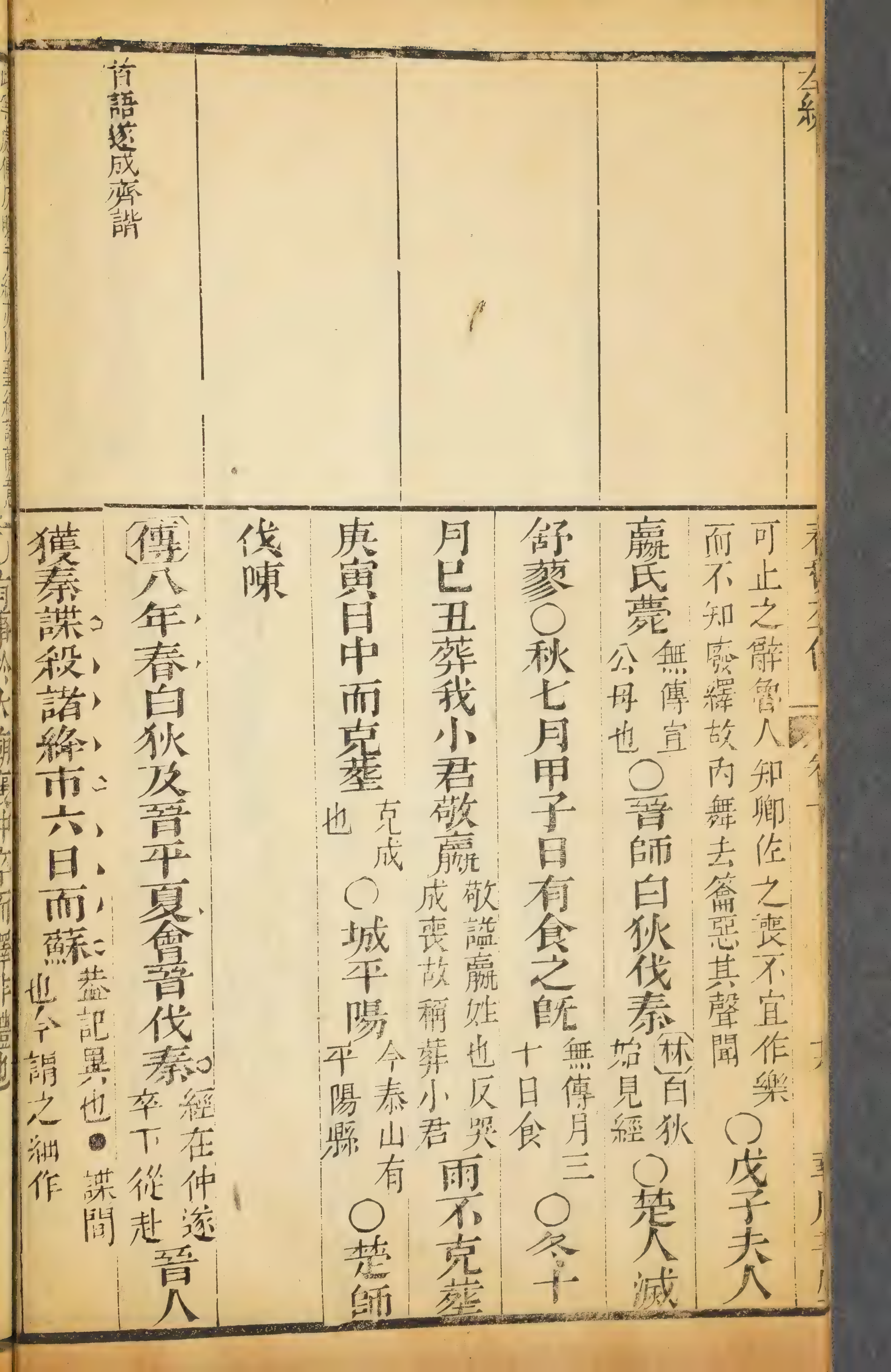
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欲者尊卑之別也



厚責朝聘而薄責弑君二事連書晉覇之衰可睹矣　兩兩相形意在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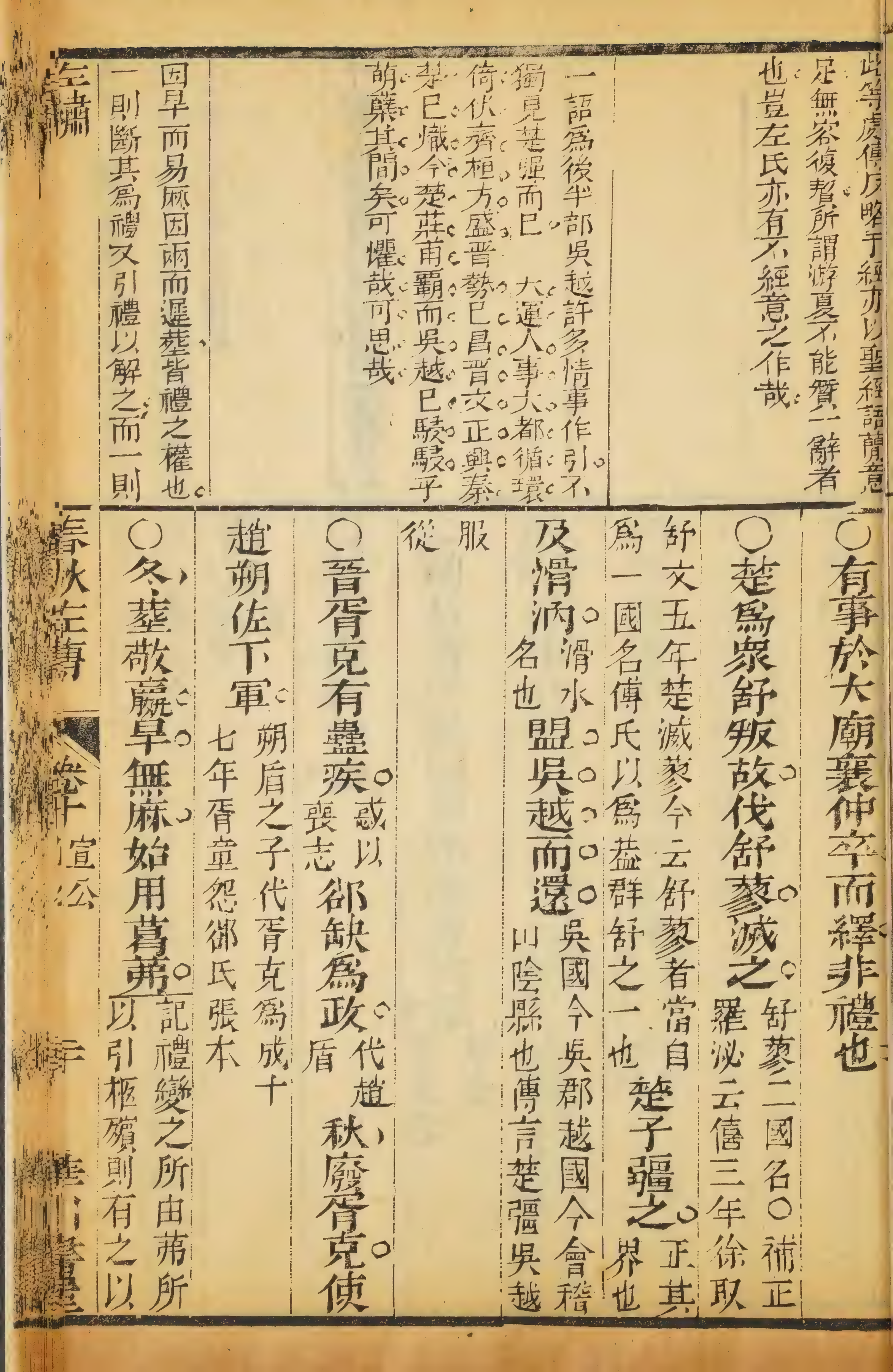
○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黑壤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經]庚申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畧書有事爲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



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 ○戊子夫人
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
嬴氏薨 無傳宣公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 林白狄始見經 ○楚人滅
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無傳月三十日食 ○冬十
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謚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 雨不克葬
庚寅日中而克葬 克成也 ○城平陽 今泰山有平陽縣 ○楚師
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經在仲遂卒下從赴 晉人
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蘇記異也 ● 諜間也今謂之細作

背語遂成齊諧



此等處傳反略于經亦以聖經語簡意足無容復贅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豈左氏亦有不經意之作哉

一語爲後半部吳越許多情事作引不獨見楚强而已　大運人事大都循環倚伏齊桓方盛晉勢已昌晉文正與秦楚已熾今楚莊甫霸而吳越已駸駸乎萌蘖其間矣可懼哉可思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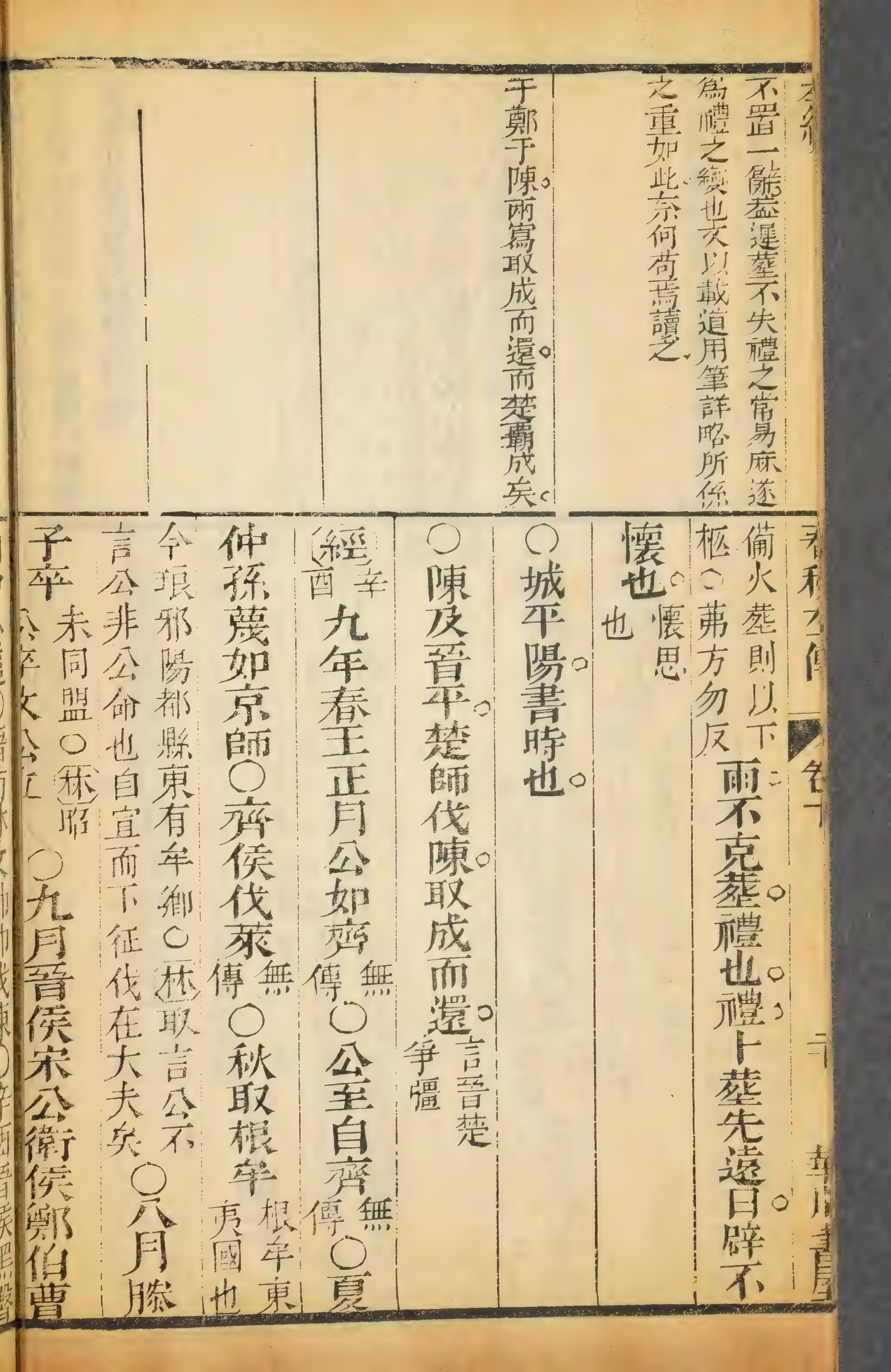
因旱而易麻因雨而遲葬皆禮之權也一則斷其爲禮又引禮以解之而一則

○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舒蓼二國名○補正羅泌云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爲一國名傳氏以爲盍群舒之一也　楚子疆之　正其界也　及滑汭　滑水名也　盟吳越而還　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彊吳越服從

○晉胥克有蠱疾　惑以喪志　郤缺爲政　代趙盾　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朔盾之子代胥克爲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

○冬楚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



不置一觴盃遲葬不失禮之常易麻遂爲禮之變也文以載道用筆詳略所係之重如此奈何苟焉讀之

于鄭于陳兩寫取成而還而楚霸成矣

備火葬則以下 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

柩○弗方勿反

懷也○懷思也

○城平陽書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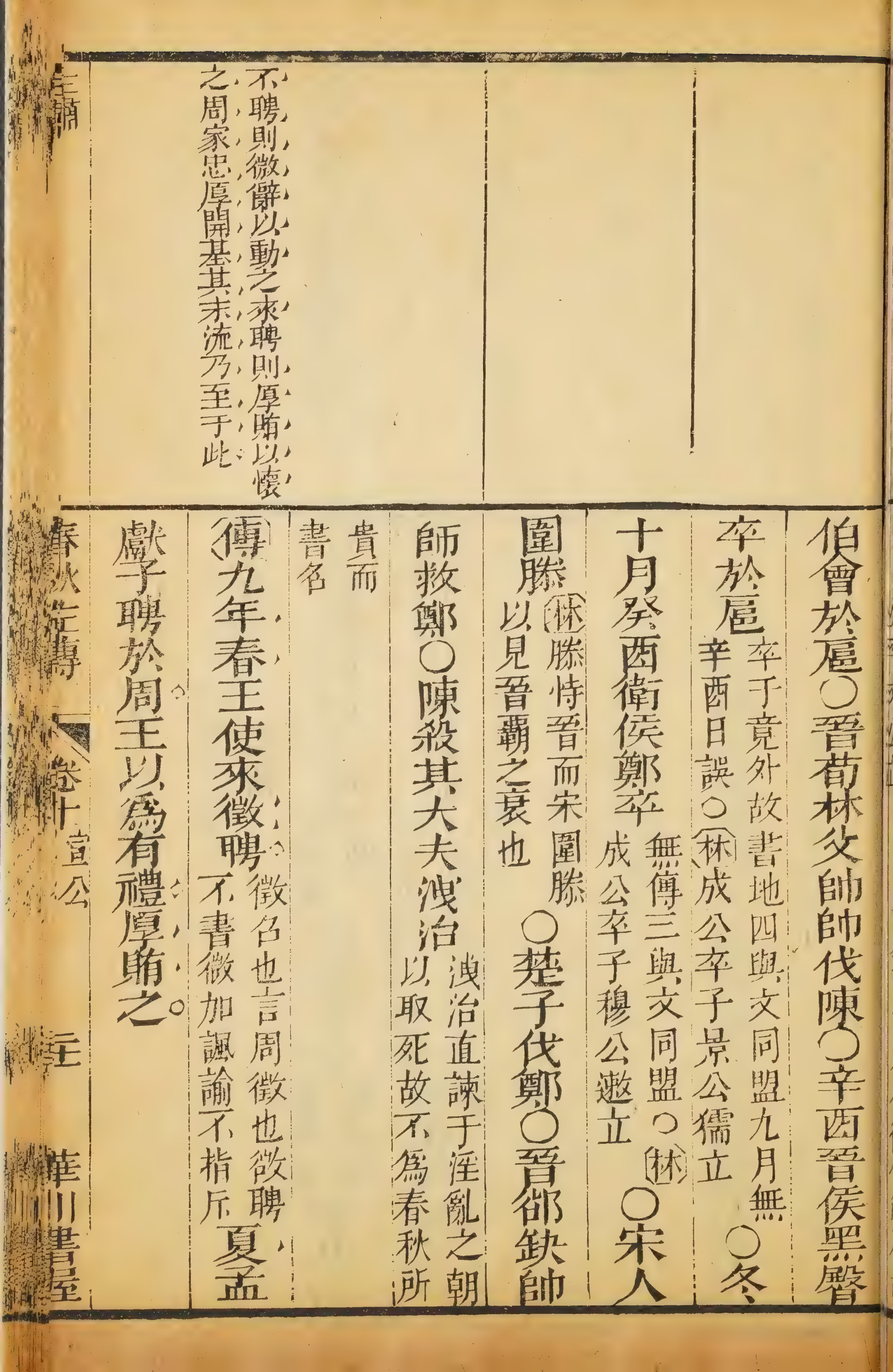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彊

經辛酉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

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

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杼取言公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八月滕

子卒未同盟○秫昭公子文公在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不聘則徵辭以動之來聘則厚賄以懷之周家忠厚開基其末流乃至于此

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卒于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林)成公卒子景公獳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無傳三與文同盟○(林)成公卒子穆公遬立 ○宋人圍滕 (林)滕恃晉而宋圍滕以見晉霸之衰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直諫于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 徵召也言周徵也欲聘不書徵加諷諭不指斥 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三節寫成一串不費辭而了了

靈公三個人是多辟者洩冶一個人是立辟者再將四個摠寫一遍而以孔子引詩斷之恰結上二層章法見成之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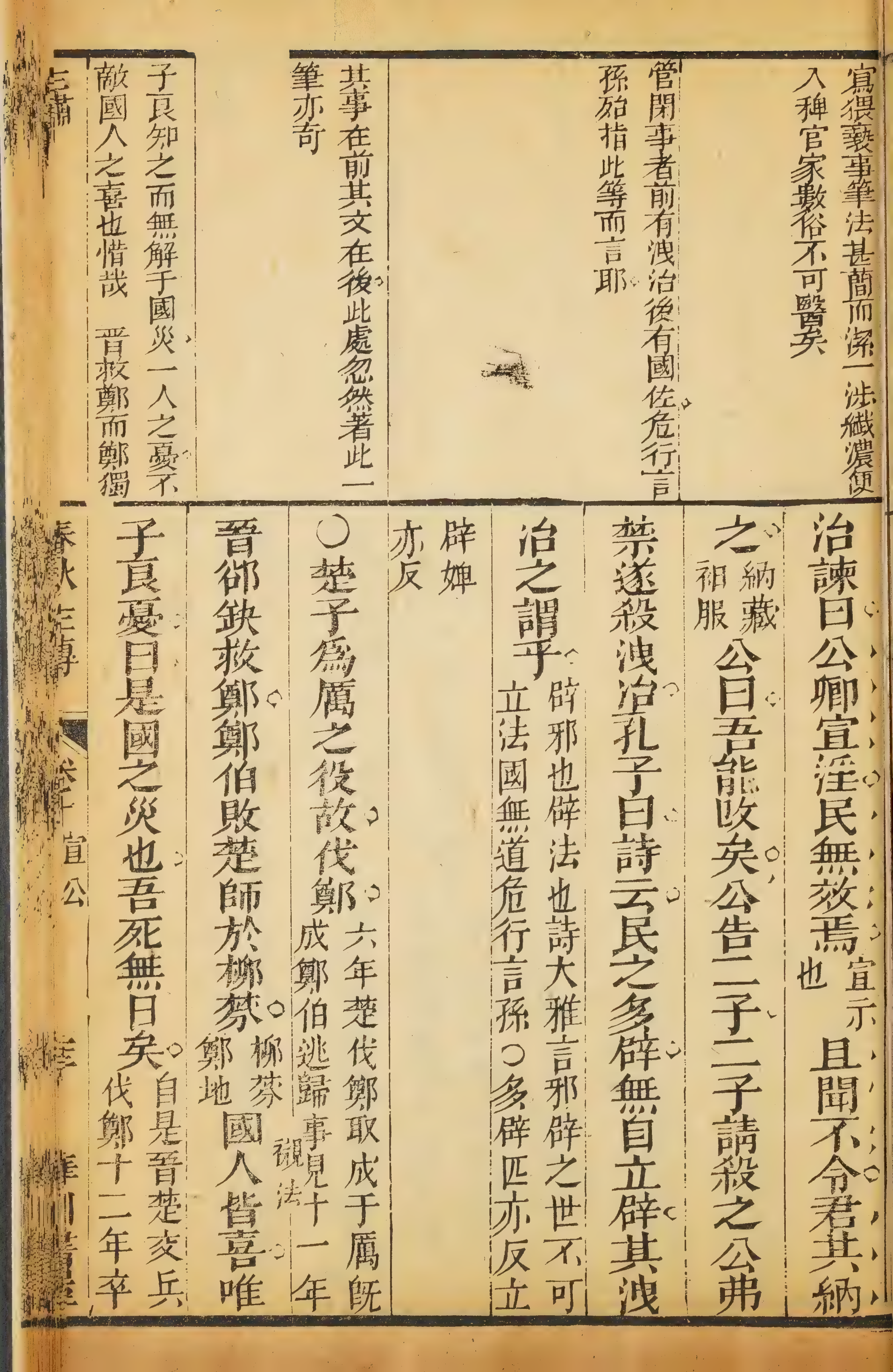
○秋取根牟言易也

○滕昭公卒為宋圍滕傳

○會於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於扈乃還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衵服近身衣○衵女乙汝栗二反洩



寫猥褻事筆法甚簡而深一法織濃便入稗官家數俗不可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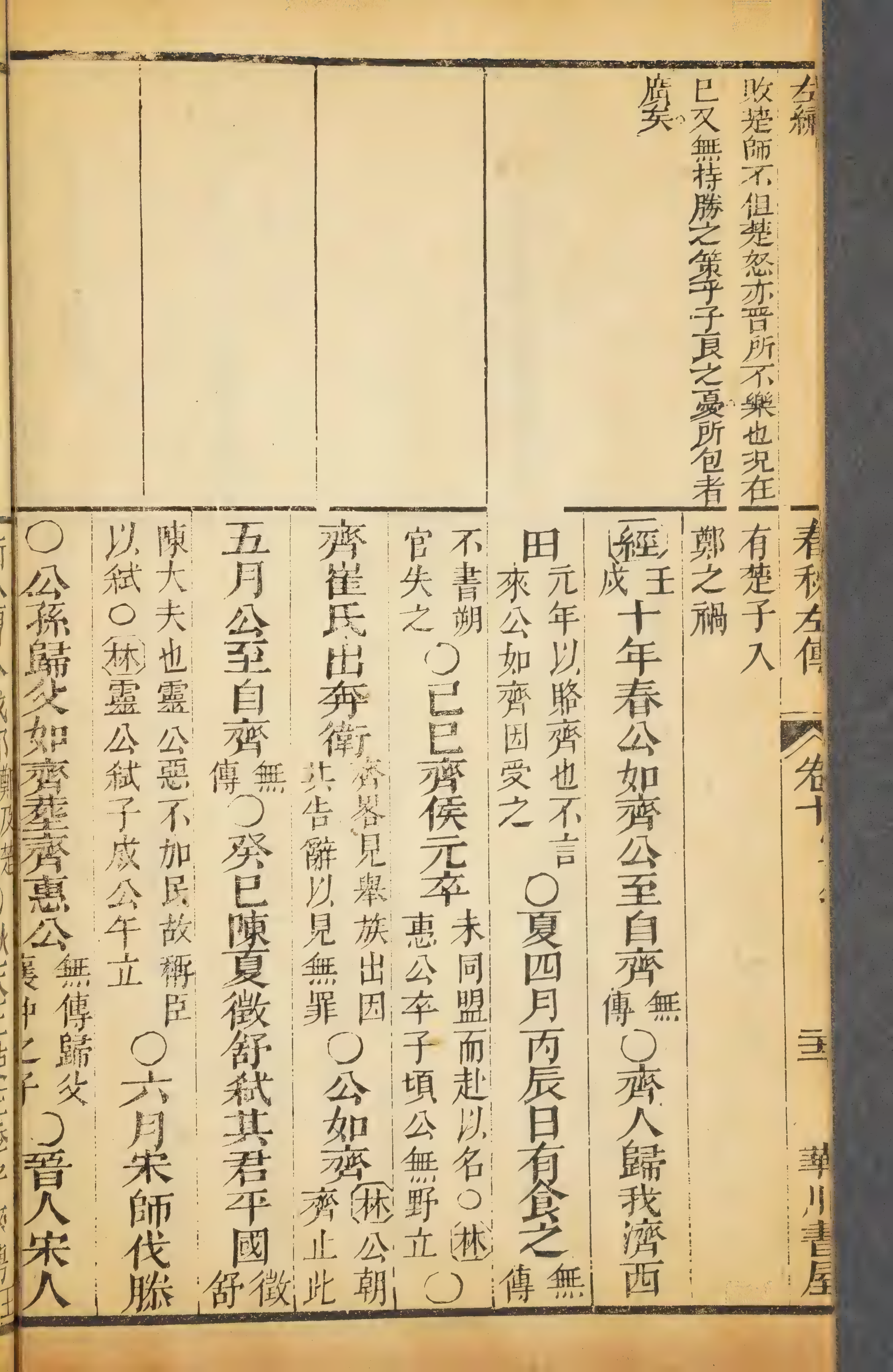
管閑事者前有洩冶後有國佐危行言孫殆指此等而言耶

其事在前其文在後此處忽然著此一筆亦奇

子良知之而無解于國災一人之憂不敵國人之喜也惜哉　晉救鄭而鄭獨

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藏衵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多辟匹亦反立辟婢亦反）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



敗楚師不但楚怒亦晉所不樂也況在巳又無持勝之策乎子良之憂所包者廣矣

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王成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林〕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齊崔氏出奔衛齊畧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公如齊〔林〕公朝齊止此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弒○〔林〕靈公弒子咸公午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

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林周聘止此○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林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故自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齊林宣公聘齊止此○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旣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林齊魯之交自是疎矣○饑無傳有水災嘉穀不成○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公比年朝齊故

崔杼之逐。特恨其不終耳。然在此時固無可罪者。此即不逆其將來之意。曰守臣某。則固當告以名矣。曰崔氏。雖見無罪。于禮亦有闕。書法固兼此兩意。

只註兩字而詑異聲情不啻自其口出。妙筆正不在多。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杼音杵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姓下某名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恩好不接故亦不告

○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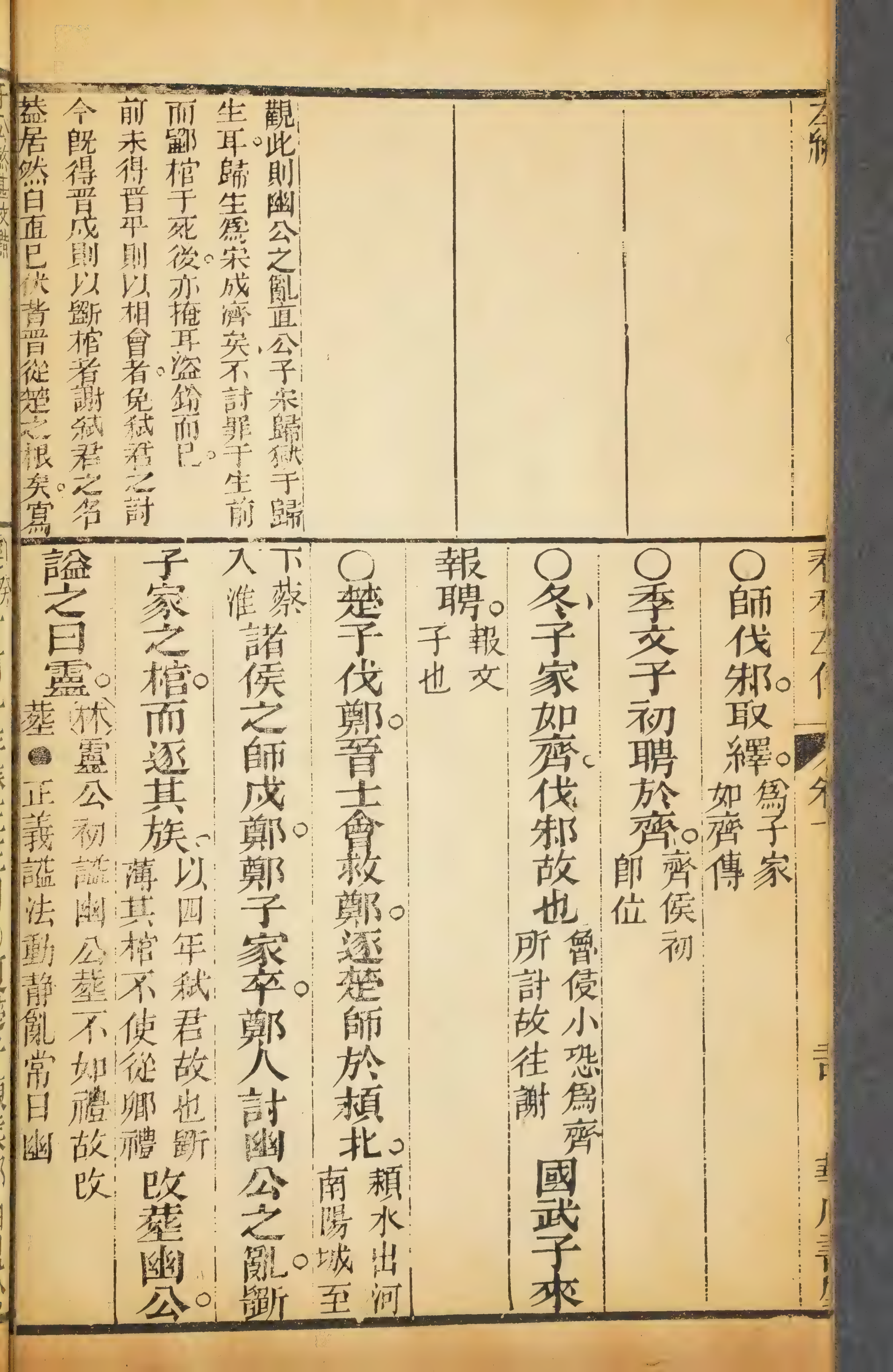
前篇寫其事此寫其言前三人合寫此分寫益其淫愈彰其戲愈甚直畫出他肆無忌憚來不如此不足以死云也以君爲主故對寫中有輕重筆法在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謔亦虐矣徵舒病之不堪○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年大無嫌是公子盍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女音汝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聊復爾耳而還

○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于劉



觀此則幽公之亂直公子宋歸獄于歸生耳歸生爲宋成齊矣不討罪于生前而斲棺于死後亦掩耳盜鈴而已前未得晉平則以相會者免弒君之討今既得晉成則以斲棺者謝弒君之名益居然自直巳伏背晉從楚之根矣寫

○師伐邾取繹。爲子家如齊傳

○季文子初聘於齊。齊侯初即位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弒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謚之曰靈。〔林〕靈公初謚幽公葬不如禮故改葬●正義謚法動靜亂常曰幽

于公然甚狡黠

經 癸亥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林注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尋楚莊以覇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無傳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欑函狄地○欑才端反函音咸 林注楚方倡義于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 丁亥楚子入陳 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林注楚入國書爵始此先書殺後書入予楚以討賊之義也不以利陳累莊王 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 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也

一筆寫盡末世放尤心腸口角又可見當時只論兵力于懷遠以德伐原示信者直有一蟹不如一蟹之嘆也

詳城沂事却著侵宋待郔兩筆于首見令尹之獨斷無失也最是襯托妙法極表孫叔之能乃楚莊之所賴以成霸功者耳

三句挽提慮事量功命日乃所謂慮事也兩句六平中八句應量功三句

讐內結強援于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于時陳成公播蕩于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夏楚盟於辰陵陳鄭服也 傳言楚與晉狎主盟

○楚左尹子重侵宋 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 王待諸郔 郔楚地

令尹蔿艾獵城沂 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獵力涉反●世本以艾獵爲叔敖之兄非 使封人慮事 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計功○慮一音力於反廣雅云無慮都邑也●正義

句應命日末句揔結極簡老文字其詳畧伸縮變化有法如此

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計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也 以授司徒 掌役 ○司徒、、○、、○ 量功命日 命作日數 分財用 ○財用築作具 平板榦 ○榦楨也 ●正義曰板在兩旁鄣土者榦牆之兩頭立木平之者等其高下使城齊也 稱畚築 量輕重畚盛土器 ●正義築築土之杵 程土物 為作程限 議遠邇 ○均勞逸 略基趾 ○趾城足略行 具餱糧 ○餱乾食也 度有司 謀監主 事三旬而成、、 十日為旬 不愆於素 、、○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

得机

○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 ○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 秋會於欑函衆狄服也 ○ 是行也諸

左繡

拈一勤字分出得失兩項又引古抉進一步極小文字筆意無不老到

收勤字又我德字兜裹有法

何句爲求字解嘲耳却自說得好聽

此是左氏第一首諷諫文字明主可以理奪然最苦是老實說道理非板即腐聽之使人瞌睡欲落床如此文若只講討名貪歸之失反之之得亦有何味看他全借譬喻簸弄生姿作態風趣無窮此爲諷諫之上乘國策之開山前人稱莊周善爲誠諧寓譬之說似此筆妙恐漆園亦走且僵也

兩喻雋妙不必言妙在前後兩問兩荅都作一波一折風致以一色筆墨合成

大夫欲名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四字宕下活）勤則功繼之●補 正言往而會狄 詩曰文王既勤止 詩頌文王勤以創業 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 十年夏徵舒弒君 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正義曰氏猶言家也 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 因縣陳 滅陳以爲楚縣 陳侯在晉 靈公子成公午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將縣陳噛過遠自已）

左章法好議論又須得襯托耳

楚子縣陳是一件極便宜事却不知爲世口實正在于此起手陳入無動儼然無甚窒礙口氣轉諸渠門居然釁罪致討作爲皆是特特寫作堂堂正正爲下文回字一笑也妙絕

前段從正意引入又將正意申說後段只將喻意一點便在正意已盡于前也用筆伸縮入化接落乃很斷嘆最解頤會心神理吹毫欲活矣

亦不須此句也絕倒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正義曰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猶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爲左拒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云使隨人守舟蓋楚私屬不以告耳女獨不慶寡人先爲下起語作勢何故對曰猶可辭乎辭以自解乎林言尚可有王曰可哉先作一揚伸言楚之不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俏說得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而奪之牛趣絕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蹊徑也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好頓跌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

居錫周曰喻者愈也謂其較勝于正意觀托得正意醒也若喻意不如正意不如無喻矣○伐陳入陳縣陳封陳絹針密縷不走一絲

厲之役前不正叙後則從處提掇為來與東雲見鱗西雲見爪相似亦左氏之變調也　連下文作一篇讀逃歸伏下兩祉句未得志伏下懷怒句受盟伏下人盟徼事伏下不能事故事君無一間筆

趣語蔦生

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趣絕○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于懷乃復而還之為愈于不還○儕仕皆反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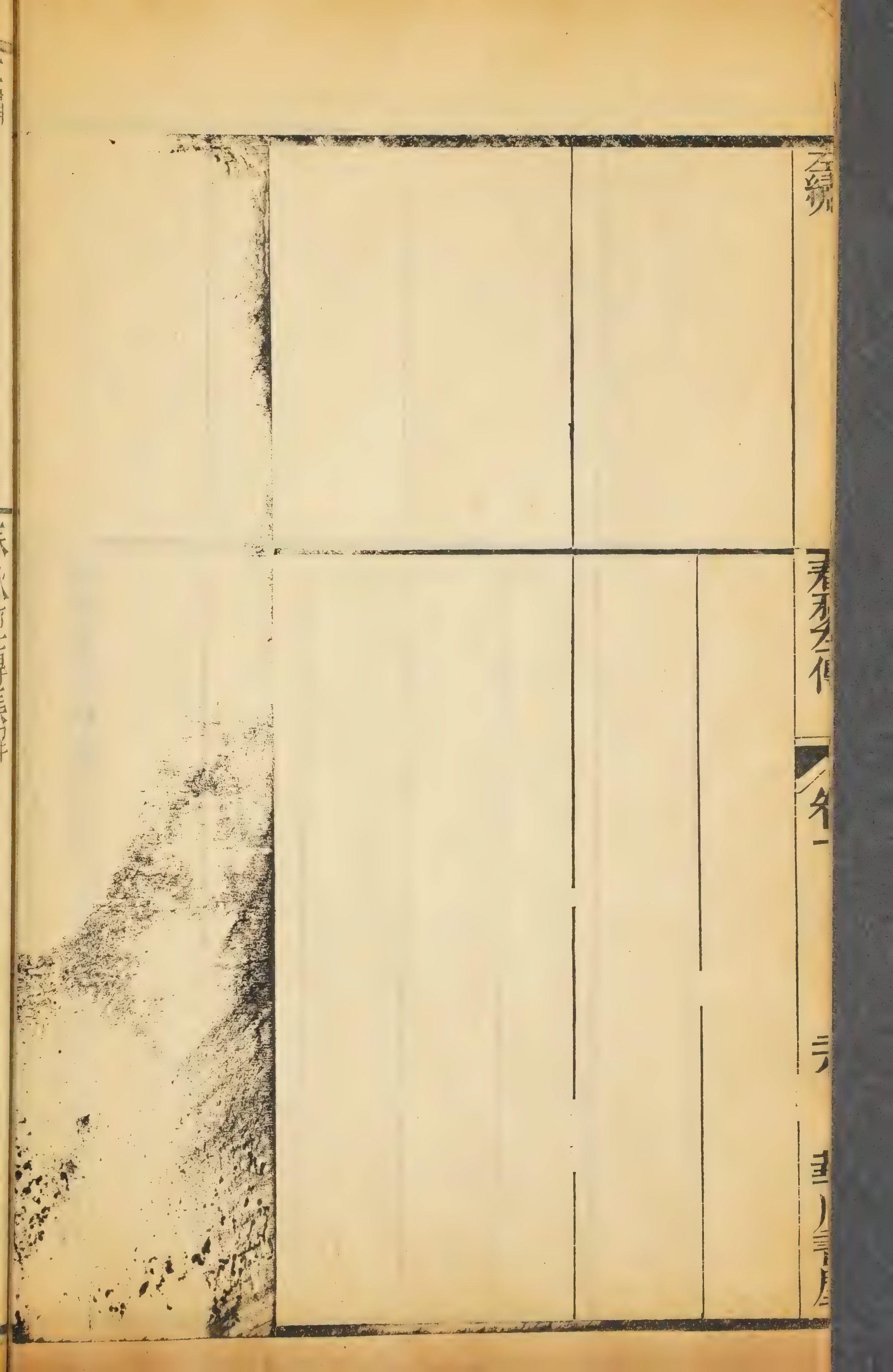
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正義曰討夏氏鄉取一人歸楚而成一州故謂之夏州 帶補有法○ ○此只輕住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書有禮也 ○役其縣陳本意今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得禮

只數句寫出鄭伯無一無可以求一此一

○厲之役鄭伯逃歸 事在六年○林傳所謂楚人伐鄭取平而還也 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徼事于晉 亦上下開振語 為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徼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

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畧壤與伐遂稱厲之
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錢塘范允祓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巽皐

男　馮張孫近滿
　　　翼孫念詒
　　　元孫思廕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宣公下第十一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又徼事晉故○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鄭地○邲扶必反一音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兩事接連皆爲鄭
戰作引陳鼎彼觀了別入一篇妙文

弼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正義曰此年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爲宋邑也傳稱師人多寒十一月今之九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於淸丘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淸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杜書人同盟猶日人自爲盟也書法如惡曹鹿上中國又無霸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背淸丘之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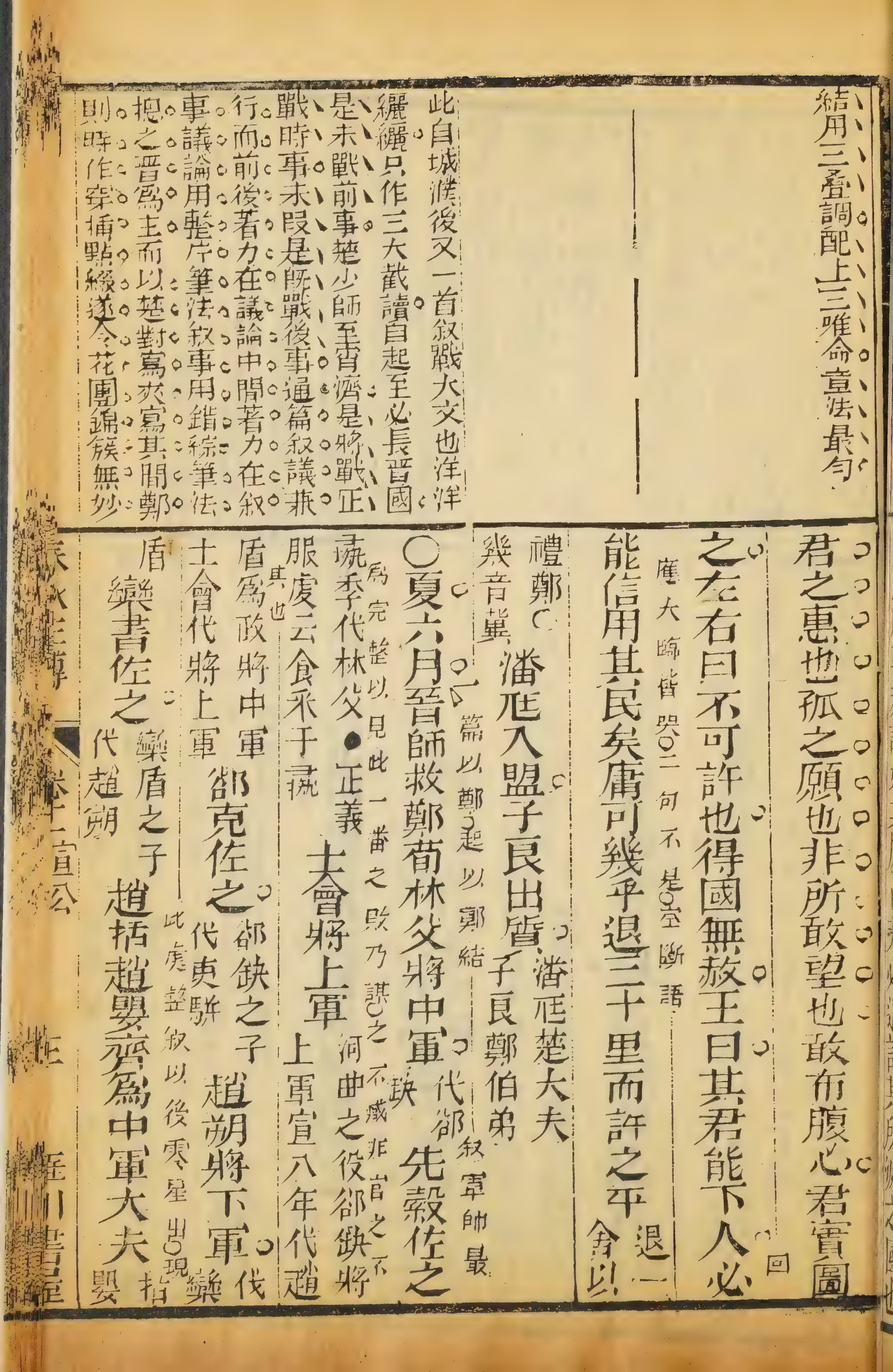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

妙在字字有趣鄭人許平虧了自已一篇妙文妙在字字可憐筆端變化直如如何之樹隨刀改味也

許平全以下人爲主下人不但指肉袒牽羊看他一篇之中低頭伏罪仰面乞憐爲得情辭悱惻悲鳴動聽楚莊英雄不覺入其元中矣以一唯命領兩唯命先將俘臧兩項說絲巳自死心塌地然後將若字一轉輕輕說個使改事君切又以非所敢望連忙縮住不作十分希冀而聞者自爲之平心解顏文到至處哀樂皆能感人連讀兩篇致味各別其詠陶謳舞則自一耳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陴音皮僻普計反倪音詣●正義曰俾倪者看視之名釋名云城上垣曰陴于其孔中俾倪非常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爲退師而見繕脩之刻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丙退師唐云入字布景入妙事勢至此國誰之國也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逵方九軌曰逵○說文作馗云九逵道似龜背故謂之馗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爲臣僕曰孤不天不爲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伏下改事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也翦削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照受盟辰陵徼福

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 正義曰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若其存鄭則四君祐楚故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 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 正義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蘓氏沈氏以爲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 按此說亦未確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豈止於此况誰非小國誰非先屬何必權庸愚意不過遜言比于楚九縣耳若從滅國說來與不泯其社稷不合補正傳氏亦云時楚適有九縣故鄭願得比之服事恭謹如其屬邑非必追記其所滅之國也



結用三叠調配上三唯命章法最勻

此自城濮後又一首叙戰大文也洋洋纚纚只作三大截讀自起至必長晉國是未戰前事楚少師至胥濟是將戰正戰時事末段是既戰後事通篇叙議兼行而前後着力在議論中間着力在叙事議論用驚斥筆法叙事用錯綜筆法總之晉爲主而以楚對寫夾寫其間鄭則時作穿插點綴遂令花團錦簇無妙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麾大臨皆哭○二句不是空斷語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幾音冀

○夏六月晉師救鄭一篇以鄭起以鄭結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叙軍帥最爲完整以見此一番之敗乃謀之不臧非旹之不其也彘季代林父●正義服虔云食采于彘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宜八年代趙盾爲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趙盾之子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嬰此處整叙以後零星出現指

左繡

不孫也

首段又分四節除整飭軍師外都層層頂接首桓子欲還士會極言其宜退次先縠中軍佐濟荀首極論其師殆次韓厥分惡濟師伍參勸王君勿逃臣次鄭使加晉語承欒書指破鄭以我十而以荀首斷同括趙朔斷欒伯結之大抵前重隨武論晉師宜歸後重欒武論鄭使難信而中間夾寫楚北師鄭如晉一承上一起下分明以二武之論包絡兩頭也章法絕佳

中段獨分六節如師更對爲一鬭致師相逐爲一逼二憾皆往爲一挑驟寫中軍合戰是敗績正位分寫上軍下軍是敗績餘波各各成片寫來却兩兩交錯

[illegible]

齊皆趙盾異毋弟 至戰時却只寫一桓子與楚盤敘三軍後只見一楚子司馬車經落筆小心步步慎之矣 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 韓厥爲司馬韓萬玄孫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勦初交子小二反 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 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服云間也正義曰今人謂尾裂龜裂皆爲釁既有間隙故得爲罪也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言征伐爲有罪不爲有禮 下四字分承此二字總承後以又 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

晰之文。末段只分兩節文本以晉爲主而爲救鄭故敵楚一節寫楚告成從對面作收筆一節寫鄭輯亂從來脈作收筆不收晉而晉在其中與韓原之斷先君同是別行一路之法但面貌各別耳然而匪夷所思矣。

看來城濮篇善用開法見縱擒之奇此篇善用轉法見頓折之妙起手本爲救鄭出師而聞楚及鄭平一轉而桓子欲還士會亦言楚歸而動二轉而彘子以中軍佐濟荀首明指此師之殆韓厥欲分惡同罪三轉而師遂濟師則竟與楚遇矣而楚聞晉濟四轉而王欲還伍

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讟徒木反此兩項用整對下兩項用參差只一節中章法政有經矣經常也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井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蹹徒臘反識申志反一音志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補正傳氏曰言楚分其三軍爲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百官

左繡

參欲戰令尹弗欲五轉而王告北轅亦管以待加其言晉必敗楚必勝矣六轉而鄭使如師彘子必許其言又楚必敗晉必勝矣七轉而欒書極論楚不可克鄭不可從則二武之見始終一轍萬無決戰之理于是楚如晉而曰豈敢求罪于晉晉對楚而曰豈敢辱候人分明漸打和局雖彘子憎諂趙括更對而楚子求成晉人許盟以干戈至者竟可以揖讓歸幾疑郊戰何緣復合看他索性將盟有日矣竭力一縱忽然再轉變過來八轉而樂伯致師晉人逐之然鮑癸止而免矣九轉而魏錡請戰楚人逐之然潘黨亦命去之矣十轉而趙旃名盟楚王逐之然因喪雖失亦棄車而走林矣此時晉非有倫楚甫求成偏師游戲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勅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竝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揔提總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順承若之何敵之不可敵倒煞觀釁而動此左氏定法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扳板說來忽用開宕之筆自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生動可喜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

勢在得已乃十一轉而晉俱挑釁軘車逆矣十二轉而楚俱陷陳疾進師矣曾不一晌勝敗立決使讀者亦出于意外而行文轉變亦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末已也十三轉而先寫左拒逐上軍脫扁拔旆反以數奔誚大國十四轉而補寫右拒逐下軍抽矢納房杢以入子載尸還滿盤敗著唯此差強人意而卒無如宵濟有聲之竟以敗歸何也十五轉而楚告成功一邊寫得光彩一邊分覺敗壞不堪十六轉而鄭殺估亂一邊寫得精明一邊愈見優柔不斷槐之未戰前作許多轉變如叠嶂層巒既戰後作許多轉變如幽溪別浦放翁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未必有此步步引人入勝也豈非絕世奇文

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 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汋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汋音酌鑠舒若反 耆昧也 耆致也致討于昧○耆音旨 武曰無競惟烈 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 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 ○此段文逐字傾承章法與上段變 彘子曰不可 ○彘子先穀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 ○亦用叠句 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 ○動宕之筆與上段配 ○壞事在後不設備耳 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 夫非丈夫 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 ○此處數語故自激昂可愛 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 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 知莊

通篇雖分三大截十六轉看其實以盟有日矣句爲一大關鍵乃通身轉捩處也自桓子欲還至晋人許成中間雖作幾番頓折却已首尾一串自此以後便筆筆作戰鬬之勢你來我往你往我來遂至不可收拾而揔此一筆爲之傒忽幻化也吾擬以分風劈流不知許大神力　楚之懷詐晋之受欺勝敗全伏于此四字中文郎以此作通身樞紐奇絶

文要步步聯絡如士會觀釁而動接林父楚歸而動說下先縠不可接士會可也說下荀首此師殆哉接先縠成師以出韓厥四罪接荀首必有大咎說下以後步步啣卸皆此一法

文要各成片段如楚子北師作提筆下

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補凡執事之人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兌兌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爲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補正傳氏曰將帥之貴于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

便以南轅北轅點綴映發而次鄭次管恰作首尾其餘自士會觀釁而動以至楚子不爲京觀全篇結構分之皆可作一首小文讀也

文要兩兩相對北師叚叙楚三軍與叙晋三軍對飲馬于河與及河對聞晋師旣濟王欲還與桓子語對令尹語與隨武語對伍參語與彘子語對南轅與中軍佐濟對言于王與知莊語對改乘轅與韓獻語對次管以待與師遂濟對咀華評云爾益如此則夾叙處方令上下有情也

天屈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爲凶不行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爲明年晋殺先縠傳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分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

引還起遂濟結頓住邊換頭另叙叚落分明

欲

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沈音審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韻○語○韻○事○寫○得○目○無晉人△參甚△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參七南反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語帶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回車南鄉旆軍前大旗○風○趣○與○舟○中○之○指○大○同數奔等前後○相映成章法楚之必勝先于晉人口○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也愎很中透出晉之必敗○又于楚人口中○透出後文○大局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

夾敘鄭使一段前顧救鄭後照分鄭乃此交一篇之脈絡

一段歷落生動重重疊疊直寫出楚君一團精神夾文亦精神百倍　十字只

已于前路一一提明故後不更作陪也

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此節以此句爲主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亦作小歇再敘晉師遇接師遂晉師在敖鄗之間濟夾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鄗苦交反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承繼也楚師必敗戌雖律反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二武都從楚不可勝說入而筆意全別故妙不

左繡

作虛字連下之筆不必解作曰字上兩疊用于字下兩疊便一用以字一用曰字變換可見其君作頌筆却以在軍作對兩無日不討兩訓之一申儆之一箴之長短參差中自有整齊之法在

文要賓主互用此篇寫晉敗于邲當以晉爲主而佐則剛愎不仁帥亦師無成命楚則莊爲君敖爲臣連發八亦都是好帮手晉豈得而敵之故文于前半詳叙晉亦叙楚而楚之勝勢已奕奕于晉入口中中間晉楚連寫而筆意已漸注于楚至末便純寫楚子深得止戈爲武之意直與起士會欒書語相應前則由主入賓中則賓主對寫末則反賓爲主章法神化錯綜非後賢所能彷彿也

則禍矣

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又承上二意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亦只申說上句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正義楚世家云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煦立是爲蚡冒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按杜註文十六年傳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篳路以荊竹編車藍縷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亦申說上句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

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

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補正傳氏曰廣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戎戎車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補正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有百人故曰一卒一卒之外又有餘卒二十五人爲承副其數如偏法之有兩也右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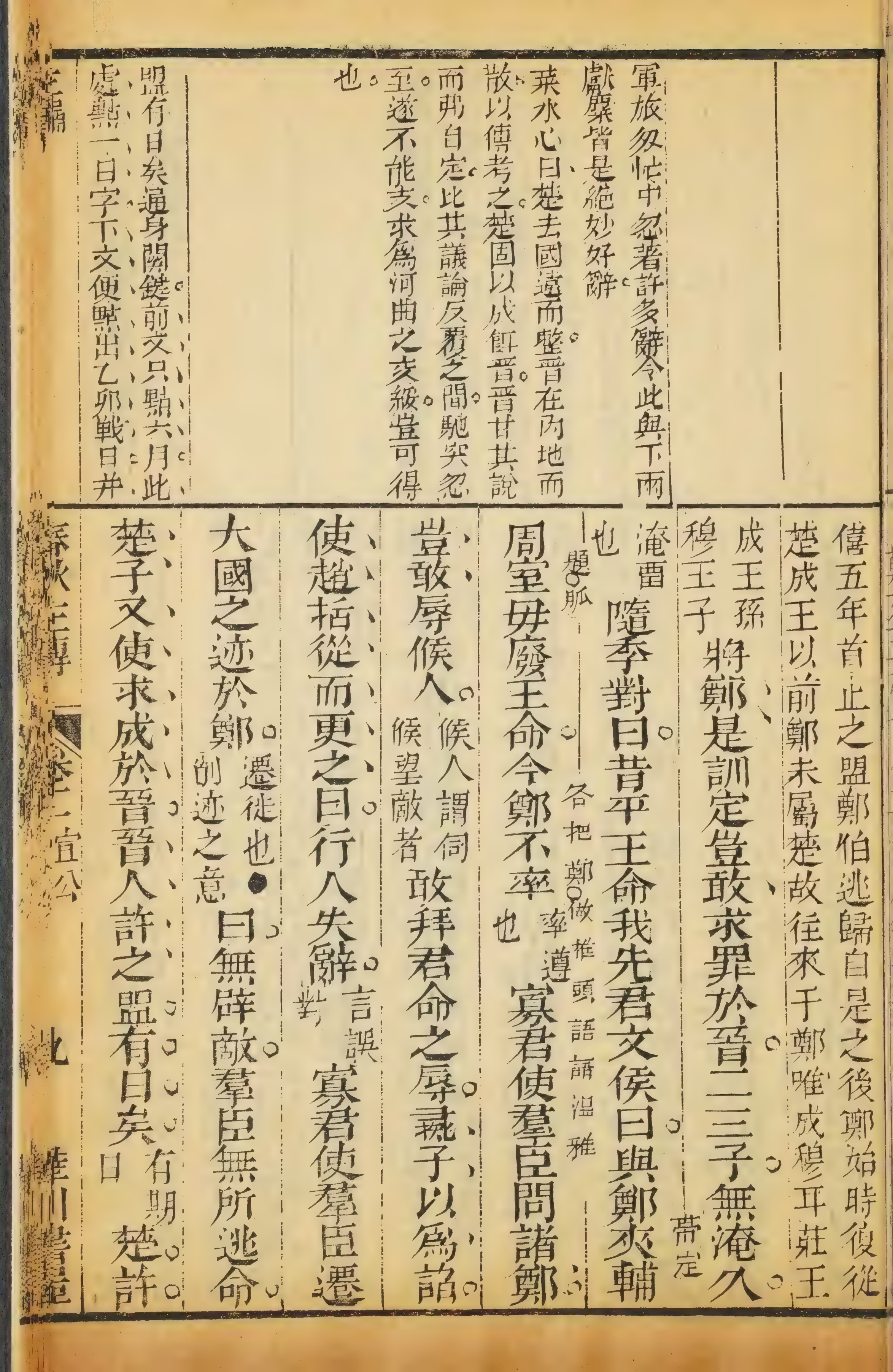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正義曰內官親近王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特更也以待不虞○○亦以也○序○次○調○作宿○筆○○

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爲楚

一大段後更作三小段以伴之濃淡相間最有章法

以上是議論以下是叙事都兩邊湊緊此一節却兩兩作放開之局如山之過峽處文氣賴此一寬也

入所崇貴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此等　此段以此句爲主　不過寫作聚訟築室先景于水文無甚輕重也　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　得屬服鄭　應上大咎忽用簡筆　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　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　徒黨也知音智荀首後爲知氏　趙莊子曰欒伯善哉　莊子趙朔　實其言必長晉國　欒伯武子　遥接汝管以待來　實猶克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克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　楚少宰如晉師曰　少宰官名　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　閔憂也　閔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　二先君楚成王穆王●正義曰莊十六年楚師伐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



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自是之後鄭始時役從
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往來于鄭唯成穆耳莊王

成王孫
穆王子
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帯定
淹留
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也
題脈
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也
各把鄭做推頭語語溫雅
率遵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
候人謂伺候望敵者
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
言誤對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遷徙也
刷迹之意
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有期
楚許

軍旅匆怯中忽著許多辭令此與下兩獻麋皆是絶妙好辭

葉水心曰楚去國遠而整晉在內地而散以傳考之楚固以成餌晉晉甘其說而弗自定此其議論反覆之間馳突忽至遂不能支求爲河曲之支綴豈可得也

盟有日矣逼身關鍵前文只點六月此處點一日字下文便點出乙卯戰日并

左綉

後文日中日入夜字昏字宵字都從此而伏精絜至此

敘致師忽用排調先總領一筆次分三段後總結一筆尤妙在詳敘其言而畧敘其事既極鋪排又極簡括真妙文也凡以議論代敘事者其法盡出于此

文要整散相配前路都用散敘致師忽用三排到後半分敘三軍于中軍先濟則曰舟中之指可掬也于上軍不敗則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于下軍偏勝則曰吾不可以苟射故也恰與前三段遙遙互映議論結構天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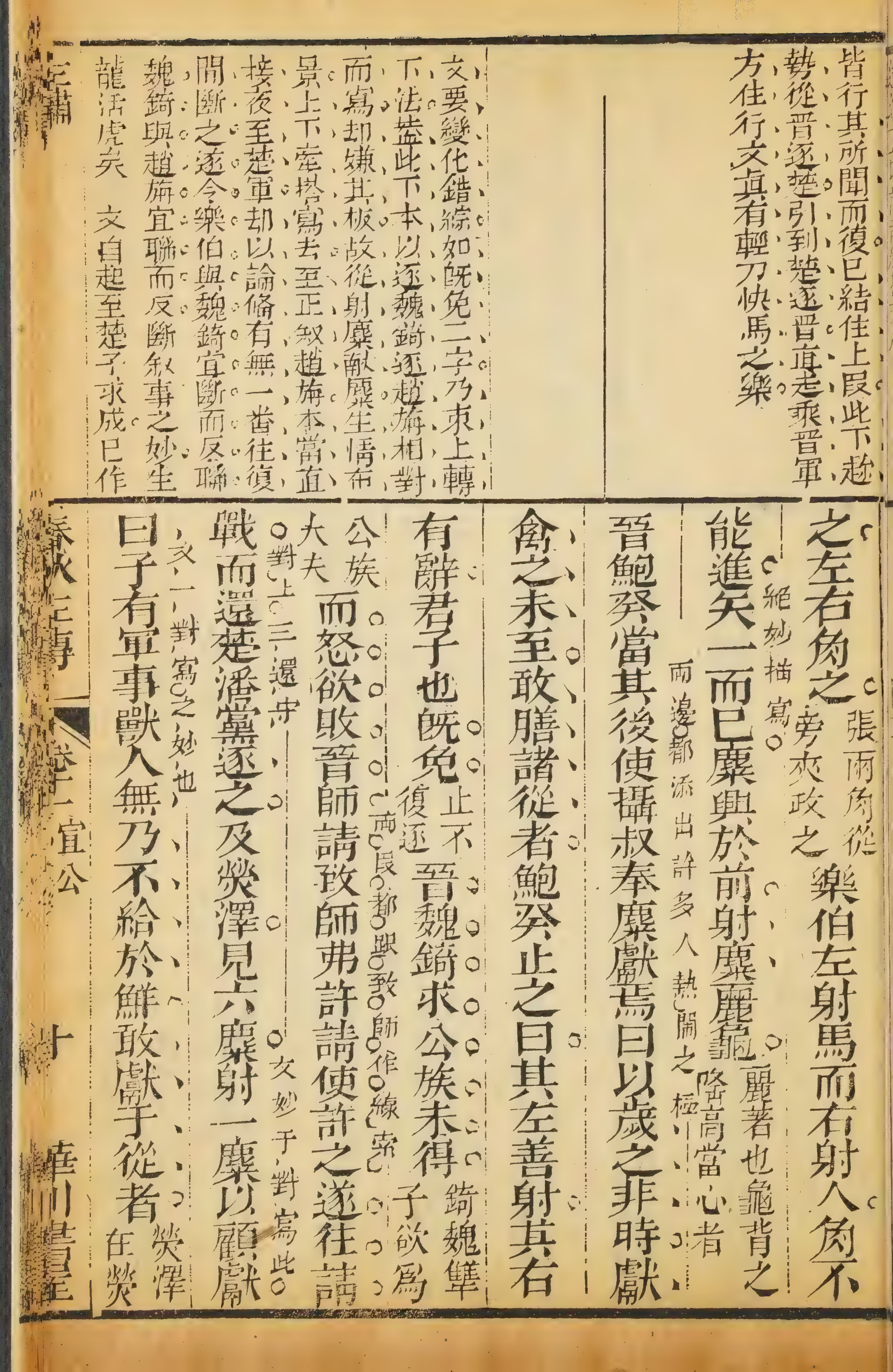
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 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帥 ●正義周禮環人掌致師鄭云致其必戰之志蓋致已欲戰之意于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也挑彼晉師故曰以致晉師

總提

此三排尤散中著聲之最易見者

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靡旌驅疾也摩壘近也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 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菆側留反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兩或作裲力掌反或音亮掉徒弔乃較二反●正義飾馬者謂隨宜刷刮補正鄭氏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騶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而示閒暇之意亦在其中矣 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折馘斷耳 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

總結



皆行其所聞而復已結住上段此下趂
勢從晉逐楚引到楚逐晉直走乘晉軍
方住行文眞有輕刀快馬之樂

文要變化錯綜如既免二字乃束上轉
下法盖此下本以逐魏錡逐趙旃相對
而寫却嫌其板故從射麋獻麋生情布
景上下牽搭寫去至正敘趙旃本當直
接夜至楚軍却以論倫有無一番往復
間斷之遂令樂伯與魏錡宜斷而反聯
魏錡與趙旃宜聯而反斷敘事之妙生
龍活虎矣　文自起至楚子求成已作

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
能進矢一而已（絶妙描寫）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兩邊都添出許多人熱鬧之極）
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
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犨子欲爲公族大夫）
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而段都照致師作線索）（對上三還字）
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文妙于對寫此）（文一一對寫之妙也）
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熒澤在熒）

左繡

數番轉換然都兩邊各敘作者忽思變化多端何至一遍一層作尋行數墨生活遂陡然駕出中間一大段錯綜串互文字來極飛針走線之奇也

召盟許之下本當直接夜至楚軍因要插入論備一段文字遂將與魏錡皆命而往句縮入晉一邊來便趁勢將不敗先濟伏得一筆尋常講穿插者對此不免袖手低回耳　凡搃點之筆不于文前即于文後此皆命而往何却安在中間作束上起下之筆既作間斷又作聯絡妙甚

陽縣東新殺爲鮮見　叔黨命去之　叔黨潘黨潘尫之子　趙旃求

六得一言其不如楚

卿未得　旃趙穿子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

又同願盟有日矣一筆

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　獻子郤克

將前文作一提掇

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　乘猶登也　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徹去也

前不可備是倖勝此

彘子不可　不肯設備　士季

也勢帶點一筆今後文輕省獨不點下軍留于末段另寫皆錯綜法　此處不點下軍後則于中軍上軍兩番插點顛倒五行手段

對晉弗備故補敘在此然于後事則是倒註法蓋得此預先註明便知王乘左廣乃乙卯日申王見右廣乃是日入結處昏字宵字乃知戰了大半日灰線艸蛇在細心看耳

不可直是幸敗另一所用可慎

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帥將也覆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補正曰傳因士季語竟言之

中軍大夫

潘黨旣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

複一筆以進接爲另提既清晰又緊湊

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正義曰使已從人入壘以取俘馘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補正傅氏曰兵法車十五乘爲偏今用舊法而易其名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說舒銳反●郎詩名伯所說之說或讀脫者非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

文要提清線索首段自晉師救鄭至必長晉國詳于叙晉而楚師次鄭次管夾寫于中中段從少宰如師至王乘左廣詳于叙楚而晉人請使召盟夾寫于中一路都參差錯互而來中段後數行尤使人眼花撩亂得此兩路相對頭緒了然提束之妙此爲第一矣一段寫得如火如錦疊紙上亦業業在

爲右 楚王更迭載之故名有御右 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 軘車兵車名○軘徒温反●服云軘車屯守之車 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 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薄迫也●正義詩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三代軍行皆前有此車鄭釋其義曰鉤車備誤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寅

風馳雨驟中刦閒以引詩引軍志寫孫叔縛有儒將風流不作傖父面目

前文多少起倒多少離合幾于急不得就此處忽然無端而來千載下猶爲之色然而駭何怪當局之手忙脚亂乎須知此段直從盟有日矣一氣趕出真神來之筆

交要部署安詳倉卒合戰固非一筆兩筆所得寫盡也看其將中軍先濟作一安頓然後另提筆補寫上軍再換筆補寫下軍而以餘師不能軍云云結之極忙亂事寫得極清楚全在段落煞筆提筆見界畫手法

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曰先良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奪敵戰心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 讀此右知前文伏筆之妙 一補下軍一 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兩手曰掬 筆聯絡妙此二句爲下兩段提頭章法整暇之極 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言餘軍皆移去 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 ● 正義晉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今中軍下軍在上軍之右者皆移唯上軍在也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 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 拒音矩下同 再補逐下軍一筆于上文爭舟爲帶筆于本段左拒爲陪筆于後文知莊子爲伏筆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 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 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

本綱

此段另叙上軍事又插叙楚不惟暗點日入令前文不漏亦爲若不夾入此段則不進必進一段文字便接殿卒不敗一連寫去不見斷續之妙也

文意從單騎卒奔而來故處處就車上點綴亦片段之法

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俞云前逐下

軍以丁丶罕無奔故此從上軍以上軍不動故

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補正曰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

前皆此意也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以乘左得勝故○正義曰桓八年傳云楚人尚左謂以左為尚此云先左乃先駕左耳覲上云右廣初駕日中乃授左廣則舊法先乘右廣今偶以乘左得勝因是常先左也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廣兵車●正義曰軍行則旆在軍前不是車皆有旆此蓋晉軍前載旆之車 楚人惎之脫扃 ○惎教也扃車上兵闌○惎其器反●正義曰扃蓋橫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坑則橫木有礙故脫之而後進●補正曰定四年管蔡啓商惎間王室解惎毒也傳氏曰言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拔旆投衡而出耳未詳 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 ○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旗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帆凡劍反本作帊音怕差於賣反●正義帆是扇風之名不帆風則車輕故得出坑也

晉人作吳語然是借此襯出殿卒不敗爲上軍畧見生色與下不可苟射爲下軍畧見生色同皆是暗暗爲士會欒書荀首出脫遙映前半篇議論以反射林父不知所爲爲綿裹針筆法也妙極矣

此叚接敘下軍事趙旃事頗可不敘而特詳之者葢以逢大夫尸子爲知莊子求子作引又表兩邊各有死亡爲二國暴骨作伏而趙旃魏錡前既皆命而往此處又須與廚武子再見一番不令偏枯也行文配搭要勻其法如此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林述晉師既出險乃顧楚人而慢之言我師不熟奔北不如爾大國數奔之習熟也 補寫前尾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 逢氏 逢音龐 謂其二子無顧 不欲見趙旃 顧曰趙傁在後 使老稱也 傁音叟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 表所指木 取其尸 皆重獲在木下 兄弟累尸而死 遙接工尹齊句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負羈楚大夫 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 廚武子御 武子魏錡 下軍之士多從之 知莊子下軍大

三句收束全篇楚軍于邲結次鄭次管晉餘師結中軍上軍下軍宵濟結中軍佐濟師遂濟一一結過下𥄉单收楚鄭作意前後論之詳矣

夫

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擢直角反廚

寫到未路乃愈見風致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旣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旣盡也●正義曰重不可舉者謂之不勝用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可勝旣乎言用之不可盡也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上軍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先敘事後述言下軍先述言後敘事變換好穀臣楚王子

及昏楚師軍於邲戰地至此點出與城濮篇例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屯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補正著此句見楚勝亦出于不

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重直勇言其軍囂無復部伍

俞寧世曰三是河字五點濟字是大關目處

文要收局嚴重加此大篇輕雋之筆須彈壓不住看此節鋪排七德味厚而色濃又與起士會桒書兩節妙交相應處處經營匠心

文要立言有體如此篇晉敗楚勝幾于亍楚奪晉今只叙楚不爲京觀並不十分誇耀而議無七德直句句自納敗鉠于扶晉抑楚之旨不啻如自口出也又

直用一二反輜側其反意所以甚晉之失也● 正義曰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君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邲也司馬法曰夏曰余車殷曰胡輦周曰輜輦又曰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夏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後世輦多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築軍營以彰武功 而收晉尸以爲京觀 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 文字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 又作武其卒章曰

林父師無成命罪無可逭若與剛愎不仁者同類並觀則意甚惜之故矢屬云師未能行令郤寄在別人口中而不知所爲只作敘事帶過未後詳寫楚告成功便奔反刺林父而今罪無所依舊替他出脫至歸于怙亂亦借斷石制者斷先縠不露出此入彼痕迹其手是非又毫無僭忒也傳世之文故與漫然涉筆者相去霄壤哉

咀華載其師陳召梅麓評趙茳分作九幅每一幅各有兩扇緊相對照其小註以晉師救鄭與楚子北師至次管以待相對爲一幅寫兩邊聞緊晉在敖鄗與楚少師如晉至盟有日矣相對爲一幅寫漸漸放開楚許伯致師與晉魏錡求

耆定爾功 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討致定其功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敎使天下歸往求安定 鋪普吳反一音敷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 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葢楚樂歌之次第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此武七德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

乎憑七項此句忽作串遞板中得活

右總公族至皆命而往相對一是楚來生事一是晉往生事爲一幅二憾往矣與乘廣三十至得其甲裳相對一是晉無備一是楚有備都寫到趙旃苦事佳爲一幅晉人懼與楚人懼至乘晉軍相對爲一幅是寫兩家忽然交鋒桓子不知所爲與工尹齊逐下軍至大國數奔相對爲一幅寫兩邊各自忙亂趙旃良馬與楚因知罃至不可苟射相對爲一幅寫兩邊各有虧損及昏楚軍于邲與晉餘師四句相對爲一幅寫兩邊各自收軍楚重至邲與秋晉師歸至使復其位相對爲一幅寫兩軍各自返國恩意九幅惟第一幅第五幅第八幅栽對天成餘則于本文未免割裂然工緻無以復過似此紀心點拗其偶所且暮遇之者故

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暴骨蒲卜反强其丈反而安人之亂以爲巳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于濫黨原以武軍京觀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雙提示子孫抱須留重著一武功字故重講武事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巳祀先君告戰勝輕帶京觀而示子孫妙放巾閙變化入妙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鯨其京反鯢五兮反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亦對一入○字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何以字配一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不○作飲馬于河矣傳言楚莊有禮知晉○此大○戰○卻○以○閒○事作結惟○鄭實階之

所以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

遂與

脩載其段落與當世共欣賞焉　愚好以整齊論古常恐千古無當今陳君實獲我心亦竊喜出門合轍矣

諫殺林父只以殺子玉相形不過舊話耳前添喜憂憂喜後添再克再敗中添

屬也　據此則鄭且不自保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 ○僕叔魚臣也子服不制也 ●正義曰入楚師言入此楚師于鄭國服虔云使楚師來入鄭是也分鄭國以半與楚以半立魚臣而已擅其寵也 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 ○言恃人之亂以要利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詩小雅離瘼憂也瘼病也爰于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 歸於怙亂者也夫 恃亂則禍歸之

○經○說○經○手法○最○多如此處便與詩作一問答者然○　○蓋又一○妙○筆○矣　主賓

○鄭伯許男如楚 爲十四年晉伐鄭傳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 ○貞子士渥濁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 在僖二十八年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 言憂喜失時 公曰

困獸猶鬬二四語便白新警非常標此以爲用舊文法以子玉爲此却嫌促非其倫故又另提林父作重賛之筆立言有法　无將若之何殺之說煞戲敗只作輕拖妙甚若將不當殺殺在何損于明下便是俗筆此用筆生死之別也

滅蕭傳傳楚莊之霸非傳蕭無守心也

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此處寫得透下文便不費辭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重寫此層妙甚則先縠亦可得以子玉例矣以此句作承上轉下樞紐妙法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

半■所以反映前半拊而勉之皆如挾纊然則托王之字下者正不必麥麴鞠窮目無河魚腹疾也而蕭之見滅宜矣楚之能滅蕭審矣

兩遂字相映一人之怒又不如三軍之感也明日蕭潰之速正應此乃兩截一串處　後半謬語雜肋之濫觴也寫來一何風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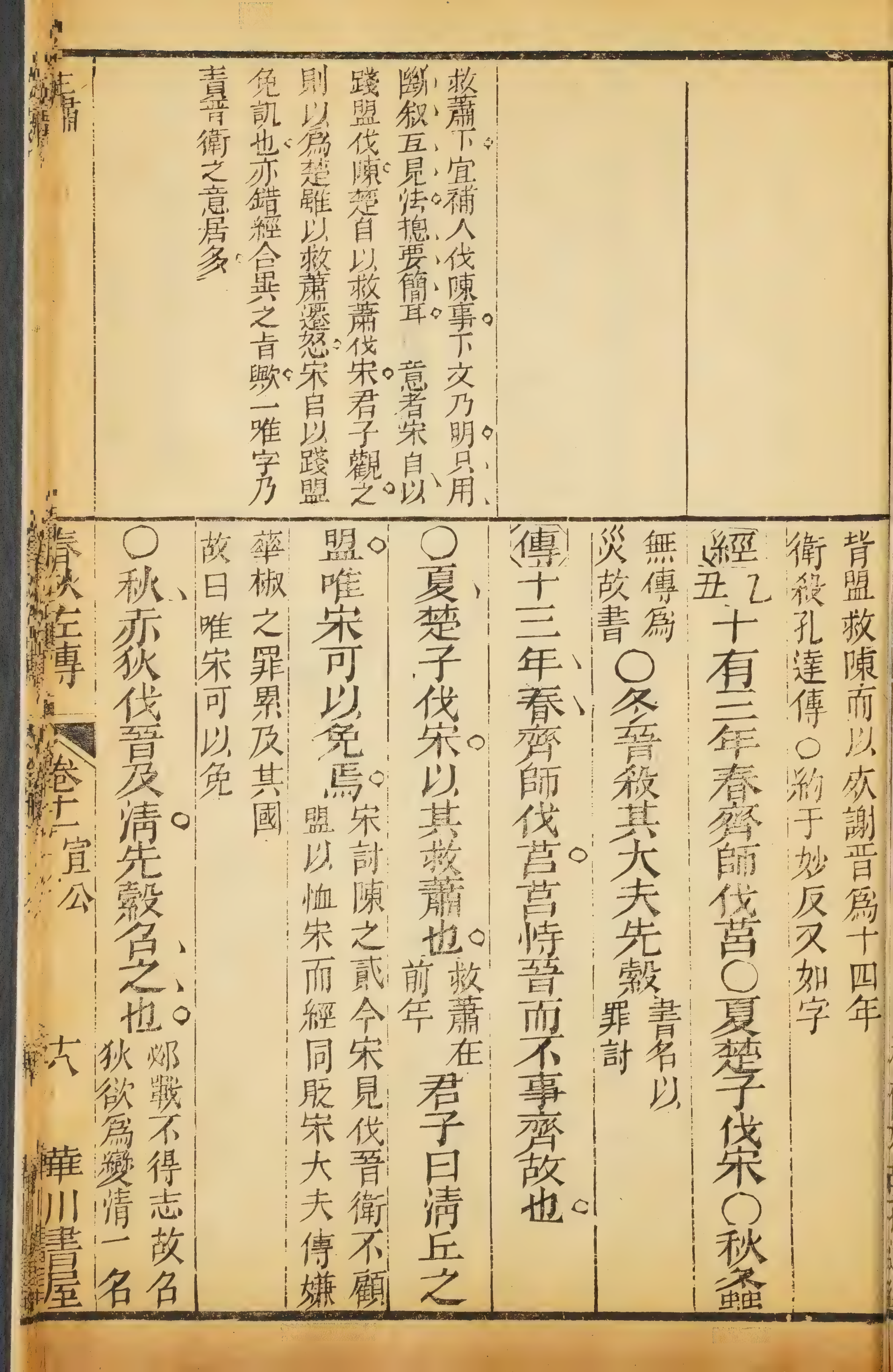
孫執升曰叔展不忘舊識隱語致意伐其國而矜其人猶是伯主之師非以友誼遂忘君事也

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補正曰二字衍●按下文乃補叙前事非衍文　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　拊撫慰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綿也言說以忘寒○纊音曠　遂傅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麴去六反鞠起弓反麥麴作酒之物芎藭藥艸之名　河魚腹疾奈何　叔展言無禦溼藥將病　曰目于眢井而拯之　無社意解

不實其言上承解經下起叙事一筆作兩頭關鍵左氏慣用之法恤病討貳是言先君約言是不實前伏後應無一率筆

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已出溺爲拯○胥烏九反若爲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胥井之入既避○兵又避寒○也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淸丘○原縠先縠●正義曰先軫或稱原軫縠蓋軫之後原亦其上世所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爲盟故伐陳○陳貳于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



救蕭下宜補入伐陳事下文乃明只用斷敘互見法總要簡耳　意者宋自以踐盟伐陳楚自以救蕭伐宋君子觀之則以爲楚雖以救蕭遷怒宋自以踐盟免訓也亦錯經合異之旨歟一唯字乃責晉衛之意居多

背盟救陳而以來謝晉爲十四年衛殺孔達傳○紛于妙反又如字

經　乙丑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無傳爲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縠書名以罪討

傳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名狄欲爲變清一名

取之正對名之說本欲名以敗國不知適取以自殺此妥與斷緊相呼應處

四字提得簡而脫將他處爲某盟故也對看便見其起法之變矣

連寫四我字所謂罪有所歸也凡作四轉讀一處一實一反一正罪字只于中間一點前云利社稷後云將誰任占却地步多少

清○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

原○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

謂乎○盡滅其族爲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前兩使人

坐○索

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

我○字接連說

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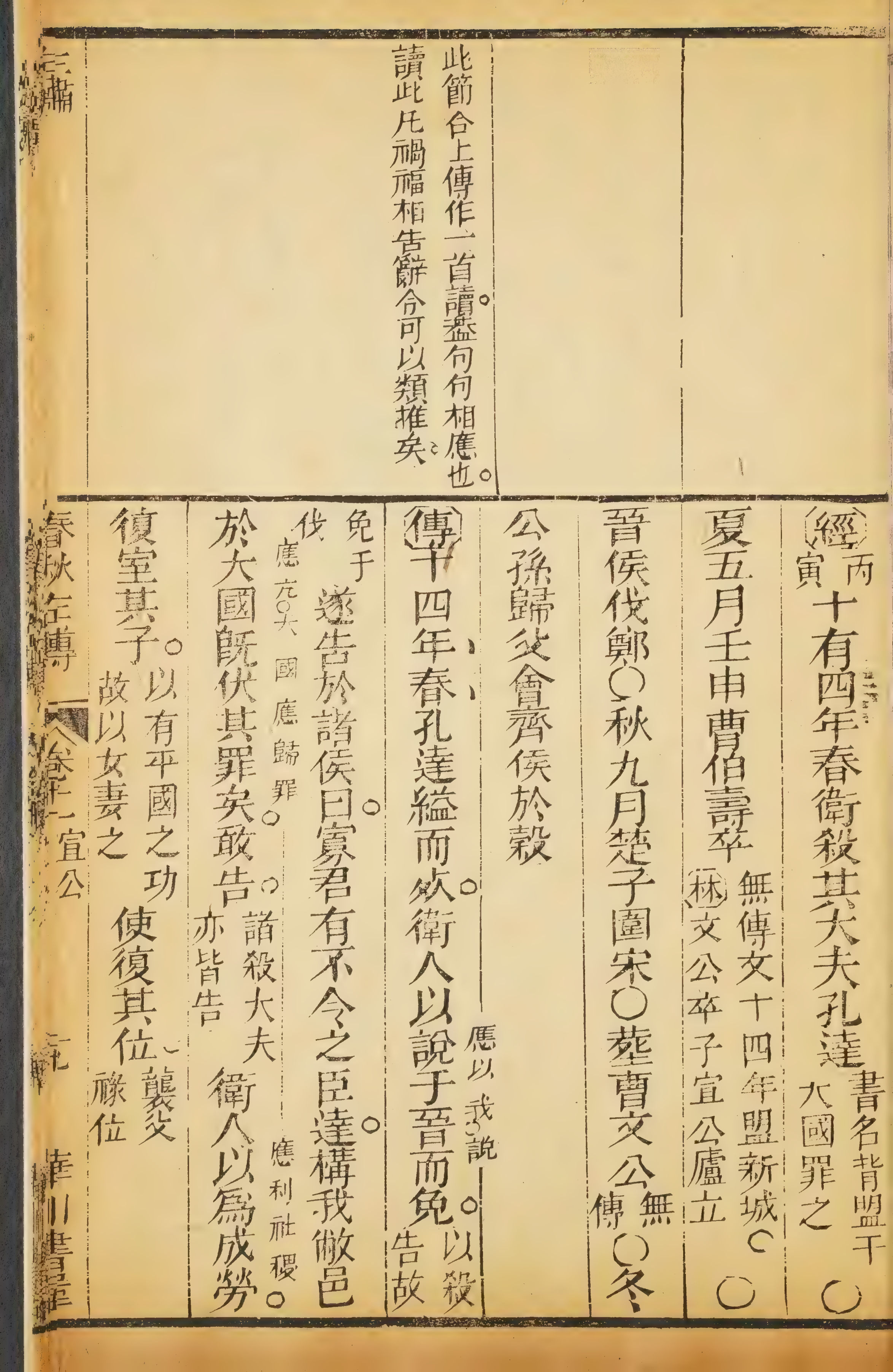
說如字又音悅

後兩○我字各開說

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按我則

大國自指晉宋爲晉討也

殺之○爲明年殺孔達傳



此節合上傳作一首讀盡句句相應也。讀此凡禍福相告辭令可以類推矣

（經）丙寅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 ○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 ○ （林）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

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 無傳 ○冬

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應以我說 以殺告故免于伐

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 應亢大國應歸罪 既伏其罪矣。敢告。 諸殺大夫亦皆告

衛人以為成勞。 應利社稷 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 使復其位。 襲父祿位

此寫林父復位後一番振作精神上二句是謀之事下二句是謀之意却將中行桓子之謀揷在中間以貫兩頭最是圓緊之筆此法益屢角而屢妙者也

末句帶叙然以有禮故召還則非爲邲故亦非謀晉故也言外見鄭未肯來之意作者于林父蓋不甚滿之矣

此爲第一首寫生文字寫得怒容可掬又不實寫他如何怒法只就袂上屨上劍上車上逐一添毫便令怒氣拂拂從十指中出奇絕　不惟楚子兩番說話蚤帶怒色并申舟及華元亦語語尤厲都爲末路蓄勢此篇法一綫處蓋筆墨真有臭味也

公子馮後無聞蓋已卒申舟口中解

○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正義曰耳目各舉一事而對以相反言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

分明尋事只輕帶

無字換不字其事已了俞云無者禁之

不皆可以不也

釋去矣妙筆　前提句即作叙事帶過云一也乃殺之亦帶議帶叙筆法非此簡捷郟能將全力歸併末段去耶

凡開手點題而妙者如鄭穆公卒是也至末點題而妙者如此處楚子圍宋是也起手之妙妙于後之照應有情結尾之妙妙于前之跌落有勢

而行犀申舟子以子　託王示必死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以我扎其邊鄙　是與亡國同　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投振也　袂袂也　屨及於窒皇　窒皇寢門闕　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補正部氏曰　寢門之外遠于窒皇蒲胥之市遠于寢門之外屨人進屨追而及于窒皇前此未及屨也劒入進劒追而及于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劒也車人駕車追而及于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蓋與師之速如此

猶勝于此間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

逐層推出所謂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者也樂不可極懷實敗名最是曲折明快之文

典則之文出以庯峭風度轉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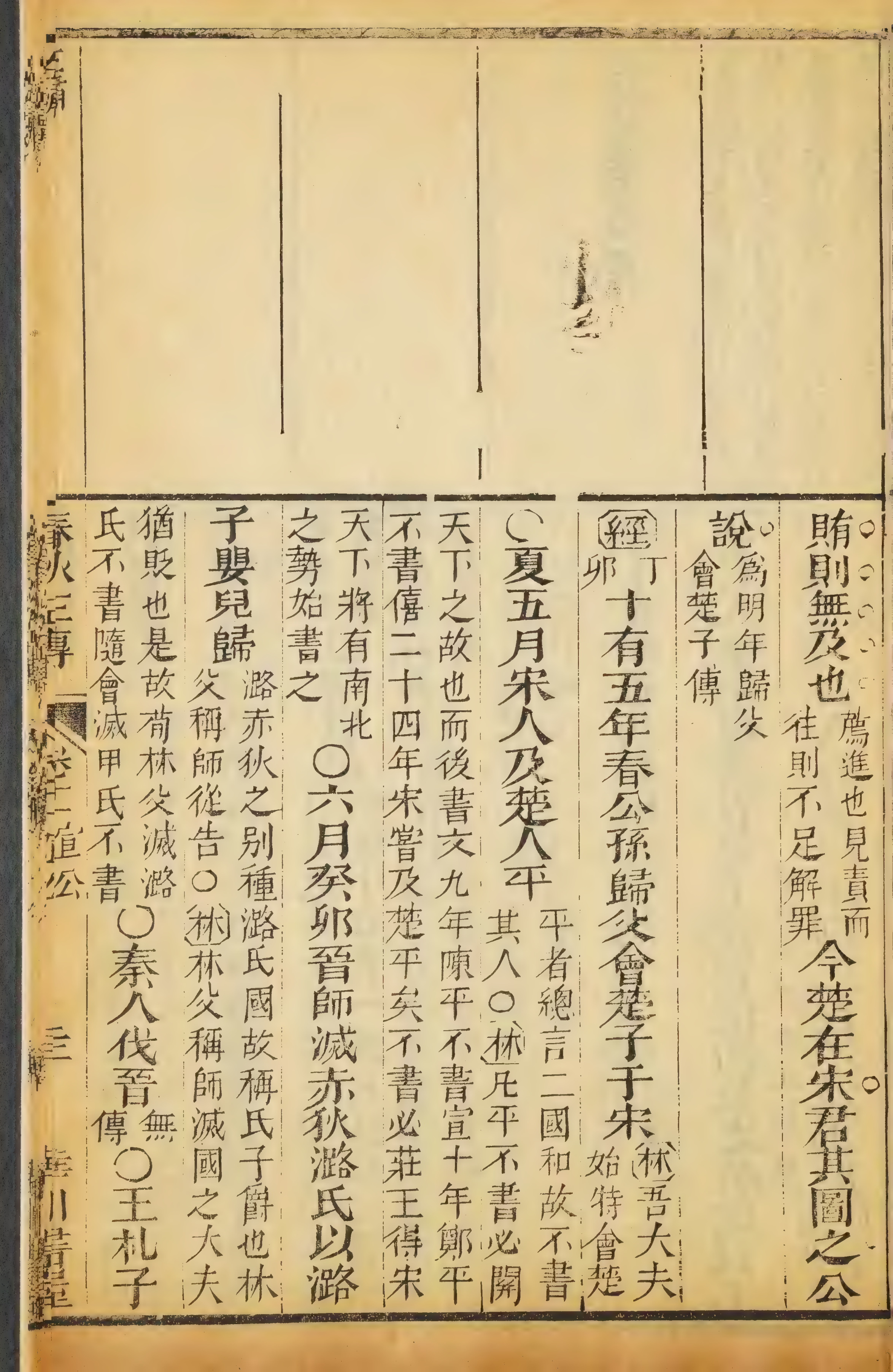
聘朝對說嘉淑加貨雙承倒應歸重薦賄也

謀其不免言謀尚恐不免實講後須得此鬆宕之筆

樂不思蜀者

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曰子家其正義曰樂謂樂居高位也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字懷思也又用頂針人亦謀巳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句法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于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于庭以答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于牧伯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則其來報亦備●據劉炫庭實加貨等皆就賓而言按照薦賄從劉說為長謀其不免也誅而薦



賄則無及也（爲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

說（爲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　丁卯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林 吾大夫始特會楚）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林 凡平不書必關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林 林父稱師滅國之大夫猶貶也是故荀林父滅潞氏不書隨會滅甲氏不書）○秦人伐晉（無傳）○王札子

此句原連上文之尾。

此篇傳宋及楚平事兩段以後半爲主。盍以解揚死不失信陪起無詐無虞也通篇信字作骨歸結在末二句起處叙伯宗諺語分明以晉君之不信跌出晉

殺召伯毛伯 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盖經文倒札字○札側八側乙二反 ○秋螽 無傳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傳無婁杞邑 ○初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冬蝝生 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蝝悅全尹絹二反劉歆云蚍蜉有翼者董仲舒曰蝗子 ○饑 風雨不和五稼不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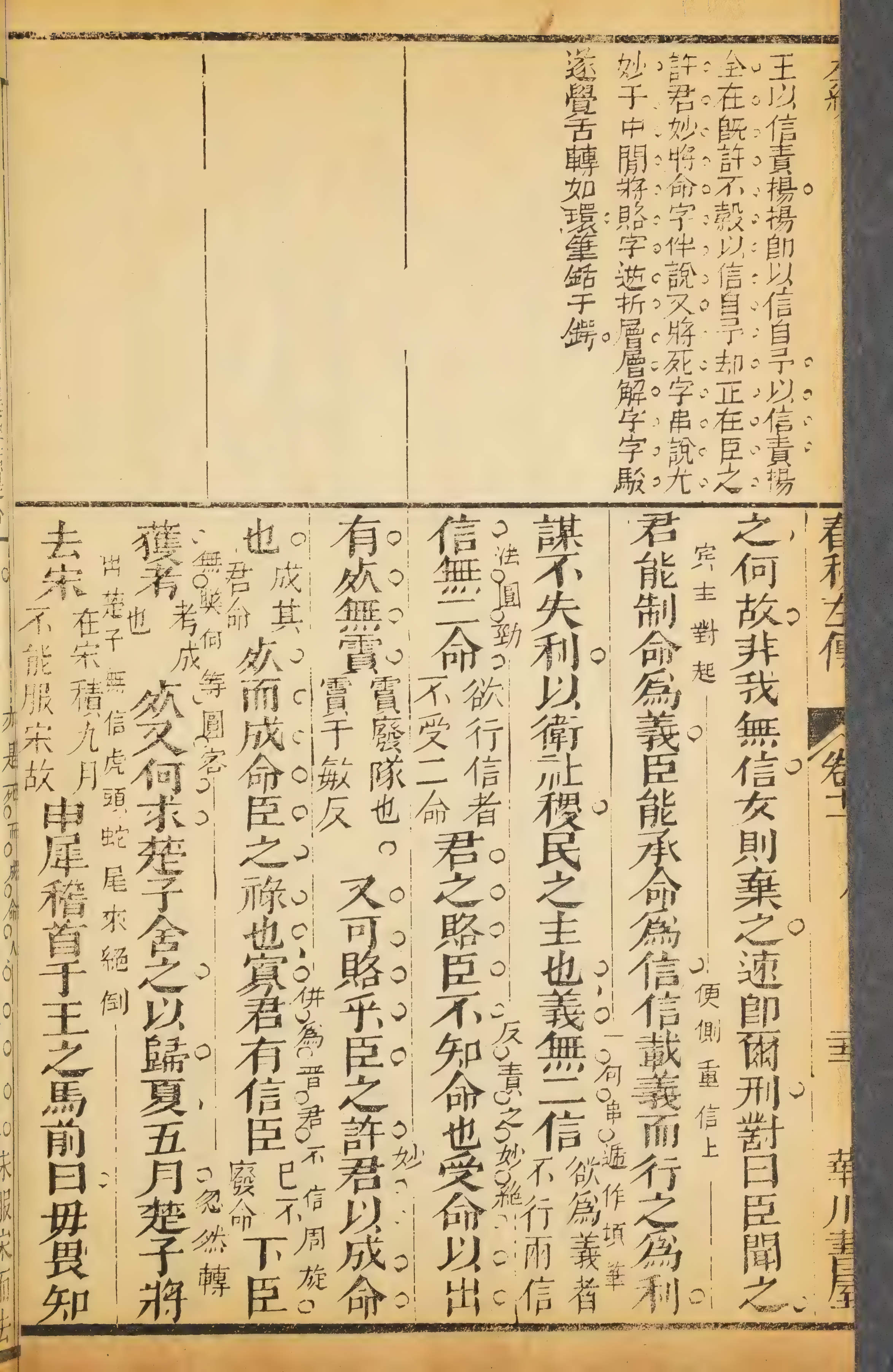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終前年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伯宗晉大夫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言非天所擊 淺語入妙左氏擅場

臣之信為楚宋作反照之筆故高下在心四字與結盟曰八字緊相映帶為一篇首尾關鍵不得此旨專屬而文離矣

不惟議論前後呼應一片并敘事亦兩兩相映登諸樓車登子反之牀中間又夾寫一稽首馬前者照耀成趣閒心妙緒觸手紛來

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四字寫盡）（不信人神理 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忍垢恥○垢古口反或作詬）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極寫晉君無信都是反襯之筆）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本來亦不知有信）三而許之（許妙許得不妙）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見不許而許之妙）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



王以信責揚揚卽以信自予以信責揚全在既許不穀以信自予却正在臣之許君妙將命字仵說又將死字串說尤妙于中間將賂字迸折層層解字字駁遂覺舌轉如環筆銛于鋩

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賓主對起）（便側重信上）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一句串遞作頓筆）（欲為義者）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不行兩信）（法圓勁）（欲行信者）（反責之妙絕）信無二命（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　霣于敏反）又可賂乎（妙）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併為晉君不信周旋）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無貶何等圓容）（忽然轉）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子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咄楚子無信虎頭蛇尾來絕倒）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

下半筆筆暗跟上截來關鍵極緊是合傳法之正宗

秦穆楚莊都有幾分理學如此處王不能荅便全是為解揚所動不能作高下在必面目乃其本真未盡漓也

一稽首一不荅進退兩難斷然一僕者從而解之此等布置特特與登牀告病者點染生動莫作問文讀

宋及楚平是平之權操自宋也登牀告病語語真實宋以信感楚亦以信字矣退三十里便是楚不詐宋華元為質便是宋不虞楚寫平字十分精彩便是寫信字十分飽滿也左氏于桓文都寫信字却不料此處又有此出色文字

與之盟而告王趂筆叙去单留盟詞重寫作通篇結局筆力千鈞　盟詞簡質

欸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 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

中叔時僕 僕御也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築室於宋

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

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補正郤氏曰華元登牀乘其不備刼之與

盟也 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爨炊也骸戶皆反 雖然城下

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 去我三十里

先盟後告 此又只要有信不必拘定承

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

右編

摠以信爲主抽出與解揚語相配成章法若于上文隨手寫却更何處另覓妙結耶　借盟詞作斷又一妙法　正義註大拘不可從

此篇傳晉滅狄事而潞子無罪罪在酆舒文中狄有五罪盡在狄矣不曰舒而曰狄以酆舒爲政舒罪卽狄罪伐狄卽所以伐舒也至敘滅潞又不詳嬰兒之歸而獨詳酆舒之殺蓋於事則滅狄爲主於文則酆舒爲重其法並行而不背也

○命古法○子解揚爲正扂子諺語爲反底

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 正義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盟公之比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爲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

○頼此諺論得而叚妙文讀

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 正義辨名記云倍人曰茂百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是儁絕异之稱也不如待後之人

○○○○○先禱倒○儁才○○○　五罪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

有三儁才待後之人兩意雙提文作兩番披駁前一層從儁才說到待後後一層從待後復說到儁才恰將五罪四反分對兩頭而以後無罪後有辭安在中間作接連詰難也警拔其意痛快其辭而構局又極整極變可謂出奇無窮

從平川說到近事甚三字而盡也

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恃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又添一罪更緊一層次緊待後人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再緊待後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再緊三儁人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史記殷本紀云紂知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武王伐滅之是恃才儁故滅也奇情蔚起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總一句歸重人事

一卒字寫出王孫蘇究竟寡不敵衆爲下出奔伏筆

杜註傳舉此以示教非教人役志於鬼神乃教人無違子治命也看兩必字都

文反正爲乏○又添○此○筆反字意方足文字●正義服虔云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按文反正爲乏之正字之反卽爲乏字說文乏篆作乏乃反正字徐鉉曰尚書惟正之供反正不供故曰乏又周禮大射共三乏皮爲之以避矢逼志曰正乃射侯正以受矢乏以避矢是相反也舊註皆欠明

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卽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名戴公之子

先敘此筆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

是極其可哼叫人子何從訂斷提出治亂二字一經權衡重輕立決解得直截又妥婉會此肯也天下無難處之事亦無難構之文矣

秦之力人也特著此筆開出下文一段註釋亦以顆筆為呼筆與他處只作本句註解者筆意自別

(見不待大軍而獲一大人焉有神助也)

於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夫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於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顆皆果反)獲杜回秦之力人也(○見非有神助不可)(殉 嫁 皆得 伏)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伏)(●補正曰治謂病間之時凡人病未昏酒未醉皆曰治列子鄧析謂子產曰子奚不時其治也謂何其醒時)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

前士點一命字又點一洎字至末以一筆結之曰用先人之洎命結構極精

先案後斷案伏斷應乃一定之法此文忽將案與斷兩兩對寫賞亦賞庸亦庸寫得與天官寶樹相似而又各各生動不同刻楮三寸鐵管吾不知其變化乃至于此

羊舌職悅是賞也以叙事爲議論又引經之變調從賞字推出庸字恰好中間轉捩用筆最靈活可喜也

前述晉侯亦賞士伯句句將賞桓子歸併賞士伯後替晉侯能庸士伯亦便將士伯庸中行伯點點歸併庸士伯洗一例得庸庸兩疊字語妙如許請勸後與共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　而女也○躓踣　夷丁四二反　爾用先人之洎命余是以報　傳舉此以示教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家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士伯　士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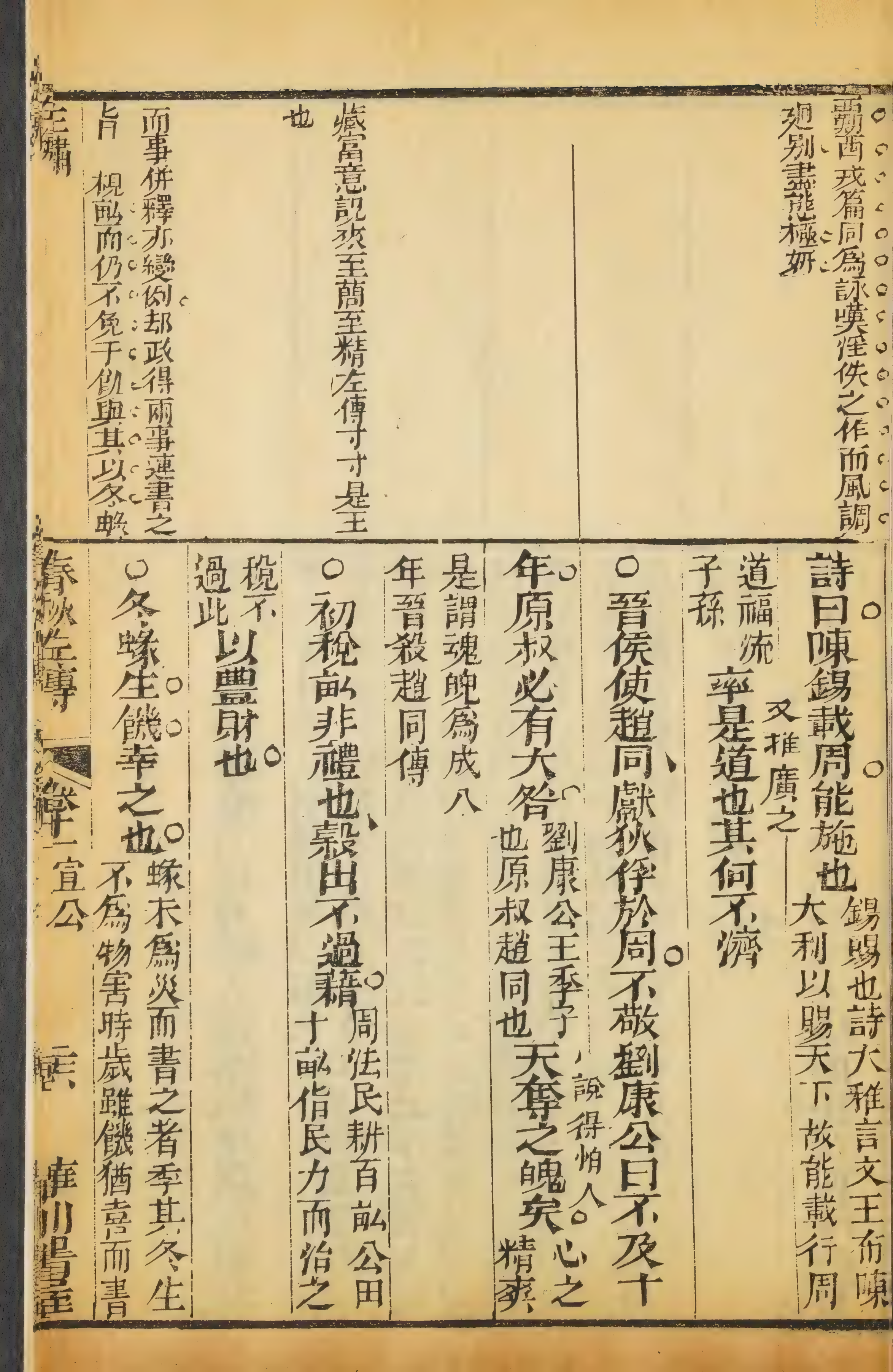
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伯　桓　子字　連點兩子字伏下兩庸字

郯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　按得○祟轉得○別又斷得

羊舌職說是賞也　職叔向父○向香丈反

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

士伯庸中行伯　言中行伯可用　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　極贊之



覇酉戎篇同爲詠嘆淫佚之作而風調迥別盡態極妍

處當意說來至簡至精左傳寸寸是王也

而事併釋亦變例郤政得兩事連書之旨 視此而仍不免于飢與其以冬螽

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 又推廣之 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劉康公王季子原叔趙同也 天奪之魄矣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爲成八年晉殺趙同傳 說得悄人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 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以豐財也

冬蝝生饑幸之也 蝝未爲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爲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

爲本何如豐什一之財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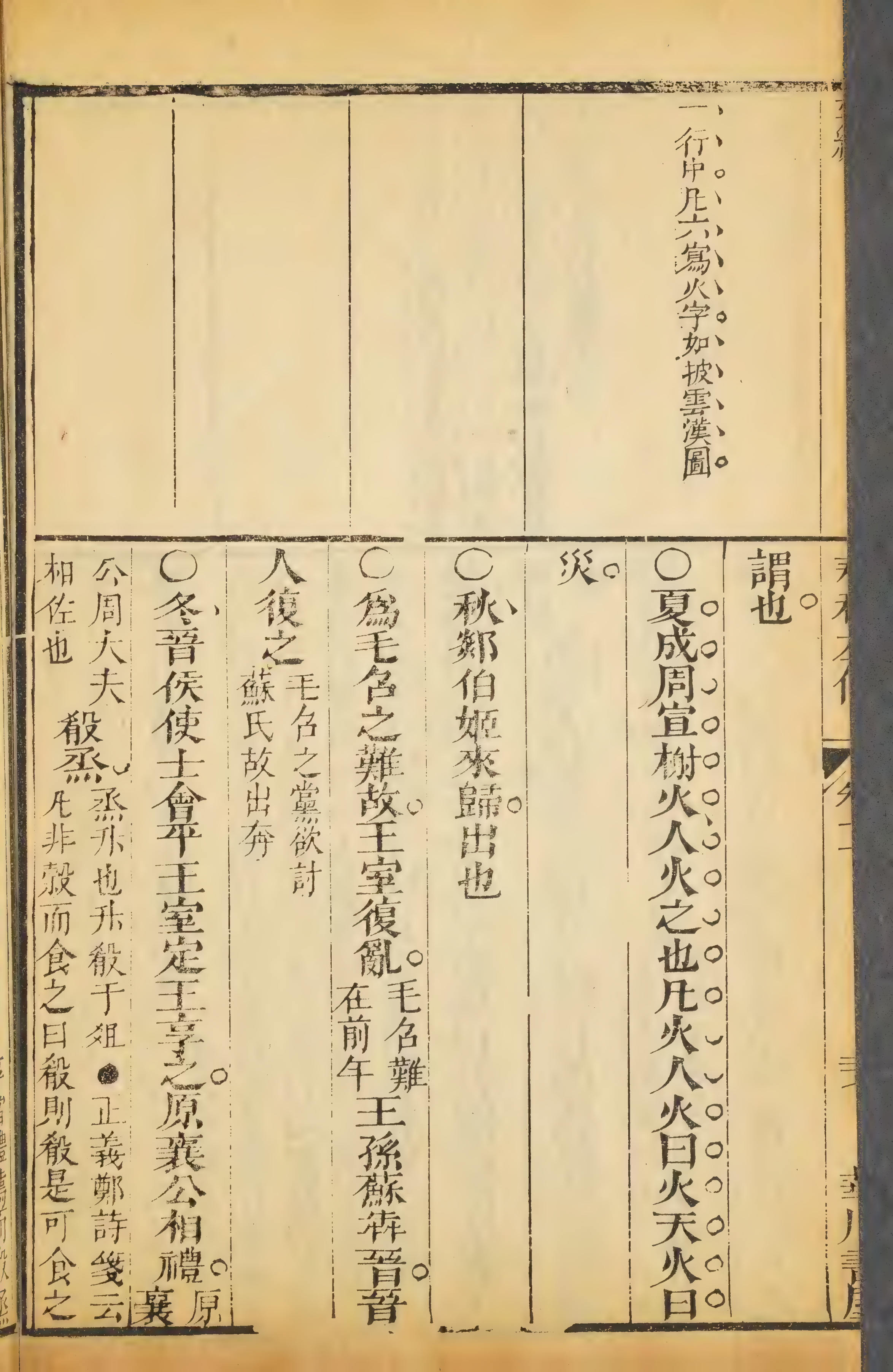
之

〈經〉戊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 ○夏成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 正義服虔云宣宣揚威武之意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歇前者無壁也如今之廳● 補正爾雅云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以宗廟之重而書之二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 ○秋郯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

羊舌極贊士會以禹稱善人二句爲主。下又引詩引諺以証之一正一反相承。說下中以善人在上國無幸民爲轉棙。平淡文字必以變爲工也

緤辰不書畱吁之屬 三月獻狄俘 獻于王也 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正義曰天子大傅三公之官諸侯大傅孤卿之官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爲霸主侯亦置之於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佗則晉甞置二孤矣 極寫善人在上 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稱舉 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極寫不善人遠 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



一行中凡六爲火字如披雲漢圖

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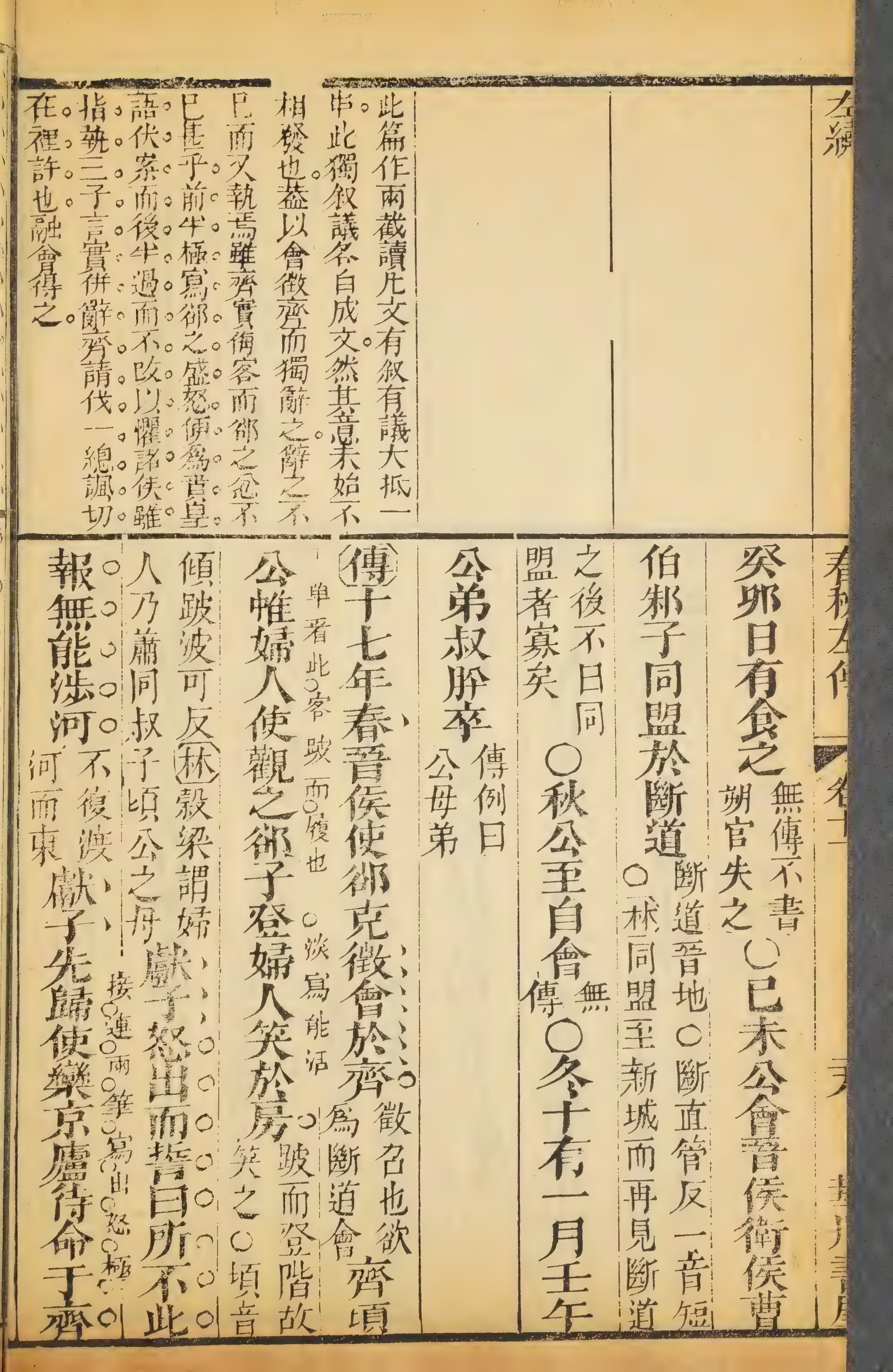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殽烝烝升也升殽于俎●正義鄭詩箋云相佐也凡非穀而食之曰殽則殽是可食之

數語條理分明極簡極整此等皆所謂文武之道未墜于地者也　註士會卿也雖享亦當用宴禮意在言表正以不說破爲佳

名切肉爲殽乃升于俎故謂之殽烝　武子私問其故　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謚季其字　亦留心待客　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　享則牛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其儉　宴有折俎　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公謂諸侯○林言士會卿也雖享亦當用宴禮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傳言典禮之廢久

〔經〕巳　巳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無傳所與文同盟○昭公卒靈公立　○丁未蔡侯申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日○林文公卒子景侯固立　○夏葬許昭公　無傳　○葬蔡文公　無傳　○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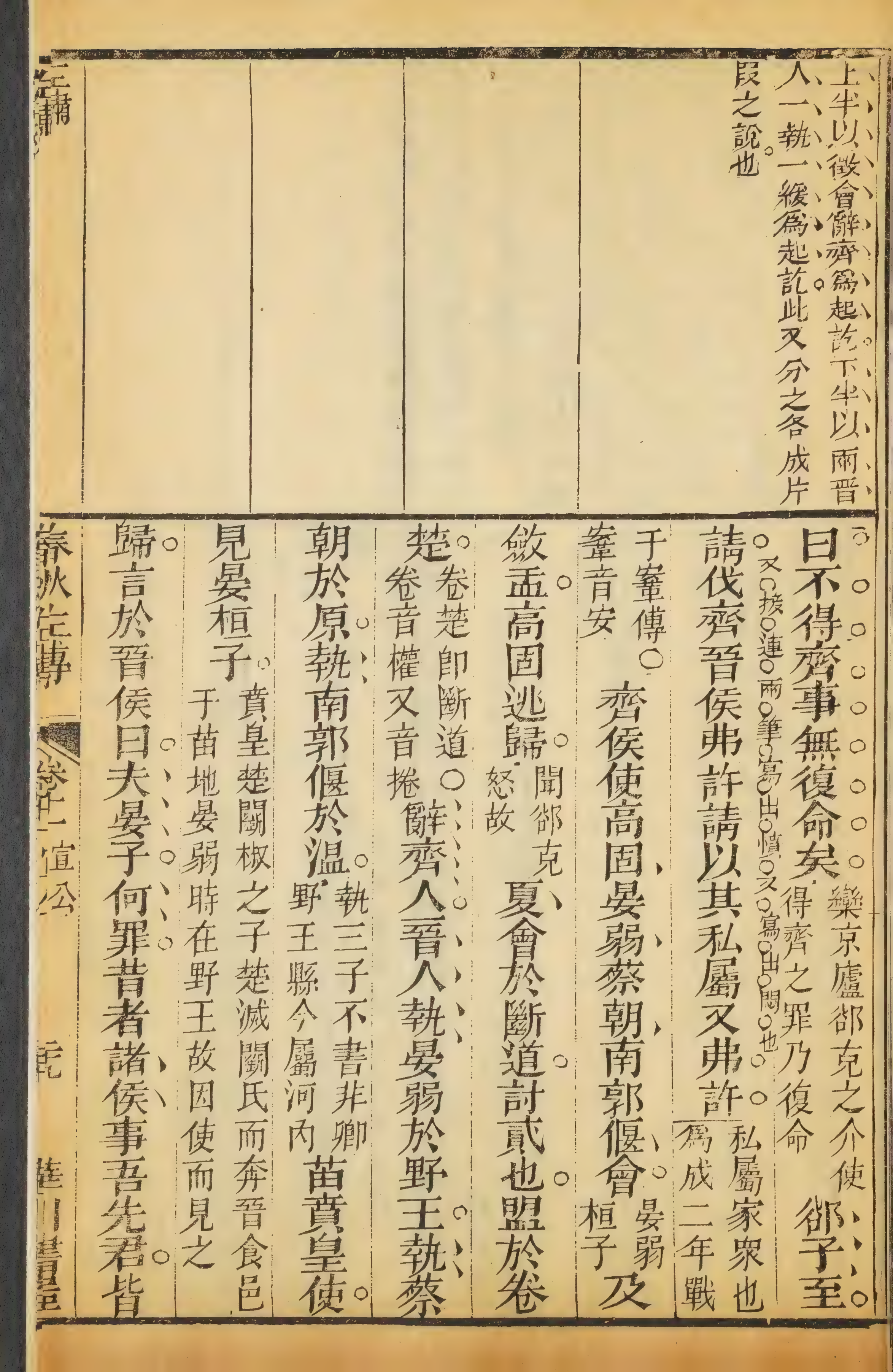


此篇作兩截讀先文有敘有議大抵一串此獨敘議各自成文然其意未始不相發也蓋以會徵齊而獨辭之辭之不已而又執焉雖齊實偪容而郤之忿不已甚乎前半極寫郤之盛怒便爲晉皇語伏案而後半過而不改以懼諸侯雖指執三子言實併辭齊請伐一總諷切在裡許也融會得之

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斷道晉地○斷直管反一音短○林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日同盟者寡矣）○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徵召也欲齊為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頃音傾跛波可反林穀梁謂婦人乃蕭同叔子頃公之母）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

[單看此○客 跛而○復也 ○淡寫能活]
[接○連兩○筆○寫出○怒○極]



上半以徵會辭齊爲起訖下半以兩晉人一執一緩爲起訖此又分之各成片段之說也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欒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又接連兩筆寫出憤又寫出悶也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爲成二年戰于鞌傳鞌音安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卷楚卽斷道卷音權又音捲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

先從諸侯一反一正泛說起以下前三層極言來者之可矜後四轉極言執之之無謂又痛快又婉轉字字圓緊前用兩故字一爲是後用四以字相配爲章法然後雖四轉原只三層都說自巳不是應轉晏子何罪而信沮成悔懼諸侯意則一層緊一層吾過何利焉用之詞則一層寬一層所以不十分激怒郤子也妙極矣

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明指郤克生事對討貳舉亦齊皆也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逐層襯托正是緊抱上半篇勞沮止筆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也以兩故字陪出爲是曲折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對晏子矣何罪子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補王傳氏曰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有悔遣使之心今又久之必將背晉二承信沮收左右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承成悔來三子推廣於應起處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應執晉人緩之來之辭

士會致事戒子全爲郤克用事起見故篇中詳于論克而略于訓子起從晉師還叙入緊承上文一怒而來爲一篇文字之根結處直點出獻子爲政一篇主腦而將老乃請老首尾呼應大旨了然矣

寫出喜怒作用來不同頭巾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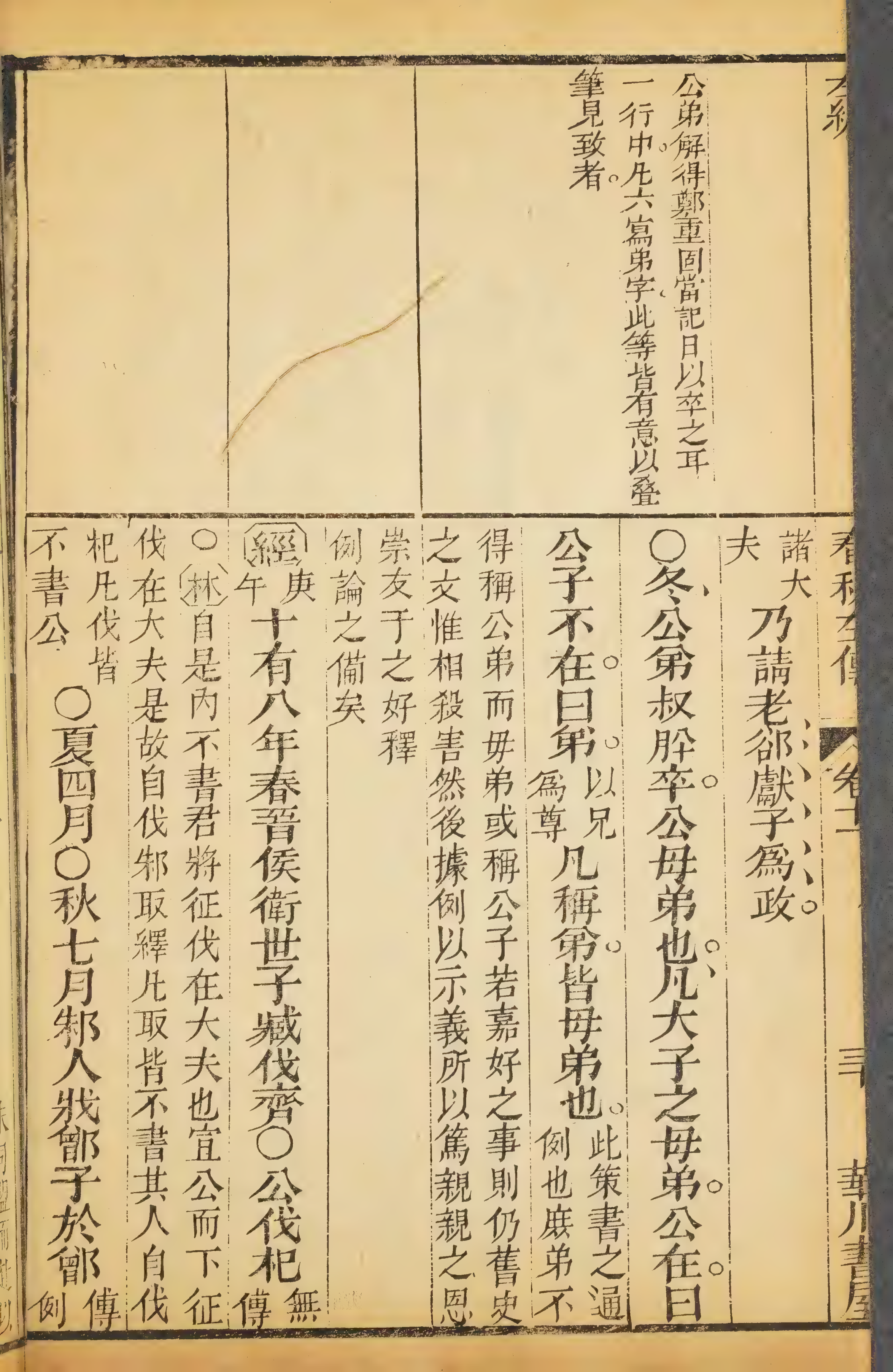
此與子文靖國一樣見識一樣議論頭而理解各別精意層出不窮

逸 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修禮諸侯所以貳

字對逃字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 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 名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 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 易者實多 易遷怒也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 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 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豸直是反解音蟹 爾從二三子唯敬 二三子晉

主句爲首尾中權



公弟解得鄭重回當記日以卒之耳一行中凡六篇弟字此等皆有意以叠筆見致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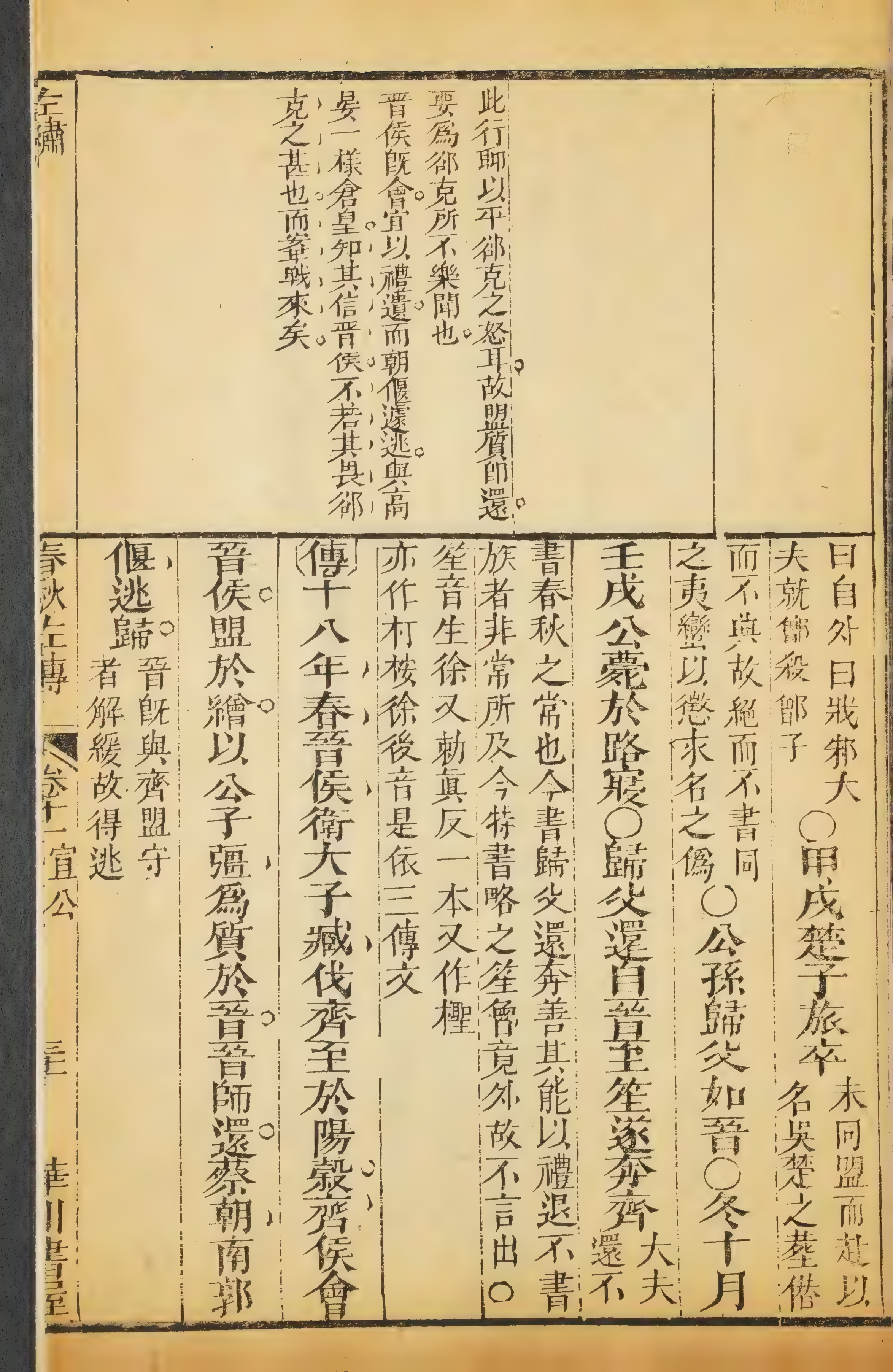
諸大夫乃請老卻獻子爲政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爲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毋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　庚午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傳

○林　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宜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於鄫傳例



此行聊以平郤克之怒耳故明質即還要為郤克所不樂聞也晉侯既會宜以禮遣而朝偃還逃與高晏一樣倉皇知其信晉侯不若其畏郤克之甚也而鞌戰來矣

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與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於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魯竟外故不言出○笙音生徐又勑眞反一本又作檉亦作朾棖徐後音是依三傳文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

次雎之用其仇未報今復為徼者所戕甚矣鄫之世為邾弱也

此條本連上如楚乞師為一節編書者以經在戕鄫下故割之耳役文自有詳叙此只作一渾記之筆乃紀事之提頭也

此事便為昭哀二公作偏奕子家獨非三桓耶其意不過假公濟私藉寵而忌季氏耳故季氏還以報之乃晏桓子氏謂謀人人亦謀之者也文中一謀字三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徼者行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弒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弒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鞌是楚于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故曰○魯樂○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張一音陟亮反與公謀

欲字三去之立相應

既善其還而又許欲去三桓之失交似前後不貫不知果去三桓而强公室雖復恃寵謀人與臣有璧馬之寶何異書以善之固不獨善其得復位出奔之禮也已

文子一我字說得三桓與公室是二是一正使歸父不得藉口妙舌宣叔怒文子便已明脫歸父又妙筆也

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試問如齊納賂以請會者誰也

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林)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爲之

罪

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已欲去者許請爲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字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壇音善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袒音但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

懷會之訊吾知免矣

哭位公薨故　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